

雀巢

散装麻雀

Shoot  
the  
Sparrows





雀

\

散装麻雀



BAD EGGS PUBLICATION PLAN

\\THE FALLS

\  
Shoot the  
Sparrows



献给1P5、张努。



目录：

一、快要坏完的7万字，只剩3万。

//

二、和麻雀相比，张努更像一只猫。

//

三、补充。



一、快要坏完的7万字，只剩3万。



1、啤酒瓶就放在窗台上，窗户是打开的。

窗台上，还摆了一盆花。一盆花，这个说法不够具体，具体说，这是一盆菊花，开菊黄色花瓣，叶子不大，叶子几乎全部枯萎，只剩几片活叶，就几片，不会超过7片，仔细看，顶多只有6片。从远处看，这6片叶子很容易被忽略。它们被上面的枯叶遮住，只露出很小的叶尖。也只有在阳光特别明亮时，它们才可能被细心的人察觉到。这是一棵长在野地的菊花，它被人弄到花盆里，已经很久了，没人给它浇水，也有些日子。要不，我的意思是，它为什么就这么枯萎着。春天的季节，该长出的，不会太晚，当然也不会太早，它们总是来得恰到好处。就像两扇窗户，一扇被推开，一扇独自紧闭，而酒瓶，恰好就放在

窗台的中间，一点也不像房间里的摆设。房间很乱，花也没经过任何修饰。

这盆菊花很好看，至少在加饭看来，的确是这样。有些好，根本说不出来。

## 2、加饭、男、24。

两年前，他22岁。那一年，他喜欢天空。又有谁会不喜欢天空，天空是那么空，除了空，仿佛什么都没有。22岁是喜欢天空的年纪，那年，他从南方走到北方，以为可以离天更近。一路上，火车开多远，天空就有多大，等到他发现天空已足够大，他没有继续往北走。再往北，就是爱斯基摩人的天空了，那里除了想象中巨大的冰川，就是走在巨大冰川上想象中的北极熊。他在温带附近稍作停留，又很快离开，回到南方，那里有他喜欢的雨季。南方的雨季又有谁不喜欢呢，22岁，也是喜欢雨季的年龄。

他要在雨季还没结束前，仔细观察1、2场大雨，等雨季一结束，夏天来临，又不得不返回北方。他希望能走得更远，有多远，走多远，也许只是走开，而不是原地停留。可是他发现，他并不是鸟的一种，不需要让迁徙成为习惯。他在北方靠近大海的城市度过一个良好的夏天，接着很快，便是第二年秋天。那一年，他23。他发现他永远不会再有22岁了。当然，这不重要。

## 3、此刻，是下午的此刻。

一个疲倦的下午。房间里，不，是客厅里，客厅里坐着四个人，四个正在打牌的人。一张光滑的东风，刚从东家手里扔出。

南家打出一只南风。西家打出一只西风。西家是竖。他刚好有一张西风。说不定两张。他说，谁碰牌。

没人碰牌。小虚是北家，他打出一张北风。

北风刚打出，南家就碰上了。弹涂鱼说，我碰。没等说完，牌已经取到海底，接着扔出一张九万。接着竖摸牌。

好牌，竖说。

他把牌夹到中间，不知道什么牌。可能是万字，也可能是条子。他丢出一张白板，说，电视一台。小虚也是电视一台。接着回到东家摸牌，一张黑色的东风摸到加饭手上。一张黑东风，而不是西风、南风、北风、任何其它的风板。这让加饭隐约觉得这把牌基本没戏了。他把东风扔掉，点上一支烟。这时，弹涂鱼说，东风，好牌。

一副好牌不会是这个样子。加饭手上的牌：一颗发财，一只北风，条子是3、6、7、9，没有万字，3、4、5饼子一顺，外带一、八饼悬着，剩下红中一对。红中是好兆头，一对红中在手，即使没胡牌，也值得高兴。他摸到的第3张牌是红中，又是红中，果然是红中。加饭想，这算什么。想都没想，加饭直接仍出红中。不会再摸到红中了，因为弹涂鱼马上也打了一张红中，加饭没碰，他说了句：这算什么，发更。这不算什么，小虚说，我没字牌了，我要饼子，你们有么。小虚说，发更。没有，加饭说，你要什么，一饼我有，发更。说着，亮出一饼给小虚。发更，一饼不要，小虚说。用手指指了指加饭手边的火机。八饼我也有，要不要，加饭说，顺手把火机仍过去。八饼要，小虚说，但八饼是吃，竖你有没有。竖又摸了一张好牌，看得出，这把牌顺得要命。竖说，发更，当然有，但是，但是那肯定不能给。那就是没有，小虚说。他看到竖扔出一张三条，小虚马上吃了一张三二四，同时打出一张二条。不给，那我吃，小虚说。他喝了一口啤酒，问加饭：加饭，我要喝可乐，你不给我八饼，那给我弄斤可乐。没有问题，加饭说，我去，我出红中，帮我取一张牌，最右手。没人要红中，当然没有人要，也没人要

弹涂鱼的那张一条。竖出三饼，但小虚没要。小虚问加饭，三饼要不要。加饭说不要，他在小客厅喊：我要你出的那张。

取来一罐百事，加饭喝一口，把它放在桌上。出什么，问小虚。小虚看着他，没说话。发更，等等，加饭说。起身去小客厅又取来一厅百事。这时小虚已抛出一张牌，一张一饼。一饼你不要，我也不要，小虚说，你怎么吃我。

我不知道怎么吃你，但我吃定了。说完把一饼拿过来，左手显出三饼，和上一张抓的牌放在一起。红中，加饭说。

打完红中是好兆头，接着几圈，加饭先后摸了2张三万、一张八条、一张六条、一张一条、也就是鸟牌。碰了竖一对六条，又吃小虚二条一张，结果自摸二饼。加饭把牌推倒，说，自摸二饼，门前不清，每人两块，外加庄，翻倍，四块。

没有人说话，也没有人给钱，大家都看着那张没翻开的牌。没人相信那是一张二饼。加饭看看弹涂鱼，又望着小虚。竖说，你翻开，翻开我就信。

其实我也不相信，加饭说。

#### 4、翻开一张牌，一张好牌。

因为这张好牌，加饭胡了那把。一张饼子，不多不少，刚好2点。还因为这把牌，加饭一口气连赢了4盘，不是4圈。4圈过后，加饭连输4圈，一把没胡，甚至一把都没有听上。

总共8圈。

8圈过后，出门，晃去一个熟悉的饭局。

5、在每个城市上空，总有一片属于你的云。

如果没有云，晴空万里，那就在更高的星空，也会有颗星属于你。它也只属于你。即使你从来未发现，但那种千丝万缕的关系，又怎么解释。在双子星酒楼，二层的狮子座包间，该到的人，差不多都到了。

除了0.1。

但0.1不是大家需要等待的人，至少不是全部，更绝对不会是加饭。他没见过0.1，但见过类似的女人。当然，这都只是加饭的猜想。这不是什么理由，可一个快三十的女人，同时，又是一个声名鹊起的女人，即使再舒服，又会舒服到哪里去。加饭当然没有说，至少他不可能在酒桌上说。他想到声名鹊起，是因为他看到一个人，一个坐在对面的人，1.2。1.2曾经在他的诗里说过：顺便操一下身下，这个即将声名鹊起的女人。

他就坐在加饭对面，饭局的客人，远道而来，从南方。他旁边坐着一个女人。这个女人加饭见过，不但见过，还坐过她的车，一辆白色的富康。不止一次，她把喝醉的人一个个送回奥体东门，至少有3次，她把送回去的人，又接回来继续喝。这个热情的女人，现在坐在1.2的旁边。

在北方这座城市，很多人一起喝，最平常不过，很多人一起喝酒，有人还没到，需要等，这也平常，不平常的是，今天的酒，有几个女人参加。其实也很平常，这种事时常发生。很多人包括1.2、小虚、三（他正点起一支烟）、竖（他一直坐着，没怎么说话）、杨黎（他在点菜、杨黎女友南南，之前坐在1.2现在的位置。1.2说，南南，我们换一下。所以南南现在坐在杨黎旁边，也在加饭旁边，一左一右。杨黎在点菜。他说，小姐，你们这啤酒免费吗。服务员没说话，杨黎把成都话改成普通话，又问一遍，小姐，你们这儿有没有免费啤酒。服务员说，有，青岛还是燕京。）、飞机、飞机的表弟（他们坐在一起，

也不是完全坐在一起，他们中间留着一个位置，很明显，这个位置是替0.1留的）。

总共10个人，总共10扎青岛。开白色富康车的女人，她不喝，把啤酒搁在可旋转的菜台上。她说，4，你喝。4说，我也不喝。4不喝，是因为他也开车。发更，忘了4，算上4，那就是11个人，11扎啤酒。

4对服务员说，来瓶可乐。他喝了一口啤酒，把杯子放到桌上，望着服务员说，服务员，再来2碗米饭。再加一碗，小虚说。小虚说，来了。

小虚说来了，是他看到0.1来了，这个让大家等待已久的女人，从进门，到快速坐到飞机和飞机表弟中间，只说了一句话：不好意思，让各位久等。一边说，一边从包里取出烟、打火机、手机摆在桌上。

在0.1没来前，作为饭局主人，杨黎敬了1.2一杯，不，是小半杯，啤酒太凉，凉得有点发冷。加饭说，来，我们也喝点，欢迎。想起来，他们有两年没见，上次见面还是在南方的海边。上次见面，加饭22，1.2才17岁。1.2说，你随意，我多喝点，1.2说，三年没见，你干净了许多。

好像是，加饭说，应该是3年，我们再喝点。

好，1.2说。1.2举起杯子，但没站起，他说，大家碰一下，一起。

各人把杯子端起，在玻璃上碰了碰，包括0.1，她还没点好烟，匆匆提起酒杯。不好意思，她说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

这让加饭吓了一跳。

不是因为她说来晚了，而是0.1说来晚了的语气，很熟悉，他应该在哪里听到过，但那人，肯定不是0.1。那人是谁，在什么时候，在什么情况下听到的，加饭想不起来，她能想起的就是这个声音，这个声音说：加饭，我来晚了。

点上一支烟，加饭留心看一眼0.1，看不出舒服，还是不舒服，说不上。只看到她吐烟的动作十分老练，这么说，她的舒服还是比不舒服要多一点。喝一口茶水。

喝完，加饭拿过一扎啤酒，倒在杯里，半杯。4，加饭对4说，4，我和你喝一杯。4用可乐对准加饭的杯子碰了一下，笑着说，加饭，你喝一口。那就喝一口，加饭说。啤酒还是太凉，加饭没一口干，而是分成两口才喝完。

酒是喝不完的，要慢慢喝。尤其对一个南方人，酒总是喝不快。也不一定，竖就不是。他已连喝了三个满杯，当杨黎用酒杯敲桌子，他又满上一杯。几年后，在杭州一个苍蝇馆子，我和他对喝，喝到中途，我问他一个傻问题：喝酒是为了什么。为了把酒喝到身体里，竖说，为了快速把酒灌进身体。我没什么可说的，因为这个问题确实很傻。

竖说，加饭，我们碰一下，一半，不要多。这说明竖对加饭的酒量多少有点了解。加饭端起杯子说，好，我先和飞机喝点，等会儿干。

飞机没听到，他在跟0.1说话。

酒桌上3个女人，南南、白色富康和0.1，三个女人都不怎么喝，南南喝的是冰红茶。白色富康连茶都不喝，她喝开水，喝一口开水，和旁边的竖谈一句星座。只有0.1，她喝的不紧不慢，喝完一杯，杯子里又倒了大半杯。这就像她说话，不紧不慢，当飞机跟她解释什么时，她看着杯子，手指轻轻地往烟缸弹烟灰。不会吧，0.1说。有点惊讶，但也不是惊讶。当然，飞机说。飞机站起来，他从桌上递过杯子，说，加饭，倒满，你太少了。

给我也倒上，飞机说。

啊，你们单喝啊。杨黎说，狗日的，这不行，加我。

6、十点过一分钟，四个人坐在一辆富康上。

不是白色富康的车，她的车是白色的，加饭坐的是一辆是红色出租。

杨黎最先走，和南南。白色富康带他们走。

南南说，我们先走，杨黎喝多了。南南说，想继续就接着喝，单买了。他喝多了，每次都这样，南南说。没人想继续，出来后，三、加饭、竖、小虚打上一辆出租，剩下的走去上岛。飞机对0.1说，我们去上岛坐一会。飞机问竖，一块去。算了，竖说，我们回去喝。同去上岛的还有飞机表弟、1.2，没记错的话，4最先离开，他往西走。上岛咖啡就在马路对面，此刻，在夜晚下，正发出淡淡的光亮。

在每个城市的上空，都有一片属于你的云。没有人这样说过，即使说过，我也想不到，他为什么要这样说。这晚没有云，天空深黑，当饭局结束，大家走出包间，走下饭馆，走出饭馆，时间还早，九点，或者十点，街上灯火通明。

一辆红色富康开在灯火通明的街上，这是北方的夜晚。这是北方的夜晚，等于说，它什么都不是。四个人，三坐在前排，加饭、竖、小虚在后排，小虚夹在竖和加饭中间，他睡着了。不知道竖有没有睡着，他低着头，把酒瓶夹在腿上，没有说话。发更，竖说。也不知道对谁说。他垂着脑袋，嘴巴几乎能碰到瓶口。三坐在前排，没有说话，但能听到他很粗的呼吸。这是北方一个灯火通明的夜晚，灯火的感觉异常通明，这种异常通明的感觉，就好像什么都不是。

十分钟后，奥体东门。

推开门，四个人看到客厅躺着一个人。

一个女人。

7、这个女人现在已经走了。

哪怕是后来，我也没在任何酒桌上见过，就是说她走得  
得很干净，仿佛那已不叫走，而是离开。

判断一个女人是不是离开，只要看她的皮箱还在不在，这是通常而言。但003是一个不带皮箱的女人，不但没有皮箱，她也很少带脑子，不是说003喜欢短路，她很机灵，大部分时候她看着就是一只猫。她说，喂，你们怎么不养猫。没有人理她。她说，喂喂，怎么不养只猫。我们在客厅打牌，也许听到了，也不是装着没听到，只是不想接话。她在更小的客厅喊，啊，啊，怎么不养猫，怎么不养猫呢，你们这些瓜娃子。她用手指梳头，对着玻璃窗户，看我们打牌，她说，东风，她提高嗓门喊，啊，怎么不打东风，会不会打牌。喊完就不喊了，接着梳她的头发，也可能去厨房找水喝。谁都不知道003来这里作什么，至少不是为了开发宇宙，事实上，我们忙着打牌，也不想知道。

10多天前，003在专属她的小客厅（她一来，这客厅就完全属于她，我们不得不把鱼缸撤到窗台上。她在地上摊开一张凉席，在上面弄点被褥、衣服之类的，搞成睡觉的地方，一般情况下，她只是仰躺着，偶尔也像狗那样倒趴，不说了），也就是在10天前，003在专属她的小客厅席地而坐，她突然站起来，站到过道的门口说，我要吃火锅。

比10多天前，还以前的一个月前，还没进入夏季，一个早晨。竖跟着小虚走进门，他们后头还跟着一个女人。早晨的八、九点，三还躺在床上，加饭也是。这是一个阳光超好的早晨，003一走进客厅，还没放下东西，就对竖说，小虚，我们去吃火锅。小虚说，我睡觉。那我们去吃火锅，003问竖，我饿了，003说。竖说，先歇会儿。走到加饭躺着的沙发上，坐下点起一支烟，又站起打开电视，连换三个频道，回身坐回沙发。他给加饭点上一支晨烟。

就在前一天晚上，竖说，003要过来。

他的意思至少是，一个成都女人要过来住下。没说住多久，但听说话的口气，他还是有点沮丧。

003是竖曾在南方的女友，没走前，她一直睡在其中一间客厅的地板上。她走了以后，我们把鱼缸搬回原处。

8、推开门，走进门，看见一只猫躺在地上。

发更，竖说，叹了一口气。

如果是一只真猫，我们肯定会吓一跳，即便不是，只是一个女人，当三打开灯，看到一个没穿衣服的女人睡在地上，还是让我们冒出了一点酒气。躺在地上的003，并不是完全没穿，她穿了一件薄薄的睡衣。一件紫色的薄睡衣，薄到不能让人仔细去看。发更，竖说，叹了一口气，走过小客厅，走进客厅。发更，小虚叹了一口气，走过小客厅走道，走进客厅，倒在沙发上。发更，小虚说，三，别弄了。三没有动，站在门口，捏着酒瓶的手按在开关上。他把开关按下，再拨上，接着按下，再拨上一次，三说，发啊更。三说发更时，把中间的过度音拖得很长，只有唱戏的人才这样发音。喝下一口酒，三说，发啊根。发更，加饭站在门口点烟，点起烟，才说了声发更。怎么样，加饭问三。发更，三说。好吧，发更。结算短暂聊天，两人逛进客厅。

有一点可能比较伤感：我们看到，003的眼睛是睁开着的。

她望着天花板，一动不动，也可能只是向上，望着天花板的方向，没具体在望什么。这让她看上去更像某种猫科动物。她一动不动，两只手按在胸口，仰躺在被子上。我记得003到的那个早晨，她在地上铺开一张凉席，又在席子上铺上一床被子，没几天，她还去市场买了床新的被子，铺好新被后，她站到客厅门口，靠在门框上问，晚上

吃火锅。没人说话，我们忙着洗牌，叠牌。

没看错的话，经过小客厅时，我看到003还是眨了一下眼，不知道，也许是我看错了。

有一首歌大概是这样唱的：幸福的花儿，随风飘荡，爱情的歌谣，随风飘荡，我们的心儿呀，随风飘荡，迎接那美好的随风飘荡，啊呀呀，亲爱的人呀随风飘荡，随风飘荡随风飘荡，迎接那美好的随风飘荡。这是个小风的夜晚，屋子里，随风飘荡的东西并不多，我能想到的只有003的睡裙，在夜晚随风飘荡。可能是喝困了，再喝2、3瓶后，四个人没有再喝，也没坐下打牌。竖不是，关掉灯，竖回到沙发上，借着街上照进来的光，用钥匙启一瓶啤酒，搞得理论上，这已是属于他的夜晚。

发更，睡觉。三说，这不明儿还要上班呢。

9、四条同花顺，其中一条在睡觉。

睡觉的那条是小虚，他躺在床上，被子全部盖住身体。

这是一副好牌，扑克牌。牌握在加饭手上。每人手上都握了一副。三个在客厅的床上打，另外四个在房间里，也在床上打。

加饭手上握着一副好牌。小丑牌做3，先出。他打出一对3。

弹涂鱼跟一对5，红星5和梅花5。

4过，他说，过。

加饭出一对10。弹涂鱼过，加饭又出一对J。没人要，加饭出三K带方片4，没有人要，肯定没人要。过吗，加饭问弹涂鱼。

不过，弹涂鱼说，这种牌怎么过，没法过。他抽出3张牌，又退回牌，说，过。

4当然过，他把牌扔在床上，说，好汉不赢第一把。

是好汉，就赢第一把，加饭说。扔出 7、8、9、10、J、Q。不是同花顺，没有同花顺，这种牌叫斗地主。

加饭扔出一对小 2，结束。

重新洗牌，发牌。

扎金花，同样也是扑克的一种玩法，也没有同花顺。房间里的四个人，他们就玩这个。同花顺，只有在梭哈里有，而梭哈不是在床上玩的。所以，房间里的四个人，玩起了扎金花，同样是一种赌博，已经很接近赌博，这和斗地主不同。斗地主，更多的是一种娱乐。房间里的人，看不见客厅里的人。客厅里的人，也看不见房间里的人，但能听到，相互听到。加饭听到杨黎输了第一把。加饭正在发牌。他把扑克顺时针分给各家，分到自己多加一张，总共三次，4 没有看到，弹涂鱼也没看到，他在点烟。剩下最后三张做底。加饭要了，当然要了。加饭说，这把闷，不闷不行。给点面子，弹涂鱼说，不能把把都赢。发更，没人给你面子。不急着取牌，加饭先点上一支。

好牌不会一直跟着走，除非他的运气特别好。很明显，这天谁的运气都不好。这是一把烂牌，除了三张小 2，没有能出顺的牌。这大概就是运气，加饭想，他想都没想，扔出 3、4、5 三对拖拉机。

#### 10、序：

一只马达加斯加狐猴坐在高地岩石上，双臂张开，腹部朝向阳光。这是吸收热量的最佳方式，它一动不动，也不瞧因为过于巨大，仿佛就在跟前那大片大片的印度洋。马达加斯加中部高地上，并没有与它相似的物种，用来励志的摇滚乐，只有一些鸡零狗碎的仙人掌提供食物，少不了还要靠凝结在针刺上的露珠保持体内水分。没有水，用不了几个小时，它就会因脑子混乱而产生幻觉。很少有狐

猴经历过这种情况，也不知道那会是一种什么情况。它是一只相当传统的马达加斯加狐猴，准时、守规矩，所以即便这天是雨季来临的第一天，它照常打坐，在完成仪式的同时，伸出舌头，顺便舔了点落在嘴角附近的雨水。

### 1 1、阳光灿烂，阳光一直灿烂。

在灿烂阳光下，最灿烂的是不是金子，如果不是金子，那又是什么，如果说是乳房，好吧，那就算是乳房。

夏天的季节，城市里有无数闪闪发亮的乳房，这有点夸张。不是多少，而是说发亮。女人走在街上，乳房跟随她们走在街上，成为身体里最骄傲的一部分。不知道这是不是女人们的想法。小虚转过身，对着刚走过的女人说，好。

好大，加饭说。

是好大。但又怎么能说乳房灿烂。它最多是灿，却不是烂，或者说它仅仅是烂灿。同样的说法是烂漫。山花烂漫，这似乎也包含了一位缺搞的伙计，对乳房的理解和偏爱。小虚说，竖，是不是很烂漫。不需要加很，竖说。他走在队伍最前面，衣服敞开着。

四个人走去公园，市区中心的最大的公园，礼拜六，没有比这更好的理由，弹涂鱼不到10点就从南三环赶到奥体东门，他一进门就说，发更，我们去朝阳公园。小虚躺在床上，早上10点，他似乎刚刚睡下，又只好爬起。发更，小虚看着弹涂鱼欢快的表情，说，你他妈的。说完，在床头摸索到一支烟，点上。我说，小虚说，哎呀我操，你他妈的，这才什么点儿，我刚躺下，发更。

就我们四个，三哪去了。

去公司。

去公司干鸡毛，今儿礼拜六。

说是去死，加饭说，他说他想去死，他还说，他想死

在公司算球。

发更，这么急。

这逼就这样，抒情。

中午刚过，四人来到公园，还没进公园，就看到马路上一排排乳房，闪亮晃眼，在阳光下，无论从哪个方面看，都要比弹涂鱼带来的足球亮。

一个好公园，必须有好的草地，必须有长在草地上好的树，必须有一个好池塘，可以浇灌草地上的好树，必须有一些好的椅子，长长的椅子，可以让走累的人停下休息，必须有小孩，只是没小孩是好的，他们都是玩具，必须不是阴天，因为必须有阳光，必须要有很多阳光，多到能照耀公园全部角落。必须要带上足够多的啤酒，啤酒都是好的，没有啤酒是不好的，竖说，必须在阳光下启开，并且必须他妈的先喝起来。

竖启开一些酒，插在草皮上，弹涂鱼提走一瓶，一个大脚把球开远。

小虚提起一瓶，提了提裤子，慢吞吞朝球走去。初夏阳光灿烂，照耀在这位伙计身上，一个闪闪发光的二十一世纪儿童，腰上挂着一根闪闪发光的皮带。他慢吞吞朝球走去，对远处的弹涂鱼喊，苏格兰，你他妈，把球开那么远干鸡毛，发更。这时，盘坐在草皮上的竖才问起，他问加饭，加饭，老实说，你想过隐居么。

12、邓兴：

见信问好。

随意打些字，就当是信。

一直不清楚你在船厂的生活怎样。我能想到的，就是一个堆满钢铁的破地方。你那边没有海，

我总以为船厂与海有关，我一直搞不清，为什么船厂不建造在海边，而在一条内河上。我没坐过船，也没见过海，大概这就是原因，鬼知道。我是说，你还是那么巨大么，你可能是我遇见过的最巨大的人，比和我同住的哥们三还要宽一半，对一个胖子来说，夏天可不好熬。如果中旬你要去更南方的城市，我先保佑你一路平安，坐火车过去，也是一段不错的旅途。

我想你不会讨厌，特别是当你感到火车重量的时候。

我又回来了，不知你有没有到过这所城市，我无法描述它。惟一感受就是大，其实也不大，对我来说，每天的活动范围，不会超过5公里直径。所幸的是这个假期，我们去郊区钓了两天鱼，也有一些收获。由于我们准备不太充分，还没钓到一半，我们的超业余钓具基本就废掉了，竖的那根鱼竿折了，我的鱼线和鱼钩一块儿，直接被一条大鱼给拖到水底。我估计那是一条5公斤以上的鲑鱼：它吃饵时，带来的手感，不用说，那是一种真正的享受。一条好鱼。

好久没看到你新写的东西，年鉴一直没寄去。选了你的一些短诗，也有我以前没看过的，都很好。如果有新作品，就发我信箱吧。相信它们绝对能让我激动好几天。

至于我的状况，不好不坏，有什么是不好的，也没什么好，总之就那样，喝酒没什么长进，抽烟更加厉害，最要命的是，感觉自己缓慢衰老，这算不算好事。我没有什么经验，我想整个过程会比较漫长。

写太长不好，就此停手指。

顺利，加饭。

13、大鱼，只有在傍晚时分才出现。

你会不会觉得，这会儿就是艰难的时刻，竖问。他用夹着香烟的手轻轻掸了掸烟头，接着躺下，躺在一片斜坡草皮上。发更，加饭说，发更。他说的轻描淡写，同时又带着那种整个上午钓不上一条鱼的情绪，也不一定完全这样，或许是酒在体内起了一定作用，他有些疲倦。5月的第一天，这一天最热的时候还没到来，但已是夏天的季节。他把蚯蚓用剪子夹成两段，分别挂在两个鱼钩上。他没想那么多，他时常觉得自己想得太多了，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叹气。在挂鱼线最上头那个钩子时，他叹了一口气，想，事情就这样。

他叹了一口气，啤酒沫的味道差点让他——他突然觉得这竿下水后，八成会有一条倒霉的鱼上钩，但怎么说呢，这还没发生，所以预感大概就像身上的奶头那样毫无用处，他觉得——他站起身，检查鱼竿的伸缩程度，调整好方向。50克的，他转过头对竖说，我们等待世界末日（他们对即将钓上的第一条鱼的命名）的时间是不是太长了点。说完，用力甩出鱼线，约莫3、5秒后，铅垂在飞行完抛物形状的线路后终于落到不远处的湖面上。这次远多了。他坐下来，在不太干净的斜坡上，顺手提起身旁才喝了小半的啤酒瓶。

回信！

有很久没有打开信箱了，一般来说，在它里面只有些垃圾邮件，这就是我每个月花上2块钱的结果。今天是五月二十七号，我是昨晚从长沙回到武汉的，准备办一些手续。然后就去长沙了。现在从武

汉到长沙其实是一段很短的路程了，需要花费的不过是3个多小时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写了。不过我相信有一天我可能会再拿起笔来。就像画家高更，四十岁的时候才想到自己原来需要去画画。可是我的手指，你知道，它们不能用来弹钢琴，它们，在我觉得如果能拉一会儿二胡就已经不错了。再说，这根本就是两码事。不过，值得我兴奋的，也让我兴奋了一段的是：我看到你在一首写海明威的诗里提到了“世上的光”这个名字。太好了，这个名字，然后又是你提到了它。不管怎样，无论你到武汉还是长沙，记得通知我。我有很久没喝酒了。我现在看起来还是很胖，但是比从前瘦了约三十斤。知道我以前的体重是多少吗？212斤。你可能没法想像那是多重。说实话，我他妈也没法想像！！！！

#### 14、想象一条挂在钩子上的鱼，它在想什么。

五月的第一天，车没开到山脚下，车就停了下来。三个人下车，汽车很快开走，一辆并不是为钓鱼的人准备的乡村汽车，它开走，我们才发现远处的山。看不出有多远，但应该是很高的山，不但高，还很长，绵延不断，看不到哪里是结束，也看不出从哪里开始。

对于一座山，需要知道的，就是它一直在那里，这就够了。三个人点起烟，看了一会儿山，盘点一下渔具，才慢慢往湖走去。这会儿，他们还不知道，大鱼只有在傍晚时分才会出现，表情暂时都很欢快。

在给邓兴的信中，加饭没有提及，如何钓到一条大鱼。他忘了告诉邓兴，等待是必须的，特别是钓起一条好看的大鱼。但从邓兴以四个感叹号结束的回信来看，对钓鱼这件事，他不见的有多少兴趣。

竖在湖边喊：苏格兰，鱼。加饭和弹涂鱼都听到了，马上扔掉鱼竿，跑过去。一条草鱼，也是一条好看的鱼。鱼鳞在夕阳下，闪闪发亮，它的嘴巴是张开的，没有动，但它的腮还在呼吸，不知道能不能过滤出它需要的氧气，它的眼睛因为没有眼睑，也没有动静，很难看出它想表达什么。发更，弹涂鱼说，它真像一条死鱼。

它真像一条死鱼。这句话妙极了。此刻，2011年12月31号，傍晚，当我在修改这篇文本时，看到弹涂鱼说的这句话，又让我想了2遍7年前那次钓鱼的情况：事实上，那天我们根本没钓到大鱼。三根鱼竿插在堤坝上，大部分时间，我们只是附近的馆子喝着啤酒。但这不会妨碍7年后，弹涂鱼打电话来。3分钟前，他打电话说，出来，过跨年，我、杨黎、小虚，去望京。我马上告诉他，苏格兰，它真像一条死鱼。发更，弹涂鱼说。说完，挂了电话。在挂电话前，他说，早点，我们等你。

15、跳线：一种两端带有插头的电缆附件，用于交叉连接。

不知道有没有“跳线”这种东西。如果有，那会是什么样子。如果没有，我为什么又会想到它。它不太可能是线的一种，却似乎又和线有关。我不知道。跳这件事，很少发生在我的日常生活中，更多的是走，或者散步。但百度百科上说，跳线，指的是一种两端（通常）带有插头的电缆附件，用于交叉连接。

16、加饭推开门，之前，先敲了三下。

门被刷上绿漆，已经暗淡，变旧，但还是绿的颜色。他敲三下，一下重，二下轻。

小虚拉开门，没说话。加饭也没说话。加饭想，也许

他可以说点什么。比如说我回来了，比如说，还早，晚餐吃什么。他们没有说话。他们走进客厅，黑乎乎的客厅，竖坐在电脑前，不知道在干什么。客厅里没有声音，小虚直接回到沙发上，躺下。一条鱼跳进水里的样子。他转了一个身，以更舒服的姿势，两腿叉开，一动不动。加饭也在床上坐下，没人说话。一点声音都没有，他们还不习惯不说话。

三个人，三个人都在客厅。另一个人在客厅外，003，她一直在那里，一个更小、其实是走廊隔出来的地方。加饭不认识，小虚也不认识，没有人认识她，也不想认识，只知道她是成都来的一个女人，只知道竖，他坐在电脑前，他认识这个女人。没人知道一个女人为何要住在奥体东门。她住在这里做什么呢。没人想去知道。他们不需要走过去，问她需要对她说点什么。他们对客人向来如此，对一个讨厌的客人，他们希望她尽早离开。但理论上，她连客人都算不上。从某种角度来说，他们才是真正的客人。加饭说，我们才是客人，是吧。没有人说话。小虚躺在床上，看天花板上的灯。竖坐在电脑前，而女人没有听到，她不说话，保持沉默。总之，没人愿意和她说话。她是谁，没人关心她是哪位，但她肯定妨碍了他们说话。肯定是这样，003躺在小客厅，几乎从不说话，保持静默，但这也干扰他们在客厅说话。加饭说完就不再说了，一直没有说话。竖，他不知道在干鸡毛，他坐在那台看着并不疯狂的机器前打字。他在抽烟。他把桌上的酒全喝完了。他肯定喝了不少。他有点醉了，他的那种样子，很快就会让你想起，路边一颗随便的什么树。他根本没有对加饭回家有什么反应。加饭奇怪，他到底在干什么，也不奇怪。他是不是病了，或者他是不是有点喜欢灾难。加饭看不出来，他去上厕所。小虚抢先一步说，我先去。

17、走路。

时间：十分钟种后。

场景：奥体东门小区内。

10分钟后，天空正式暗淡下来。具体什么时刻，很难说清。小虚、竖、加饭，一直是这么三个人，像三条鱼，也像三只麻雀，它们都是舒服的动物。问题是又有谁，会知道，傍晚和黄昏分界的时间。黄昏之后是黄昏后，也就是大概在黄昏后，三人依次下楼，走在出小区的路上。

10分钟之前，竖躺在沙发上。竖说（他把牙齿张开，没有力气。），我觉得可以去死了，竖说。这算得上是一个严肃的话题。没有人接话。竖说，如果一个人写不出东西，他为什么还要活着。竖说，真的，有什么意义呢。你说，加饭，究竟有什么具体意思呢。发更，加饭，你说。加饭没有说，他表示同意。他不知道怎么说，或者说，他不知道说什么。同样，小虚也不知道怎么说。小虚说，发更。竖，小虚说，其实吃饭也很重要。

10分钟后，三人依次下楼，小虚走在最前，竖中间，加饭跟在后头点烟，他们要走过一片水坑，但只有竖穿着拖鞋，很显然，这没必然联系。他们走在路的一边，仿佛三条鱼，但更多像三只麻雀，他们从几辆汽车边绕上前去，前方是一段干净、清爽的水泥路。因为是干净、清爽的，又因为他们显得懒散，因为两边的树叶，有的掉下来，有的还挂在树上，他们，至少是加饭感觉很舒服，或者可能是因为黄昏后，天空反而蓝得要命，这种蓝，仿佛海水，最后还因为一朵云。不多不少，刚好一朵白云，在蓝得要命的天空上，挂着但更多是飘浮的模样，这么多东西加在一起，让他们，至少让加饭觉得舒服。所以加饭快速走到水泥路上，改成大步走。

## 18、点菜。

女服务员走过来，站在一旁，她不说话，也没看着他们。意思是，时代的酷儿，你们的晚餐开始了。

好吧，我们来点什么，加饭说。小黄鱼，加饭看着竖说，是不是还吃小黄鱼。竖说，可以，有什么不可以，竖说，有什么意思呢。干煸小黄鱼，小虚对女服务员说。还要什么，女服务员说。发更，小虚说，家常豆腐，有什么意思呢，小虚对女服务员说。什么，服务员问。家常豆腐，小虚点上烟，还没完全点上，她看着女服务员说。好的，点菜工说。

还有呢，女点菜工问，还来点什么。这个女点菜工看着还年轻。

一个轻椒土豆片，有什么意思呢，竖看着菜单，把菜单翻来覆去看了两边。有什么意思呢，一个轻椒土豆片，竖说。

一个青椒土豆片，你们还要什么。女点菜工问。这个女点菜工除了看着年轻，看不出还有什么。

一个家常豆腐，加饭说。

点过了，女点菜工说。除了看着年轻，她应该还有点别的，可是没有。唉，有什么意思呢，加饭说，轻椒土豆片，我们要的是轻椒。

对，怎么了，这个看上去除了年轻还挺高个子的女点菜员说，你们点了青椒土豆片。

没怎么，那再来一个青椒土豆片。加饭说。知道了，点菜员说。她把菜单报了一遍，问，你们还需要点什么，啤酒。

三瓶啤酒，竖说。

先来三瓶，小虚说。小虚说，三个凉的，可是有什么意思呢，唉。

再来两个米饭，还是小虚说。年轻的点菜员说，当然，好了，好的，没问题，你们稍等。

可是又有什么意思呢，加饭说。点上一支，叹了一口气说，真的没什么意思。

啤酒是冰镇过的，最先上来，没什么问题。小黄鱼是第一道上的菜，和一小碟炒过的盐一起，样子、味道都合适，没问题。第二道菜，没问题，家常豆腐，三个人不会觉得这样的一盘菜会有什么问题。当然，青椒土豆片，也没有问题。米饭最没问题，一人一个，没有问题，也没多少意思。

我没有想到，竖喝了一口啤酒说。

19、他们在那里，是因为他们还想在那里。

在一个干净、明亮的小餐馆。三个人，看上去还很年轻。其中一个特别年轻，头发金黄，小虚的头发金黄。灯光是明亮的、干净的灯光，墙壁很白，像是刚被新漆刷过，整个餐厅明亮、干净，服务员穿着明亮、干净的衣服，站在一边，三、两个，男的很干净，女的干净又明亮。

所有客人，除了他们三个都走了，三个客人差不多醉了，是肯定已经醉了，但还算清醒，手脚利索，酒杯端起来挺稳，也没整杯整杯在喝。我完全没有想到，竖说。竖说，我没想到，这个电影会这么好看，很酷，很酷逼。我不喜欢看电影，小虚说，特别是外国片，没兴趣，一毛钱兴趣都没。港片怎样，加饭说。他们两人坐在一起，竖坐在对面，一个人占两个位置，他的位置对着加饭。加饭坐在小虚左手边，他看着有点虚弱。他喝了不少，看着是那种不太会喝酒的年轻人。这不对，在往后的年头，我发现小虚不但能喝多，还能喝很长，他能从黄昏开喝，一直喝到天亮，中间只需要跳水，去夜店跑一趟，3、4点又回到酒桌上，继续喝。但不管小虚能喝多少，喝多久，他

还是不能喝得太快。他慢慢端起杯子，喝一口。港片，那了不起，等过了今晚就没事了。恐怖片呢。恐怖片还行，但我怕。你怕？我怕。你怕什么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，小虚说，可能是那些阴暗的东西。我特别怕，他喝了一小口，我不敢看，一个人的时候肯定不敢看。我看，喜欢看，但我也怕，老实说。你怕什么。怕鬼。我特怕鬼，竖说，我觉得我们这种人有灵性，像某些动物，加饭，你知道么，竖说，像某些鬼鬼祟祟的小动物。竖的眼睛一动不动，盯着杯子，一双死鱼眼。他盯着杯子说，写诗的人都有通灵的能力，我们这种人都有升腾鬼魂的本能，是本能，与生俱来。我知道，但你说的好像是狗，它是看得见鬼的，狗能看得见鬼。狗肯定是，还有猫。他喝了一口，一口喝完。他喝完一口，慢慢放下杯子，点上抽了半截的烟头。猫只会发春，它太神秘，我从来不喜欢猫，猫很神秘，你看它的眼睛，猫科动物都很神秘，你看像老虎，你看像山猫，再看看狮子，他们很懒，他们太懒了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养猫，我不喜欢猫。我也不喜欢猫，但狗还行，我喜欢狗，没有人会喜欢猫，谁会喜欢猫呢，太怪气了。我喜欢狗，大一点的狗，那种柴狗，不过猫，我也喜欢，谈不上多喜欢，但不讨厌，猫很好的，猫干净，通灵。一种诡异的动物。没错，没有狗来的舒服，友善的狗。你说什么，友善的狗。我说狗，友善的狗。不，我是说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，你没想到，你没想到什么。发更，电影，下午看的电影。你没想到很酷是吗。嗯，很酷，怎么。《大象》？嗯，《大象》。加饭点燃手上抽了大半截的烟头，和竖的那个不同，这截烟头已经抽了很大一半，只剩下过滤嘴附近一点点，但还没完全抽掉。这个烟真不怎么样，他想不起，是不是碰到了什么啤酒泡沫，但烟头并没有被打湿。这烟真不怎么样，加饭说，我没看过那张DVD，我想看看，有多酷。我肯定不喜欢，小虚说。你没看过，你怎么知道，竖说。加饭没说话。他把杯子里的

啤酒喝完，又倒上半杯。不能喝多了，不能老是一整杯整杯喝。你没看过，你怎么知道他不酷，竖说。他没喝酒，他把香烟灰弹在桌布上。我没说不酷。你说了。我只说不喜欢。但它很酷，它的确很酷。你说，小虚点着香烟，把塑料打火机放回桌上。我说什么。说酷，那本电影。说酷什么。那本电影。电影很酷，我说了。好的。好的什么，我说很酷，竖拿起杯子，放到嘴边，没喝。有什么问题吗。你说很酷。好。好什么，有什么问题。没问题，有什么问题，你说很酷，一个电影，叫什么，《大象》，很酷，这有鸟毛问题，喝酒。

加饭喝了一口，看了一眼大厅里的服务员，只剩下两个。一个男的，另外一个点菜的高个子女服务员，他们在小声说着什么。因为太小声了，所以什么都听不到，也可能是三个人说得太大声。

是啊，我说很酷，很酷怎么了。这下那两个服务员也听到了。加饭看着不远处的两个人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他觉得自己的感冒在加速，没力气说话。他靠在墙上，把窗户上的啤酒瓶拿开。他叫服务员过来。服务员很知趣，她走过来，手脚麻利，把所有空瓶都抱走。

很酷不错，就是很酷么。

怎么。

没什么，你说很酷，酷酷的，你说吧，没什么，有什么呢。

竖低下头，看了一眼啤酒。我说了很酷，怎么了，酷又怎么样，不就是喝的有点儿高了么。竖提起杯子，仰头喝了一杯，喝完，把杯子轻轻放下。

发更，我没什么，小虚说，一边说，一边把烟头夹在手上。服务员，小虚喊，服务员。他并没转过头去，女服务员假装没听见，也许她是真的没有听见。她没走过来。时间的确有点晚了。

没什么吗，竖说。

没什么，小虚说，没事。

真的没事。

发更，没事。

真没事？

没事，小虚说。他都懒得多说两个字。

确实有点晚了。从窗户看出去，街上没什么行人，只剩下路灯照耀着一个井盖，不明亮，也不够干净。馆子内，两个服务员，对着脑袋，趴在桌上。他们像是睡着了，没他们什么事。

20、我大概要出去一下，加饭说。

说完，关上门，下楼。此刻，已是很深的夜晚，此刻连一点星光都没有。一个人下楼去，另外两个，在客厅说话。

他们说话，003有没有听到。003很安静，她躺在小客厅，没有说话，没发出声音。一个安静的女人，不知道她有没有吃晚饭，不知道她是不是饿了。小客厅的灯关着，没有多余的光线，不知道她睡着没有，是不是还醒着。两个人在客厅说话，声音不大，但很清楚。走过小客厅时，加饭没有听到任何动静。

从24小时超市买两瓶水，两盒烟，上楼来。两人睡着了，竖、小虚躺在沙发上，看着睡着了。没脱衣服，两个人交叉在一块儿，同归于尽最好的姿势。加饭关上灯，打开电视，电视上，一只黑斑羚奔跑在草地上，它的后头，紧跟着一头豹子。他把电视关上，去厕所，接着回来坐下，点上一支。

怎么，小虚说。声音很小。

要出去，小虚问。

大概是。

有事。

没事，加饭说，我大概要出去一下。说完起身，拉开门，关上门，下楼。此刻，已经是更深的夜晚。

21、一个穿背心的女人，坐在茶馆靠窗户的位置。

她的对面，坐着一个头发稍长的年轻人。不是太长，但有点乱，有点脏乱的感觉，这更让人觉得，他并不是一个喜欢喝茶的人。一个阳光泛滥的下午，一个年轻人，和另一个年轻人，坐在茶馆喝茶，没什么其他的人。你不喜欢喝茶，女人问。不是不喜欢，加饭喜欢喝茶，但不是很喜欢，喝茶就是喝茶，它和喝酒一样，谈不上喜欢，更谈不上讨厌。他并没想过，他想，他已经很久没喝茶了，特别和一个女人喝茶。说不上来，加饭说。女人笑。她想笑，却没有完全笑出来，她把手放在嘴上，另一只手捂住胸口。你呢，加饭问。女人笑了，她哈哈大笑，不知道她在笑什么，她笑得很大声，也没那么大声，她只是在笑，比微笑更多点。女人说，你猜。她喝了一口茶，告诉服务员，茶淡了一些。服务员走过来，告诉女人，这是新茶，会比陈茶淡。特别是江南产的茶，加饭说，他没有说。他看着这个穿黑背心的女人，除了背心，她还戴着一副眼镜。我不猜，加饭说，如果我想猜，我为什么还要问。这个穿背心的女人，说她是女人，并不准确。女人应该比少女老，至少年纪比少女长。眼前的这个女人，还不至于那么老。两年前，她还是少女的样子，仅仅两年后，时过境迁。我差点没认出你来，你好老，加饭说。说出这句话，加饭就知道说错了，他说错的还有一句，加饭说，你好像一头猪。这也是加饭见到她说的第一句。猪嘛，女人说，你刚才不是说过了。不是这意思，加饭说，我的意思是，猪很好，猪不错的，猪有时是很不错的。我是猪嘛，女人说。女人这么说，看不出她有不高兴，也看不出她有什么高兴。总之，这个女人，应该和平常一样，她看着玻璃墙

外，一条不算繁华的大街，两边载着梧桐树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忘了，加饭说，我为什么说，说你是猪。我是猪嘛，女人笑着说。其实猪也不错，加饭说，可能你的头发太像，金毛，像猪毛，一个胖女人，当然，你不算胖，我说是你，如果是你，你会联想到什么动物，除了猪。你这算是写诗么，女人问，你还在写诗。

一点都不奇怪，女人会这么问。这个忧郁的女人，除了穿一件毛线背心，里面还穿了一件白颜色的衬衣，这说明，那天的气温不高，夏天还没到来，而在夏天到来前，加饭才和竖，弹涂鱼一起去郊外钓鱼。这又说明，那天，他们并没有谈关于钓鱼的话题，他们可能说起了诗。女人说，我最近写了一首诗。

## 22、诗。

我点开网页，上面有一首诗，《它》：蚂蚁不在梧桐树上，当然，我们看不到。我们说，玻璃是透明的，苍蝇飞不到那里去。我们还有吃下的瓜子壳，掉在桌上，都很相似。可是，它为什么会会在树上。日期是2004年的五月九号，时间二点四十四分。

这说明，那天，和女人聊天的那天，是五月的八号。在八号前，加饭、弹涂鱼、竖已经去钓过鱼了，他们在喝茶，没有聊到钓鱼，这不可能，可能是我忘了，但至少他们聊过，而且关于钓鱼的那一段，应该十分愉快。穿背心的这个女人，是一个愿意让人愉快的女人。但在任何时候，比如，在走出茶馆后。

服务员走过来，告诉加饭，他们喝茶的时间结束了，再坐下去，就到了晚餐时间。已经有客人，陆续进来吃饭。这是个奇怪的茶馆，不，应该说是一个餐厅。白天喝茶，晚上吃饭。更晚的时候，它成了一个酒吧。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，在走出大门前，穿背心的女人一直是个愉

快的女人。

来到街上，天色已经暗淡下来。两个人，女人走在前面，加饭在后，他有点走不动，也不愿意走动。

天空暗淡的速度，比加饭走路来得快。每走一步，天空就暗淡一点、一些、一大把，直到全部的天空都暗淡下来，变成一种灰色，街上的灯，才全部亮起来。加饭走在后头，女人走在前面。他看着这女人的背影，看上去并不愉快，甚至有些忧郁。当他看到忧郁时，他便想起了另外一个女人。

### 23、回到上上节结尾。

加饭下楼来，走出小区。出门前，他对小虚说，我真要出去一下，不是大概。

我知道，小虚说，去找女人。

你说了算，加饭说。

### 24、这一年，女人还很年轻。

年轻的张努还在南方。这年春天，她并没跟加饭一块来北方。很深的夜晚，不知道她在那间不足20平米的出租房睡了没有。来到街上，加饭在路边的电话亭拨通电话。我知道，话筒另外一头说。

知道什么，加饭说。

我什么都知道，张努说，我打过去。

在街边的公用电话亭，加饭等着张努的电话。电话来得很快，很急，一辆汽车刚开过，铃声就响了，他没马上接，他先点起一支。电话响了三下后，又响了一下，在还没响完前，加饭轻轻地拿起电话，说，你知道什么。

我知道你们去钓鱼，我还知道你们没钓到鱼。电话那头，听上去并没有睡意，她说，你在哪，张努问。

街上，一个路边电话亭。

好像很惨的样子，怎么样最近。

也不是，出门遛个弯，挺好，喝酒、扯淡、睡觉、打牌、再喝酒，总之就这些破事。

那好像又不错。

是还行，你怎么样。

我嘛，下午在乐购买了个电磁炉。

好像不错的样子。

是啊，还行。

还有呢。

没了。

挂掉电话，加饭才发现，这晚的月亮特别大。

他想着回去再喝点，不一定是烂啤酒，也许可以喝点别的。

25、加饭、花雕都是酒的一种。

花雕是一种好喝的酒，因为好喝，所以在不应该错过的时候，他们绝不会错过。在南方的一个小馆子，两个人已经坐下，加饭说，来两瓶花雕。

挂掉电话，加饭往回走，在超市买一坛花雕，抱着它走回奥体东门。

总共四个人，加饭进门，就成了五个。5个里的2个在睡觉，一竖坐在沙发床上，醒着。小虚没有醒来，三在看电视，他大概刚回。他说，我去睡了。说着，关掉电视，走出客厅。在小客厅，他停了一小会儿。003睡在那里，不知道他在看玻璃缸上的鱼，还是地板上的003。两样东西，都不是他的兴趣所在。他停了好一小会，才走进客厅，三说：明天爬山，发更。

怎么，三，不喝点。

没什么，三说，我睡觉。都他妈几点了，三说。

他真睡觉去了。走进房间，门也没关。怎么，竖问。  
他问加饭。不知道，加饭回答，我怎么知道。

我是说你，这么晚，还出去。

散步，到世上走一趟。

发更。

发更，加饭说，还喝不喝。

可以喝，也可以不喝。两个人都想喝，但两个人都喝到了份上，喝不动。加饭坐到沙发上，小虚的旁边。他把被子拉起来，盖在小虚身上。我跟你说话，竖，加饭说，严肃的。

那就别说了。

发更，那我换件不严肃的，轻松的。

两件事是不是同一件事。

嗯。

发更，说吧。

酒要不要热一下。

不用。

好。加饭拨开酒坛上的密封的塑料纸，取出酒塞，倒出两杯花雕。你还记不记得，一年前，那次我们喝了多少瓶花雕。

发更，又来这个。呆逼，竖把小虚的杯子翻开，起来了呆逼，再喝点。

26、夜晚下的奥体东门，不是观察雨水的好地方。

抬头看，是昏暗的天花板，往窗外望，街道在深夜十分安静，街上没什么人，没什么动物，只有路灯为路边的树木打开着。夜晚下奥体东门只有两样东西：夜晚和奥体东门。夜已经很深了，但不能说很深刻，深刻不是描述夜晚的词汇，很深的夜晚，加饭躺在床上，一动不动。能听到的，只有他呼气的声音，窗户外，街上没有声音，只有

微弱的光线从窗户照射进来。还好，加饭想。他动了动手，点起夹在手指上的烟头。

要是睡不着，我也想抽会儿，竖躺在沙发上说。

有个故事，想不想听。

我睡了，我琢磨着，我会梦见一头蜥蜴。

烟头的光亮忽然明亮，又忽然暗淡。这种忽明忽暗，让他想起一个故事，故事的开始是一条河。他第一个想到的是一座山，但以山开头的故事太多，他不愿想。他想起一个人，一个熟悉又有点陌生的人，不过，他很快就抛弃了这个想法，他想，他没有想到，接下来他会想到一条河。一条很少见的河。河水在月光下，反射出的光线忽明忽暗，一个人坐在河堤上钓鱼，静静地坐在河堤上，他想起一些往事，其中有部分是毫无意义的苦难，毫无意义，他想到这些艰苦、难以渡过的往事，觉得毫无意义。他想着这些毫无意义的往事，感觉意思不大，他觉得没什么意义，他想了会儿，就不想了。

加饭没接着抽第二支。他听到竖打鼾发出单调有节奏的声音。这些声音像雨水那样，使他迷糊。他觉得他快要睡了。这是漫长一天的结束，他明显感觉到了疲倦，不让自己再次想到喝酒这样的事。他转了个身，躺下。这没什么可解释的。

27、同样，解释一块草皮也不需要理由。

特别一块舒服的草皮，舒服得让人无法用语言描述，那还怎么解释。

奥体东门，一个不大的小区，前后都长着草皮，也不能说前后，相对住处，小区进门处算是前，窗台的后面算后。两人要去的是后面的那块草皮。三说，下去走走。三对加饭说，走，去溜个弯。5月份，加饭正在客厅拖地，天越来越热，加饭把窗打开，之前，把窗帘拉开，夕阳西

下，一个不错的黄昏。加饭说，等拖完地。

一个礼拜五傍晚，竖、小虚在厨房，在弄晚饭。三靠在门口，看加饭拖地。三说，有个傻逼在割草。加饭推开窗户，往下看，一个人在割草，看不清，那些树挡住了视线。空气中到处是一股青草味，和饭香不同，饭香更实在。等我拖完地，加饭说，你可以先准备一下。准备个锤子，三依靠在门框边上，望着加饭拖地。另外两人，竖、小虚一直在厨房弄饭，奇怪的一天。

在奇怪一天的早晨，竖出门上班，8点出发。他下楼，接着，三起床，他从小卧室晃到客厅，叫醒加饭，一边修剪胡子。起来，去前线了。三喊，掀开加饭的被子，发更，到点了，加饭。10分钟后，2人下楼，出小区，走到天桥，走过天桥，穿过马路，拐几个弯，进公司。付出8小时廉价劳动，7点，或八点，或十点更晚，3个苦逼陆续回家，小虚迎接。普通又奇怪的一天，礼拜5，这天回来得早，这天像是五月的18号。18号，一回到住处，小虚、竖便去市场买菜，加饭拖地，三闲着，靠在客厅门框上吃一支冰棍。三说，下去走走，遛个弯。加饭当然说好了，加饭说，不急，等地拖完。难道你他妈的觉得拖地不重要吗，加饭说。两人穿上有利于看草的衬衫走下楼去，而小虚、竖，他们超级职业，在厨房准备4个人的晚餐。本来是5个，可003说，她要去吃火锅。她说，你们不去，那我一个人去吃火锅。没人理她。2人刚踏入草地，他们就发现，这是一块舒服的草地，很舒服。

28、一个不喜欢割草的人，他为什么还在割草。

这个问题没必要解释，只要叫那人过来，问一问他。加饭坐在长椅上，三坐在长椅的靠背上，舔那支没完没了的冰棍。一条法式味道的椅子，用铁条焊接而成，坐在上面，仿佛是坐在一些铁条上，很舒服。奇怪一天的黄昏，

2人坐在长长的、用铁条组装成、很旧的法国味道的长椅上。这是一个不大的院子，院子里有草、有花园、也有一些吹肥皂泡的小孩，2、3个。总之就是那么回事，一些草、几个人、2、3个麻烦的小孩、一把长椅子、不远处，一个致死地而后生的割草工。

看得出，割草的伙计，很不情愿干这事。他把机器弄得巨响，看得出，他很不喜欢这台机器。一个看着没什么文化的青年，其他的，也看不出什么。他割草飞快，很匆忙，有一种尽快收工的感觉，看得出，他的工作只是把草割断，收集在一个布袋里，他嘴上挂着一截烟头，没有表情，推车的姿势十分机械。他抬头看一眼天，很快低下头，继续推车。割草机发出的噪音，让他看上去显得有点忙碌，事实上，很容易看出来，他比上帝还悠闲。他抬头，看一看快要下雨的天空，接着低头推车。快要下雨了，加饭说。天空很蓝，蓝色的天空上，浮着小块小块的云，这是一块快要下雨的云。这种云，就是要下雨的云，加饭说，豆腐云。下个锤子，三说，这是天快要塌的云。天空很蓝。在该蓝的地方，它还非常干净。云也很白，这的确不像一块快要下雨的天空，反到像一块刚割过的草皮。加饭闭上眼，又很快睁开，他看到，天越来越像一块草皮，但没草皮舒服。草皮上有小风吹过，草的气味充满整个院子，充盈且乱七八糟。这时，割草的伙计，他的工作结束了，他正坐在割草车上抽烟。这时的这时，竖在窗口喊，呆逼，回来吃饭，带酒上来。

## 29、吃饭。

我不太喜欢侮辱一条鱼，加饭说。加饭说我不太喜欢侮辱鱼时，竖就在边上看着鱼。晚饭时间，两人在小客厅的冰箱前站着，要站在那个地方，需要圈起003的被子。003在30秒前刚回来，她看到铺盖圈起，又马上出门了。

吃了没有，竖问。003没有说话，她轻轻备上门，没完全关紧，所以能听到她穿高跟鞋走下楼梯的声音。我不怎么喜欢侮辱一条鱼，加饭说。是不是有点过，加饭说。竖提着酒瓶喝，加饭模仿白痴三的模样舔着冰棍。她没事，竖说。

它叫什么。

白吃，吃饭的吃。

白吃，这名字可以，为什么不叫白喝，喝水的喝。

白喝太酷，白吃合适，白吃，过来。竖用瓶口敲敲鱼缸。白吃没有反应，它一动不动。

鱼在鱼缸里，一个长方体玻璃缸，是竖发工资那天在市场买的。鱼缸不大，刚好能摆在冰箱上。白吃是条很小的鲫鱼，养了有段日子。之前在100公里外的湖里，被加饭钓上来后，和几条买来的鱼一块养着。也可能它是被竖钓上来的，也可能是弹涂鱼。加饭说，你说，这鱼究竟是谁弄上来的。竖说，当然是我。

可以，这重要吗。

重要。

吃饭。

吃饭了，发更，小虚在厨房喊。

改天，我们再去钓，加饭说。

30、一桌饭，电话响了。

一桌饭菜：鱼是武昌鱼，清蒸葱油武昌鱼、土豆是土豆丝，均匀细长，过了水，加醋，浇热油、姜是嫩姜，一盘姜丝肉，肉比姜丝多，还加了几个红辣椒、一高脚碗昨晚剩下的卤鸡爪、加一盘打包回来的小黄鱼，没几条，不超过7条。4瓶酒已经打开，4双筷子多了1支，搁在盘子上，2盒烟、3支塑料火机、一张扑克牌，闷着，没有翻开，一支遥控、两串钥匙。

4人坐下来，外头已开始下起小雨。一瓶啤酒，不多不少，刚好倒满4杯。加饭说，碰一下。碰一下，三说。来，碰一下，竖对小虚说。小虚没有说，他提起杯子碰了一下。他说，我等电话。

电话响了。

小虚说，我去接。他走去小客厅。

电视上，一只乱七八糟的鸟飞在空中，它的翅展，大约有20米长。窗外，除了不大的雨声，还有警车声。

走向客厅。小虚说，我要走。

去哪。

东哥找我。小虚穿上衣服，整理好衣服，又脱下换一件，接着开始找鞋。我的鞋呢，小虚问，我的鞋在哪儿，皮鞋。

那是去哪，加饭说。

可能是迪厅，东哥找我。

赶紧的，三说。

一个人出门去。他没有带伞，穿的是加饭的拖鞋。外面正下着雨，雨声在客厅不用开窗户就能听到，要是在需要休息的晚上，这真是一场好雨，可这会儿是晚餐时间，一个人出去了，他还没吃晚饭。他那么急作什么，这个人又不是去死，这个人还太年轻，这个人。这个人，竖说。他说，这个人啊，这个人。

加饭在遥控机上重新按了一遍电视，最后回到动物频道。这会儿是另一只乱七八糟的大鸟，它刚刚落到草地上。有空我们去钓鱼，怎样，加饭说。竖喝了一口，把左脚放在饭桌上。

那也得先吃完饭，竖说。

31、夜晚不算深，下着大雨。

雨怎么下起来的，没人注意，雨是怎么下大的，这更

没人关心。窗外下着比瓢泼稍小的雨水，5月的雨水，而且还是北方，加饭还没见过。如此大的雨水，要是在南方，最常见不过，可这是北方，少雨的城市，让这雨显得更大，也让房间显得更安静。三说，我睡了。他提起一瓶，回房间去。

小虚还没回，竖睡着了，他的左脚还摆在桌上，不只左脚，右脚也放在饭桌上。他靠在沙发上，两只脚摆在桌上，脑袋扬起，双手护在胸口。再过一会儿，他才醒来。加饭刚醒，他醒来，看到竖躺在沙发上，三一个人还在吃。他吃一点鱼，润一口啤酒，看电视。几点，加饭说。

我睡了，三说，说完，提起酒瓶，回房间去。

竖躺在沙发上，两条腿搁在桌上。不知道几点，但肯定不早。窗外，雨很大，不用听声音，在客厅就能碰到雾水，这说明风也不小。风把窗帘吹开，让窗帘与地面的夹角保持在25度左右，看得出，摆在窗口的菊花，有一根枝条已折断。加饭起身，走去把窗户关上，之前，他听到有人敲门。关紧窗户，他才去开门。不用说，小虚回来了。拉开门，看到003站在门口。

003站在门口，批着湿漉漉的长头发，贴在衬衫上那只深色乳罩，不用细看，随便望一眼，都能看得很清楚。

进来吧，加饭说。老老实实，他走过去，把鱼缸搬到客厅的窗台上。

32、4哭，4边哭边喊：竖，你他妈的。

加饭抱着4，说，4，你他妈别这样，你他妈的，都是兄弟。4有点激动，不是喝多的那种激动，而是喝醉了。他把酒杯摔在地上，起身就走，边走，边哭。加饭马上跟了出去。

刚好，这天是523结婚的日子。523，竖的朋友，也是4的朋友，还是三的朋友，当然，也是大家的朋友。这天

他结婚。100来号人，最后只剩下一桌。喝到最后，留下的就竖、加饭、杨黎、三、4、小虚、飞机，飞机没来。他不来，是因为他去车站接人，他表弟、弹涂鱼、弹涂鱼女友，他们在一起，他快睡着了、新郎523、新娘坐在他两边。

喝酒就是喝酒，除了喝酒就是说话，说废话，超多的废话。加饭说，4，我和你喝一杯，之前，加饭刚和三喝了一杯。4简简单单说了一个字：操。两人举起杯子，因为桌子太大，加饭站起来，又马上坐下。弹涂鱼就在这时候突然哭了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他在哭。他哭得很舒服，一边和竖说话，可能只是说话，也可能在骂竖。竖坐着没有动，他小小喝了一口，看着弹涂鱼，又喝了一口大的，他没有说话。弹涂鱼女友说，别说了。弹涂鱼不说，他只是哭，哭得很爽。三说，来，我们喝。来，小虚说，搞的我都想哭一会儿。弹涂鱼在哭。竖坐着没动。杨黎说，你们这些年轻人，碰一下。所有人都站起来碰杯。除了竖，他坐着没有动，也不说话。弹涂鱼，他在哭，掩面哭泣。4，他站起来，端起杯子，没有碰，只是把杯子摔在地上。4说，你他妈的，竖。说完就走，加饭马上跟出去。

莫名其妙。

也许和情感有关，也许更多的只是情绪。哭泣是强烈的表达，也很爽快。我并不时常碰到，有一回，小虚抡起扎啤杯朝我砸过来，没砸中。只是那一回，小虚没有哭，他表示愤怒。他说，加饭，你他妈的，我走了。我像竖那样，坐在椅子上没动，也没说话。那是几年后的事，在这几年中，我只哭过一次，飞机知道，那会儿，我和一只兔子蹲在阳台上，飞机从冰箱取来一支冰棍给我，我没要。哭和哭不同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，哭，意味着需要表达。我忘了523结婚那天，4想表达什么，但我知道弹涂鱼为什么哭。在一次去火神营钓鱼的路上，弹涂鱼说，这种玩意儿，无非是身体里累积了太多，需要找个机会。

等于说，和下雨差不多。

### 33、有些话对523说：

一、523，祝你们新婚快乐，虽然没出3年，你们就离了。

二、这其中有加饭对你的祝福、竖对你的祝福、小虚对你的祝福、4就不说了，你们是老乡、弹涂鱼也是、还有三对你的祝福，在选择礼物上，三花了很多心思，但最终选择电熨斗，是大家一起的决定。

三、送你们的花，是真花，忘了买花瓶。也不是，4说，送花瓶不好。因为这个，他没把他家的花瓶送给你们。你下次结婚，我们会考虑。

四、弹涂鱼哭的很愉快，他说，这比钓到一条半斤重的鲤鱼还愉快2倍。

五、最后，竖说，他以后会考虑，按约翰·列农这个傻冒的衣着打扮。我个人觉得也不错。那张照片，就贴在你家玻璃墙上。前提是，他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是，留起他的胡子。

六，有空，一起多喝。

### 34、523婚后的第2天，值得纪念。

礼拜天。礼拜天耶稣复活，是个好日子。弹涂鱼发短信问，是不是要出去玩。竖说好。4来电话问，是不是出去玩儿。竖说好。竖说，苏格兰要去朝阳公园踢球。4说，那不去，要打牌。竖说，那算了。竖发短信给弹涂鱼说，算了。

阳光是好的阳光，阳光一段、一段从窗户外往房间里照。竖，他在洗碗，小虚在睡觉，加饭刚醒，他一醒，就点起一支，在阳光下冒着烟雾。怎么样，加饭说。竖在厨

房洗碗，哼着小调。怎么样，竖，怎么安排，加饭在客厅对厨房洗碗的竖说，去哪晃今天。这还用说，竖说。洗好碗筷，竖走进客厅，坐到沙发床上。小虚在睡觉，竖他大概洗了头发，还吹干了头发，还把头发搞乱了一点，他站起来走去窗台的镜子前瞟一眼，坐回沙发床上。很好的阳光，很干净，一段接一段照进房间。竖点起一支，坐在沙发床上休息，小虚倒趴在床上，两个人看着还算干净。房间内色彩分明，饱和度鲜艳极了，仿佛烟雾缭绕中美好世界的一小部分。就着刚吐出的烟雾，竖说，他正想说，他没说完，他转过头，看着小虚，看了一会儿才说，烂逼，起床。小虚继续躺着，不动。他肯定醒了，竖说。走去冰箱取来一瓶，他说，这逼昨天晚上唱了好多。三呢。成为无情的K歌之王。我出去了，难受，喝多了。加饭说，身体不舒服，外头下雨，我肯定鸡巴多了，你们唱歌那会儿，我在外面晃，不想唱。转了一圈，回去找不着你们，我在外面走了一圈，找不回去你们唱歌的地儿，又出来走，走了两圈，发更，雨很大。发更，少来。竖喝了一口，把小虚的被子拉开。小虚醒来，先睁开一只眼，瞄了会儿，再睁开另一只，两只都手握在鸡巴上。这时的阳光很好，有些泛滥，他无法全部睁开双眼。发更，他说，鸡巴，我操，几点。三呢，加饭问。三出去了，他出门，肩上背着花8块在地下通道买的书包。礼拜天，耶稣复活的好日子，他还要去公司，也不一定，也可能是去附近的香山减肥。可能去公司耗吧，竖说。中午时间，小虚终于醒来，直觉上，他醒来比复活还要有难度，他醒来，点上一支，慢吞吞说了一句，我知道去哪。

003呢

她走了，竖说，刚走。

值得纪念。

35、值得纪念的，还有路边的树。

一个人从树边经过，第二个人走到树下，停下，点起一支，点好，走开，剩下那个没动，只是看着这颗法国梧桐。这是一颗高大的法国梧桐树，树叶在5月已完全长成，枝条顶向天空。一大片蓝色的天空，主要是蓝色，其次才有一点灰，灰的地方被一些灰云遮住，但不多，天空主要还是蓝的天空。一个工人爬上梯子，趴在梯子上修剪树枝，和那个剪草工如出一辙，他看着也不像热爱修剪树枝的人。

略带伤感。小虚说，这是不是略微带着一点伤感。他对加饭说，是不是多少有点。加饭没说，看着这颗法国梧桐，他想起一个能倒背《水浒传》的农民，他想起这个农民带他上山，在山上锯下一些木头，他想起这事儿有年头了，这个灰飞烟灭的农民，他有点想不太清，时间有点久了，他想起他抽样的样子，嘴上叼着烟，和他一起锯断一段木头的情景，想不起来了。加饭想了想，没再接着想，接着叹了一口气，说，不是多少有点，是非常、鸡巴、有一点点，发更，这到底是谁干的。

这到底，是谁干的。竖说。他说，他基本上在喊。这，他妈，到底是谁干的，发更。小虚喊。

发更，这到底是谁干的，这到底是谁干的，是谁，这到底究竟是谁干的。谁，是谁啊，是谁呢，加饭走过这颗梧桐树，是谁呢，你说，他说，你说，小虚，这到底是谁干的。中午刚过一点，还没到下午，小虚才醒来。他翻身，有种醒来比复活还难的感觉。他说，我知道去哪，五道口。

五道口离香山不远，在五道口下车，香山一眼就能看见，但看不清楚。礼拜天的香山，不知道三去了没有，加饭没有去过。他指着那座山说，竖，这是香山。

这是你夹烟的手指，竖说，我们不去香山，我们去五道口买点衣服，我们要准备迎接夏天，并渡过夏天。

那去长城也可以，更好。

麻烦，小虚说，唉，麻烦。加饭，小虚说，他走到加饭边上说，麻烦去长城，麻烦从长城离开。

小虚走在最边上，中间是加饭，另外的边上，竖边走，边退，走两步，退一步，有时走三、四步，退一步。看到香山，我有一种要去香山的感觉，竖说。

竖说，看到香山，有一种很香的感觉。

我看到香山，小虚说，特别是今天，我有一种想去死的感觉。

我没有去死的感觉，轮到加饭，加饭说，当我看着香山，我感觉，有一种没有山的感受。

有一种在香山上游泳的感觉，竖退一步说。

可是，小虚说，为什么我有一种不知道什么是香山的感受。

发更，可是，加饭说，为什么，可是我也有一种无法说不出的感受。不止一种，是有两种，和香山无关的感受，竖说。

其实吧，小虚跟着说，有一种快要走到五道口的感受，也不完全绝对是，只是有一种，也不是，只是他妈的，你们的拖鞋太他妈脏了。

36、在五道口买一件衣服，要漂亮。

一件漂亮的衣服，不一定是红色的，也不需要，必须是蓝的颜色。它可以是黄的，淡淡的黄，鸡蛋那样的黄，或者是香烟过滤嘴上的黄。这些黄色，小虚都喜欢。小虚喜欢黄色，100%的黄色，不带任何杂色。遗憾的是，世上还没有这样的T恤。怎么搞成这样，小虚说。这下午，他差点沮丧到伤心，就差一点。

37、一点。

一个点是黑的，烟雾中，它在一根细线上，那不是我。我不在那儿。一个又黑又亮的黑点，天生丽质、逻辑模糊，当我看到，它在一条光滑的细线上，因为口渴，而整天瞎鸡巴闲逛，我才承认，那可能就是我。七月。

在七月到来前，四月飞快过去。四月，加饭离开南方，他没等到雨季正式来临，在一个刷完牙的下午，离开，乘火车回到北方。四月也不是过的像飞那样快，说起来，四月过得不紧，也不慢，不长也不短，就像四月那样。四月过去了，五月才到来，同样干燥的月份，下了几场雨，不大不小的雨。接着是六月，六月也将过去，接着是整个七月。这会儿是七月，张努从南方来，她从南方坐一辆轻快的火车过来。

七月，北方已完全是夏天，阳光灿烂。

阳光一直灿烂，灿和烂，哪个更对，说不清，对一件说不清的事，再好不要瞎说。比如说，非洲中部的草原，一望无际，广袤无边，很久了，没下过一场雨。这是旱季，所有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的动物，包括那些奇形怪状的植物，都在等待7月份最后半个月过去。而真正的雨季，在八月中旬才会到来。在八月以前，6、7月份的日子里，根本没有与水有关的任何迹象。大象们渴得要命，它们一群接一群，迁徙到远处，或一群接一群从远处迁徙来，不知道要去哪。晒昏了头，草原上最大的动物，却不是草原的主宰。而难过、凉爽的夜晚过后，是安静、新鲜的清晨，也是吸取露水的最好时刻。一只薮猫走出草堆，来到稍微空旷的地方。它慢慢靠近一小块松土，像猫那样，前脚提起，轻轻放下，接着其中一只后脚，以同样姿势、速度往前移动。它移动的速度非常慢。它把所有的精神放在眼前的这一小块松土上，眼睛也像猫一样盯着。它全身黑色、光亮而且谨慎。此刻，太阳刚刚全部从地平线升起，一切都是自动的。草原平坦、稳定，整个草原寂静

成一片。而就在薮猫提起前脚，拱起整个身体，打算像一个斗牛士准备给公牛最后一击的时刻，小块松土突然动了一下，一只鼯鼠伸出它的脑袋，不清楚最后，最后，它是不是看清了，从头顶扑向它，那只差一点发疯的薮猫，还是就差一点。不说了。

38、你有情绪，加饭说。

是竖有情绪。小虚看到了，加饭也能感觉到，他自己也有情绪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加饭走出客厅，他去睡觉。三也知道，他躺在客厅的床上，没说话，面对着墙壁。

我有个屁情绪，竖说。他对着酒瓶，喝一口，看着不像那种去过草原的猫。张努走向房间，问加饭，怎么了。没事，睡觉吧。真没事，张努说，没什么吧。没什么，是没什么，我要睡觉，你麻烦不麻烦。张努不说话。加饭说，我要睡觉了。

有两道门，一道是房间门，一道是客厅的门。客厅的声音，要传到房间，首先要经过这两道门。门都关着，但加饭还是能隐约听见些什么。三和竖在对话，主要是他们两个，小虚没说，估计在看电视。在小虚、竖没回来前，是加饭在看球赛，那会儿，三已经躺下，睡了。

时间不晚，也不算早，半夜。

那些农民太惨了，竖一进门就说。后头跟着小虚。

不知道谁，接着说了第二句。

接着说第三句话。

接着说第四句、第五句话。

接着说第六句话，接着说第七句话、第八句、第九句、第十句、第十一句，很多，一个人接一个人，一句接一句，另一个又接另一个，说了很多，酒也喝了不少，包括竖，包括小虚，包括没出去喝的加饭，他也在家喝了。但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第十一句之后，是第十二句。

接着第十三句。

事不过三，事也不过十三，话不投机一句多，这说明他们扯的内容，都是想扯的内容。可竖不是，他不是扯，他是在说，严肃说，不说不行地说。第十四句，竖以站在50米以上的道德高度说，我们又能做什么，我们只知道喝。很严肃，足够严肃。在十五句、十四句之间，很长一段时间，至少有两次攻防转换的时长，都没人说话，电视开着。小虚在喝可乐，他把帽子摘了，他喝可乐，看英超直播，利物浦对纽卡斯尔，下半场还是主队0:2落后。他坐在板凳上，没说话。竖也坐在板凳上，和加饭不同，加饭坐在沙发床上，他没在喝。他正看到杰拉德用脚后根轻轻卸下守门员开出的球门球。三，他一直在睡，但肯定没睡着，他一回来，就躺到床上，一直没动。接着第十五句，十五句轮到加饭说，他说，我们不需要做什么。

操，竖说。也不算说。操，在更多时候，并不是一句话。

接着第十七句、十八句，没完没了。第十九句、二十句、二十一、二十二句、二十三句，时间还早，半夜，第二十四句、二十五句，二十六句、二十七、二十八、29、30，终于30了，事不过30，到三十句，多少会有些变化，三十一句（这句同28句，28句是：竖，这么说吧，最好的情况下，我们也只是一陀屎。）、32句、34句（33句跳过，三突然醒来，说，这句跳过）、三十五句，三十五句结束，不说了。没人接着说。接着，加饭才说了第36句，加饭说，竖，你有情绪。说完，起身，离开沙发床，走去房间。

七月的一天，张努从南方乘一辆轻快的火车来到北方。三把他的房间让给他们，自己睡加饭在客厅的板床。这天晚上，天特别热，像是要下雨，但没有下。竖、小虚喝完进门时，喜鹊刚进一个角球，是卡拉格的乌龙。

39、第二天、傍晚，下了一场雨。

是一场大雨，特别大的雨，比瓢泼要大。加饭说，这种雨只有在南方才会有。这样说，显然缺乏经验。这是他在北方遇见的最大的雨，一场真正的大雨，即使在南方，这样的雨也很少见。

雨正在下。

10分钟前，一滴雨落到三的手臂上。三说，下雨了。三说，又是一滴，雨落在我手上。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加饭说，我怎么没感觉到。傍晚时分，牌局结束。杨黎说，去吃猪头肉，我请客。五人下楼来，走出奥体东门，走到市场夜排档。露天的夜排档，除了猪头肉，还有小龙虾，各种凉快的食物：毛豆、花生、便宜啤酒，食物齐全。快要下雨了。

还没有下。最先上来的，是一盘土豆丝、一盘黄花菜。啤酒，三喊，老板，五瓶啤酒。加饭边上坐着张努，加饭另一边是小虚。三和杨黎挨着坐，圆桌子，一块塑料布摊在桌上。在猪头肉上来时，杨黎问服务员，怎么回事。怎么回事，杨黎说，我说了不要拌。不要拌的，杨黎说，刚才我有没有说过，我说过嘛。服务员站着，他听着杨黎的四川普通话。杨黎说，我说了不要拌的嘛，你走，你走。杨黎挥手，让服务员走开。服务员走开。碰杯，开喝。三说，能听的懂。三问加饭。加饭说，我听不太懂，说得太快。我听得懂，张努说。五个人，五个南方人。他们分布在长江一线，喝同样的水，却说着完全不同的口音。我听不懂，加饭用家乡话说，我听不懂，你们听得懂吗。他们当然听不懂。又是一滴，三说，第三滴了。加饭抬头，看了看天空。灯光下，夜晚的天空更夜，看不太清，他抬头，并没感觉到雨落在身上。加饭，小虚说。什么。你们那里，把下雨叫落雨，是不是。是，是落雨。那下雨呢，怎么说。没有下雨，只有落雨。那总得有下的

说法的吧。好像也没有，雪，也讲落雪，不过雪的发音，和鞋子的鞋相近，落雪。那就是落鞋，杨黎说。是，落鞋，来、来、来，喝一点。

为快要下雨喝一口，倒是第一次碰到。为下大雨干一杯，也是第一次。在还没下雨，快要下雨的时候，大家为它喝了一口。在开始下雨，但还没下成大雨时，竖来了。他把打包的塑料袋，往桌上一扔，说，真他妈没意思。说完走了。这时，三说，已经下雨了。加饭也感觉到，雨落在身上，雨不大，大家都没走的意思。要走吗，加饭说。不走，这样刚好，小雨舒服。

等竖回来，杨黎说。

等竖从厕所回来，雨已经不小了，但还不算大。竖回来坐下，坐在杨黎、张努中间。他一坐下就说，真的，没什么意思，女人这种东西，太女人了，她们太女人了。

旁边桌上已经有人走了，雨开始慢慢下大，慢慢地，一颗接着一颗，一个人走，一桌子人也跟着走。杨黎说，恭喜你，竖。好吧，竖说。提起杯子，但没喝，而是放下杯子，点起一支。恭喜你老婆回来，来，喝，杨黎说话。他喝了一杯。竖没说话。他喝了一口说，都挺好的，一开始都挺好的，包括吃饭、聊天什么的，都很愉快，就是最后没来。她不愿意来，我就生气了，竖说。竖说，朋友喝酒，她不来，这多烦，这算什么。是很烦，杨黎说，来，喝。来，张努，你也喝一杯，杨黎说。张努喝了一口，她端起杯子，爽快喝完剩在杯里的酒。喝完，慢慢放下杯子，放在桌上。她看到加饭也喝了一口，还没等加饭把杯子放下，她就取了过去，重新倒上半杯。

5个人，加上竖，各自喝了一口。

雨在什么下大的，反正它是突然下大的。加饭喝一口，放下酒瓶，雨突然变大，不但雨，和雨一起来的风，比雨还大。一开始，雨比瓢泼小一点，可马上就有瓢泼那么大，紧接着比瓢泼还要大的大雨就这么从天上倒下来。

这么大的雨，想逃都逃不掉。  
来，杨黎站起说，我们为大雨干一杯。

40、对雨的思念，而我更多的是担心。

夜深了，房间很安静。大雨已停，雨却没停，雨由大变小时，它还在下。这场从傍晚突然开始的雨，一直下到深夜，并没有停下的迹象。在北方，雨是特别的事物，雨从高处下落，落在街上，深夜的街道没什么人，也没人在意，雨落在窗台，窗户开着，站在窗前的人正点起一支烟，不说话，只是听着雨的声音，一种雨打在窗台，发出的干脆、清晰的声音。只有这个声音，房间里，除了张努的呼吸，只剩下这种雨声，清脆、干净，仿佛只有下雨才能发出这种声音。夜很深，他们都睡着了，小虚、竖睡在客厅的沙发床上，电视开着，三面朝墙壁，他睡靠墙的板床。加饭还没睡，他翻身起床，走去客厅，把门关上，接着走到窗前冒烟。安静的夜晚，他一推开窗，就听到这种雨声，清脆、干净，再仔细听，好像又很复杂。

41、啤酒瓶就放在窗台上，窗户是打开的。

窗台上还有一盆花，一盆菊花。叶子不大，很少，没经过修剪，简简单单摆在窗台上，不像房间内的摆设。这盆花很好看，至少在加饭看来，的确是这样的。加饭坐在沙发床上，看看花，也看看窗外高大的树木。

此刻，七月的下午，一个大酒之后的礼拜六。还没人起床，也可能很早醒来过，没一会又睡。竖总在7点醒来，7点下床。一醒来就起床，这是他的习惯，醒来喝一瓶，不到中午接着睡。不知道他醒过没，他睡在沙发床的外面，小虚靠墙睡在里头，三还躺在床板上，仰面躺着。和杨黎一样，肚子白乎乎翻在外面，没盖上被子，不同的

是，杨黎睡在小客厅，003走后，她并没把铺盖带走。一个7月下午，客厅安静，安静是因为只能听到窗外的知了声。发更，早，时代的酷儿，竖说。他的脸因为酒，看着有些浮肿，他低沉、沧桑的嗓门也因为酒，听上去喉咙深处含着至少100顿痰，竖说，这么早。

早，加饭说。

多早。

还早，1、2点。

那是还早。

的确，谁说不是呢。

嗯，一个够早的下午。竖点起一支烟，盘腿坐着，握烟灰缸的手搁在腿上，没人会觉得他不是一陀佛，不是佛，至少也是他亲戚。苏格兰要过来，竖说。

谁。

苏格兰，他说要过来，在下午2点50左右，他说这个点到。

苏格兰是谁。

你认识的，苏格兰。

不认识，不认识鸡巴什么苏格兰，你认识。

是的，我认识，你不认识，那只好我认识。竖整个脸浮肿成一副浮肿的脸，加饭走到镜子前，照一小会儿镜子，走回来，坐到沙发床上。客厅很乱，烟雾太重，而阳光很好。下午的阳光从窗户照耀进来，照耀在那些翻滚、又转瞬即逝的烟雾上，很容易让人想到入世，一种入世、恍然的感觉，也可能是出世、但依旧恍然的感觉，这么想，它很可能就是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。好吧，加饭说，就当认识好了，反正又不要钱。

42、三。

三一出厕所，就出门，背上他的书包。

他干嘛，是不是又去加班，杨黎说。

不是，他说他去爬山，香山。

爬山，幽默。

他说他要减肥。

三起床，走去厕所。加饭整理桌上的碗筷，洗好碗筷。接着扫地。那会儿三还没起，竖也睡着。他尽可能小心整理昨天中午留下的碗筷，竖醒来时，他刚好收拾好桌子，但还没开始拖地。竖说，苏格兰过来打牌。刚好，这张桌可以用来打牌。三？怎么说呢。他起床，或者睡觉、走路都是三。也就是说，三的主要问题是孤独。三起床，走进厕所，厕所门开着，他蹲在马桶上，就好像一个孤独的三蹲在马桶上，不说话。他一直蹲在马桶上，不说话，至少在杨黎起床前，他还蹲在厕所，看上去是为了一种好的孤独。这就是三，一个白羊座。

43、在革命年代，没人打麻将。

照旧，弹涂鱼坐在西家，对面是竖。麻将牌已洗好、和好、整理好。四条麻将镶嵌在桌上，不紧、不松。桌两角，放着两只烟灰缸、两盒还没拆开的香烟、四只火机。这次杨黎先开牌。他是东家。

加饭坐在杨黎对面，靠沙发床的位置。客厅里，五个人，小虚还在睡，他应该能听到，四个人已开牌，杨黎扔了一个3点，3点捉。这个时候，刚好下午的三点半，电视开始插播广告。杨黎扔出一张五条。他扔出一张五条，点上一根中南海点8。没有比他手上的牌更好的了，一副好牌。在仍出一张五条后，杨黎说，在革命年代，是没有人打麻将的。杨黎扔出五条，大蝨吃五条，他打出一张发财，加饭碰。加饭打出红中。竖碰。

第一圈，没有人摸牌。竖碰完，打出一张北风。

打掉北，就不背了，竖说。慢吞吞整理手头上的牌。

一个反应很慢的孩子，有时看着，他是一个拥有一米八零身高反应很慢的孩子。杨黎摸牌，还没看，又把他仍出来，一张五条，和上张一模一样的五条。弹涂鱼吃，他才吃四六夹五条，又吃六七条。多谢，弹涂鱼说，太牲口了。杨黎没有说话。他停了一会儿，说，我为什么会打这张牌。杨黎说，老天有眼，我输不起啊，老天有眼。第一盘牌，弹涂鱼胡，加饭点炮。杨黎把牌推倒，是一副七对子，单听，胡八万。只是没人打八万，连万字也很少打，洗牌。你谁，加饭说，我认识你吗。真他妈牲口，弹涂鱼说。

第二盘，弹涂鱼庄，他刚掷出色子，小虚就醒了，他一醒来，就从床上竖起来。谁赢了，小虚说，现在几点。刚开始，加饭说。现在是在唐朝，弹涂鱼说。打出一张三万。我知道，小虚说。古人，你已经睡了差不多一万年了，竖边摸牌边说。我知道，小虚说，我总是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，我他妈的上厕所。赶紧的，弹涂鱼说，太牲口了。碰，弹涂鱼说，他碰掉竖打的三万，不仅碰，还是杠。发更，杠上开花，弹涂鱼说。有杠，但没有开花。弹涂鱼摸了一张字牌，又打出字牌。生活大概就是这样，发更。弹涂鱼说。他喝一口啤酒，又喝一口。生活，的确、大概就是这样的，加饭说，生活就是打出西风，摸回一张南风。哎，竖说，生活，就是摸回一张四万，刚打出三万，接着打九万。九万，竖说。你们啊，杨黎说，幽默，真幽默，九万。杨黎打出一张红色的九万。这是这盘出的最后一张。碰，加饭说，胡，对到。

这也是最后一张九万，加饭手里还有两张。

电话响了，小虚从厕所跑出去，去接电话。

44、失去恋爱、混一色、规矩，以及挂在小虚脖子上的狗项圈。

一二三万、四万、五万、六万、七万、八万九万。九张牌，三南风，西风一对，弹涂鱼胡。一条龙，外加混一色，翻八倍。发更，小虚说，停了停，他说，苏格兰。小虚停了好久，才说，苏格兰，我来打一把，我失恋了。打牌的规矩：1、不要和敌人打牌，也不要和陌生人打。

2、打牌，不是为了输钱。

3、好牌要像好牌那样打，坏牌也是。

4、弹涂鱼说，想要胡，必须心中有牌。但杨黎不是这样说的，杨黎说，我心中无牌。加饭打出白板，杨黎碰。幽默啊，杨黎说，其实我早就超越了有牌无牌，那是1983年冬天，我对自己说。那天肯定下了一场大雨，竖说，不是大雨，也是大雪。幽默啊，幽默。杨黎说，那天下了雨，还下了雪，那是1983年的冬天，一个下午，我站在我家阳台上，你们猜发生了什么事。没发生什么事，我猜什么事都没发生，加饭摸起一张白板，叹了一口气，扔出白板。幽默，杨黎说。

打牌规矩第五条：不要在牌桌上借钱，这会转手运气。当然，更不能在运气好的时候换人。能多赢点，还是要多赢点。小虚换下弹涂鱼，但运气并没转给他。3圈过后，小虚没胡一把，反而点了几炮。弹涂鱼说，还是让我来。小虚说，站一边去。牲口，弹涂鱼说。小虚说，没事，苏格兰，我没事。

你没事吧，杨黎说。没事，小虚说，鸡毛有什么事。别这样，加饭说，这事儿伤感，小虚，你说是不是。发更，小虚说。摸牌前，他先点起一支，他起上牌，三个人都等着。发更，小虚说，又是三条。三条，谁敢要，小虚说。没事，加饭说，没事儿。弹涂鱼说，没事小虚。他拍拍小虚肩膀，说，打5筒。事情就是这样，小虚说，加饭，你说是不是。你说算了，加饭说，打出5筒。加饭

说，苏格兰，你鸡巴是不是能看到我的牌。加饭，就你弹，小虚说完，扔出一张八条。我知道，加饭说。他也扔出一张八条。我知道，加饭说，不就是失去爱情么，你说的是吧，虚。扯什么，竖说，搞半天，没我什么事。虚，没事，竖又打出一张三条，这已经是第3张三条了。加饭没胡，他想自摸一把。竖说，谁敢胡，我跟谁急。加饭当然不敢胡，是杨黎胡，小胡。

这把牌竖点炮，二四夹三条。早就说过，不要打三条，小虚说，不要打三条，你就是不听，你看看现在，我说过打三条不好。明白，竖说，小虚，我能理解。能理解，弹涂鱼说，小虚，让我来一把。我还是继续吧，你们对我实在是太好了，我他妈的永生难忘，我不会忘记你们的。小虚，加饭说。还没说完，小虚就接上话，他说，啥也别说了，我知道。

至于他的狗项圈，没什么可说的。一个人在脖子上挂这么一个东西，总有它的道理。

45、七点过半，牌局结束。

杨黎说，我回去。妈批，我好几天没回了，杨黎说。弹涂鱼说，那我也回。回去干鸡毛，小虚说，你那个破苏格兰小镇，真有那么值得留恋，小虚说，如果你走，我跟你走。好，牲口，弹涂鱼说。

你呢，加饭问。我想想，竖说。他想了想，说，我也出去。我算了，我想学习一下怎么烧菜，加饭说。你不去吗，厨师。不去，加饭说，不去了。我想去买点菜，去市场买点抒情的绿色植物。我有些累了，我想拿着刀铲，坐在烟雾中。发更，累个屁，小虚说。是啊，这年头，我就是放屁都有点累，加饭说。加饭说，我放屁，这不算抒情，小虚，这算不算。你说了算，小虚说，我独自去抒情。说着和弹涂鱼走出门去，这时，杨黎已下楼，只有竖

还在整理头发。他换了件新衣服，把剩下半瓶啤酒放回冰箱。

鱼缸放在冰箱上。几条鱼，只有白吃停在角落，不动。

你不出去，厨师。

不知道，但作为一个好厨师，他最好呆在厨房。

那希望你把菜炒得响一点，再见，厨师。

好的，再不见，硬座。

再不见，皮带，希望你不要在市场买回一头大象。

我知道，我清楚，我明了得很，再不见。

那就再不见，拖拉机，照顾好自己，你已经不小了，但此刻，天微微的凉快。

我知道，见不再，如果你喜欢把衣服往反里穿，我想，你肯定可以，我是说，你能在星期六、也许是礼拜天，老大复活的日子，总之某个下午，钓到一条好鱼。发更，见不再，厨师，我已被你完全没必要地掌握了。

见不再，你知道的，一切都在控制之中。

46、在非洲，有一种会飞的蛇。

出去的人还没回来，屋里没人，只有几条鱼。给鱼喂好食，加饭回到客厅，坐在沙发上。晚上，还不算太晚，出去的人，一个都没回来。

电视开着，电视上，解说员在解释一条会飞的蛇。画面里的那条蛇，样子普通，但的确会飞，从一棵树的树顶跃起，飞到三百米外，另一颗树的树顶上。也许那称不上飞，更多的是一种滑行。一期关于动物飞翔的特别节目，一些古怪的动物。

出去的人，还没有回来。张努在下午出门，她出门，还带了一把伞，她还没回来也许这晚，他们都不会回来。重新打扫过的客厅，不算明亮，但很干净。加饭换了一个

合，那里正在讲海洋生物，旁白说，用不了几年，水母将接管海洋。400米以下的海底，光已无法到达，一个充满危险的地方。这和海面上的情况不同，海面上，天空明朗，海面接着蓝的不能再蓝的天空，望不到边。一支由脱拉斯人组成的船队，扬起帆，开往太平洋深处。不是去报仇，他们是一支经验丰富的捕捞船队，正在追赶一群会飞的鱼。一种在海面上快速游行，突然就起飞的鱼。深蓝、无边的太平洋，鱼像蜻蜓那样平稳，一群鱼的奇怪时刻，镜头慢慢推进，一群鱼窜出海面，迫不及待起飞，带着水花，飞在海面上，它们身上奇特的翅膀，彷彿鸟的翅膀，看不出，那是究竟是鱼，还是一种鸟，就在这时，画面定格，接着出现大批制作人员名单。

出去的人还没回来，一个都没有，也不知道这晚，他们是不是还回来。关上电视，点起一支，加饭离开沙发，走到窗前。夜色模糊，街上没什么人，很安静的街道，天空也静静的，很黑。7月的夜空，像是要下雨，有一点点热，一盆花摆在窗台上，没觉得有多奇怪，总体感觉还不算坏。

二、和麻雀相比，张努更像一只猫。



47、杨黎说，在四川话里，猫指的是鸡，也就是妓女。

我问小虚是不是，小虚说是。

那猫叫什么。

猫就是猫。

张努当然不是鸡，她也并不是猫，她只是像一只猫。在阳光下，她像一只麻雀，在雨中，她却更像猫。我希望她更多时候是在雨中，因为她是雨季里的女人。

张努21岁，她还小。

48、吉林大厦熄灯的正确时间，是凌晨的一点。

我躺在床上，房间灯关着，这时所有的光亮都来自窗外，不见得多亮，但有总是好的。张努坐在床上，床沿摆着电脑，她在上面敲些字，又删掉一些，接着敲下一行，不说话。她把被子裹在有些发凉的身上，停一会儿，点上一支烟，接着在键盘上敲几句。

在夏天刚来的时候，我们从柜子里拿出凉席，铺在床上。

我躺在床上，抽着烟。房间暗淡，没什么特别光亮的东西，除了一颗烟头，忽明忽暗的烟头，柜子上的镜子，也反射着一些光线。不是太晚，我还不够疲倦，无法入睡。在夏天还没到来前，张努还在南方。她一来，就夏天了。她来时，带来2床被子、1张竹席、一把牙刷，别的似乎什么都没带，别的似乎也没什么可带。她一来，夏天就来临了，她把凉席铺在床上，铺好后，走去洗手间刷牙。她把牙刷塞在嘴上走到房间，这时我可能已经睡了，要还没醒来，她刷牙，推开窗户，在窗前站会儿，也可能走去厨房刷牙，或者倒一杯水，有时，她走去厨房就是为了倒一杯水，或者让一只碗掉在地上，也可能是往地上摔碎一个杯子，当我在房间听到厨房传来这种声音，我还是无法判断，有时，她去厨房，只是为了让自己摔上一跤，或是在厨房问我，妈妈，明天陪我去游泳吗。21岁，她还小，我经常祈祷她有所改变。她抽烟，我祈祷她抽慢点，不要一根接着一根，她出门，我也祈祷。我祈祷她在雨天最好带上雨伞，她很少带伞出门，特别是在雨天，她更不喜欢，我只好继续祈祷她的这种喜欢。有时，我仅仅祈祷她早点回到住处，而不要像一只猫那样，天黑了，还在外头晃荡，而有时，天黑了，她才出门去。不知什么时候回，她也不说什么时候回，我躺在床上休息，天一黑，她就出门去。这时，竖可能正在厨房做饭，小虚还在睡。我躺在床上休息，等她回来，祈祷她不要有在街上晃太久的

习惯，指不定，她什么时候也就回了，带回一包鱼食、一袋吃的差不多的爆米花什么的，也可能很晚才回，那种时候，她很可能学习游泳去了，我祈祷她少喝点水，游得快一些。有时是星期五，星期五不是游泳的好日子。我说过，不要在星期五游泳，可张努无所谓星期几，她突然想起要游泳，就会去出门游泳，即便那天是星期五，她也无所谓，她喜欢在星期五游泳，这是她的习惯。我时常祈祷她不要在星期五去游泳，因为星期五不是游泳的好日子。有时是7月的有一天，也是星期五，她没去游泳。我们吃完晚饭。我们是小虚，他刚把碗放下，坐在沙发床上、还有竖，他没喝完，他还在喝，喝得很慢，而我已吃好饭，也喝完酒。我坐在椅子上，对张努说，哥们，麻烦你把碗收一下。她没说话，起身收拾碗筷。有时，她表现得还算安静。我问她，要不要去游泳，我可以陪着去。她说，今天不想游，今天是星期五吗。今天好像不是星期五，她说。她总记不住这天是星期几，她喜欢忘记这天是礼拜几，对她来说，这天是礼拜几没多少意思，重要的是，这天是不是礼拜五。礼拜五，她习惯去游泳。她收拾好碗筷，她把桌子擦了一遍。我、小虚把桌子抬起来，移到靠墙脚的地方，放平稳，把桌上的酒瓶放到地上。她说，我不想游泳，不过可以出去晃晃。老头，她说，我们出去走走。收拾好碗筷，洗好碗筷她说。我们走去奥体东门附近的公园，反正我也睡不着。出门前，我问小虚去不去。小虚说，发更，干鸡毛。这样，就我和张努去。我没问竖去不去。我说，走吧。她说，稍等，我要先刷牙。我祈祷她刷得快一些，在刷牙时，手上不要夹一支烟。有时，我们下楼梯，走出小区，走到马路上，穿过马路，为的是去附近的公园散步。7月那天，吃完饭，我们去公园散步，而不是陪着她去游泳，因为那天可能不是星期五。张努喜欢在刷完牙后，才出门去散步，这不是说她喜欢散步，她只是习惯在刷完牙后出门，她总是说，稍等老头，或者等等

妈妈，等我刷完牙。我只好等着，祈祷她有所改变，不是么，张努21岁，她还小。公园的小路上，她挽着我的手臂，我有些累。我告诉她，我累了，不要挽着。她不说，还是挽着。我说你还不如去游泳。她没说话，像一只猫那样小心走路。这种时候，我也没有祈祷。我想起来，我好久没散步了。我和三坐公车上上班，下了班，我一人坐小36路回奥体东门，我没有散步。我们很久没散步了，我对她说。她说，是啊，我们是很久没一起散步了，老头，哪天我们去动物园看动物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有时，她在厨房烧饭，她会拿着铲子走进房问，你在干嘛，小老头，哪天带我去动物园走走。她总是这样，炒菜时，一只手上还夹着烟头。我说好，也没说答应，我说烧菜时少放些盐。她也不生气。张努不习惯生气，这是她的好习惯之一。她又把手挽到我手臂上，换了一只。我没说话，从脖子取下毛巾，擦汗。两人走进公园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去公园散步，是因为晚饭后，她没去独自出门游泳。突然也会有这样的时候，张努穿着一件我喜欢的衣服，而她的头发也刚洗过，看着很舒服，像一只雨中的麻雀，当然更像一头雨中的猫。那种时候，她会问，陪我去游泳如何。我当然说不行。但至少，我说，我可以陪你去公园晃晃。很少有这样的时候，我们来到附近的公园，坐在一处池塘边上，我感到舒服，因为她穿着一件漂亮的衣服，还洗了头发。我时常祈祷张努少穿些不着调的衣服，我为什么要祈祷这个，我并不清楚，也许她更像一只猫，而不是麻雀，而她说，我更喜欢河马，或者大象，我想，这不太像一个原因。是吗，她问。她也不是在问。我说是啊，你为什么总是穿那些不着调的衣服。她不再说话，在贫穷的年纪，这没什么可说的，21岁，张努还小。我躺在床上，抽一颗就快抽到尽头的烟头，张努坐在床沿，在电脑上敲字。老天保佑，我想，我祈祷老天保佑她，写出她需要的句子。她总是写不清楚一句话，当她写到一条鱼，她会问一条

鱼，为什么会在树上，她说不清。她会问，妈妈，你知道河马的怀孕期是几个月。有时，她走在路上，打电话问，妈妈，为什么一条鱼会出现在树上。我说这他妈重要吗。她说重要，这很重要，你知道河马的怀孕期有多久吗。我懒得祈祷，老天保佑。关于鱼为什么会在树上，而不是别的地方，这很重要，至少对她来说，这要比星期五独自去学习游泳重要。老天保佑，那种时候，我总是祈祷老天能保佑她，这要比祈祷她在雨天带上雨伞更为迫切。鱼为什么会在树上，她老是这样问，她可能忘了自己可能就是一条鱼。她站在天桥上，天桥上最中间的位置，她从桥的一头，走道另一头，再从另一头，走道桥中央，接着突然像一头猫那样，突然停下，问，鱼什么会出现在树上，老头，你说说看。好像除了这个问题，她没有别的问题了。她只剩下这个问题，鱼为什么会在树上，这是一个问题吗，她很可能忘了，自己就是一条鱼。她可以去做点别的事，喝水，或者去厨房刷牙，要不就站在窗前刷牙，她不需要总是问我，妈妈，你知道么，鱼为什么出现在树上，这是什么原因。她其实还有别的事可以去做，我祈祷她去做点别的事儿，比如，她可以去市场买盆花，买花顺便也买点鱼食，给白吃吃的鱼食，她不需要一回家，就坐在电脑前，写一条鱼，要不就转身问我，妈妈，你知道犀牛的哺乳期要多久。没这个必要。她可以去小客厅喂鱼，她从来不去喂鱼，而我跑去喂白吃时，竖总跑过来说，别喂了哥们，我已经喂了。喂了很多，竖说，我已近喂了它一个下午。我就问竖，我说，竖，你知道么，鱼为什么会出现在树上。发更，竖说。鱼为什么会出现在树上，而不是别的地方。这是什么问题。其实，她也可以去买点新衣服，她总是穿一些不着调的衣服，在夏天最热的时候，她应该穿最夏天的衣服，而不是穿着春天的厚衣服，她也不在乎。仿佛除了鱼和河马、河马和犀牛、大象这些，她从来没有想过别的，她总是一回到家，就坐在电脑前，点上一

支，写路上看见的一朵花，一条鱼，要不就为什么是一条出现在树上的鱼，而不是2条以上，她就是不知道，她自己很可能就是一条鱼。而我总是祈祷她是一只猫。为什么不呢，小虚说，当然，小虚说，鱼就是出现在树上，难道它还出现在水里。她说，你说的对，小虚。小虚总是对的，她对我说，小虚说的话总是对的。她说，你现在知道了吗，老头，为什么鱼出现在树上。那种时候，我就祈祷她赶紧睡觉，在睡着前，尽可能少抽几根，并祈祷她多琢磨些美好点的事物，而不是奇怪的东西。我说，你就不能想一些美好、而不奇怪的东西么。什么，有时张努趴在栏杆上，低着头往下看，像一只低头往下看车流的猫。我说，你就不能想一想，并不是每件事都是奇怪的，也有些美好的事。是啊，她说。就没再接着说了，她像一只猫那样，趴在天桥栏杆上，低头看着车流。也不说鱼，不说树，她不说鱼为什么挂在树上，有时候，她不喜欢说话，她什么都不想说，这也是她的习惯之一。我琢磨着，这也许就是，她为什么叫张努的原因，她21岁，21岁小吗，好像还小。她不再说话，只是在天桥的两头之间走过来，又走过去。她走到桥的边上，不再走远，这个距离刚好，刚好像一只猫。不知道她想清楚没有，不管她有没有想清楚，她站了一会儿，拉着我的胳膊，走下天桥。这时她21岁，她还小。这问题不能等到20年后，还没想清。20年后，她41岁，我已经43了。我无法想象，41岁的张努的样子，她是不是还像一只猫，我无法去想，如果不在这里，我们会生活在哪个城市，如果我们不在一块儿，她会离我有多远，这种远有多少距离，是不是不会超过一个房间的长度。20年后，2024年了，43岁，站在天桥的上张努会是什么样子，是不是还想一只猫那样，趴在栏杆上，又或者从天桥的一头走过去，又从另一头像一头猫那样走过来，又走过去。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那会儿，她是不是还没学会游泳。她是不是在刷牙时，手上还夹着一颗烟头，

她是不是出门不带雨伞，特别是在下雨天出门，她是不是依然保持不带雨伞的习惯，一种喜欢雨水的习惯。烟头忽明、忽暗，我躺在床上，看她的背后，看不出这些。这或许和雨水有关，因为张努是雨季里的动物，雨中的一头猫，而7月，是一个雨水相对丰富的月份，7月的第3场雨，我记得，它下在景山公园。在我们走到公园前，它还没开始下。而当它一颗一颗往下落时，我们正走在公园的走道上，她像一头猫那样，走在公园小径上，一直走在我前头唱歌。老天保佑，我祈祷她不要唱歌，特别是在雨中，她总是喜欢唱一点忧伤的歌。她在愉快时，唱一些忧伤的歌，在她难过的档头，她唱的歌，会比她还忧伤，而在她忧伤的情况下，她几乎很少唱歌，她抽烟，或不说话，一言不发。21岁，在她21岁到来时，她变得越来越少唱歌。她变得繁忙。白天出门上班，晚上，一回家就着手做饭，如果她不在电脑前敲键盘，她一回到住处就会开始烧饭，在有空的星期六、星期天，如果不去游泳，她很少在星期6、7独自去游泳，她就会出门，和朋友上街。她不再像20岁时那样，没事儿就唱歌，21岁来临时，她很少唱，只是在她做饭、炒菜时，她唱得多点。她总是在往锅里放盐、放辣椒时，唱点什么，她把油烟机打开，往半熟的土豆撒几颗花椒，这种时候，她可能突然想起要唱点什么，也不一定唱，也可能是哼点什么。她哼着点什么，走到房间里，我可能正躺在床上休息，她问，老爹，什么时候带我去动物园。我说明天。她越喜欢这样，我就越担心，我担心她把菜炒坏。也不是很担心，我更多担心的，是她把烟灰落在锅里，她总是用夹着烟头的手炒菜，我祈祷。她有时，喜欢走我的面前，问我要烟。她说，一根，就一根。她竖起她的食指，说，还差一根。不像问，更像征求我的意见。我没有说话，也不看她。这表示，我并不反对这种习惯。我不反对张努的所有习惯，我只是祈祷。在她烧菜时，我祈祷她少放点盐，而不要整瓶、整瓶往锅

里倒，这是她的习惯，我祈祷她尽量不要独自出门，除非去游泳。她习惯一个人出门去，一个人去街上买点食物，习惯一个人坐公交回家，习惯在不太熟悉的城市，习惯性地迷路，她可能习惯多吃蔬菜，而不是苹果，她会觉得蔬菜不好，而吃苹果是她在南方就形成的习惯。我不清楚，她是不是习惯了我大分贝的说话方式，她会说，老头子，少喝点。还是因为我的缘故，才让她变成容易暴躁的猫。我想，她是习惯了，下雨的时候，不带雨伞，和我一样，习惯在走路时，想到晚上炒个什么菜。她一直没告诉我，为什么她习惯站到一些很高的地方看天，要不就是因为，她对天空的理解，和我有很大区别。我看到，在她的日记里，我看到她并不习惯去爬山，她可能习惯和朋友一起去爬山，带着爬山的心情去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我想不起，她为什么不在阳光泛滥的下午，去外面散步。她也许就习惯这样。她习惯说，等我一会儿，我马上回家。这样的时侯，她大概会在20分钟回到家。如果她说，我过会回来。那她回家的时间，大概需要1到2个小时。而如果她说，晚上我不回了，那她肯定不会回来。她会在半夜过后，给我打电话说，我不回来了，在朋友家。她习惯让人等待。等待她说话，或者，等着她买回一件难看的衣服，或者，老天保佑，她习惯炒土豆时，拼命放盐。竖说，盐放多了。她就说，我把糖当成盐放了。她喜欢这样，也习惯这样。切肉时，把肥的、瘦的分开，她越是喜欢，就越变成一种习惯。也没什么，习惯么，至少，在三、两个月内，因为她喜欢做饭，她学会了炒菜，这是好习惯。她的好习惯，还有喜欢干净，一天刷三次牙，洗一次热水澡，习惯对我说，老头，或说，喂，老头子你在干嘛，也习惯说，妈妈，星期六带我去动物园怎么样。我说好的。她习惯隔三天就洗一次衣服，她习惯打扫客厅的卫生，却从不打扫卧室里的垃圾。她还习惯说，酷、好酷、真是太酷了。她习惯像男人那样说话，而在抽烟时，却完全是个女

人，她抽烟时，习惯把烟气直接喷到对方的脸上，我不能表现出愤怒，我只能祈祷，我祈祷她快点22岁，21岁，她还小。她理解我愤怒，正在愤怒时，为什么总是不说话。她了解我的这种习惯，这也成了她的习惯。她对我了如指掌，而我根本不知道，她在想干什么。她有时候看着绝对不像一头猫，她看着简直就是一头不知从什么类地行星跑来地球的猴子，当然，她不喜欢猴子。每当这种时候，我除了默默祈祷，还告诉她慢些，你做什么事儿不能慢些么。她说算了吧，小老头。或者她说，算了，哥们，管那么多干嘛。她说算了，等于什么都没说。我又能说什么呢，不管是好的习惯，还是坏习惯，是复杂的，还是随便的习惯，这些都是她在21岁的习惯，21岁，她还小，我经常祈祷她赶快渡过21岁。我想，在她老了以后，她也许只会有一种习惯，那就是变得安静。阿弥陀佛，老天保佑，让张努变安静，似乎只有一种办法：落雨。是落雨，而不是下雨。因为张努是雨季里的女人，她是雨中的猫。一只猫在厨房做饭，外头在下雨，她把菜炒得很响，她听不见，而那会儿，我可能躺在床上，已经闻到了饭菜的香味。也会发生这种情况，我走在街上，雨从天上落下。我说，快要落雨了。没等我说完，雨就从云的高处，直接掉落到地面，迅速消失，而张努可能正在厨房炒菜。雨从天上落下，这暗示着我必须快点回家，而不是在街上多作停留。在北方，雨是神秘、奇怪的事物，它代表着丰收，有时也代表想念。这种想念有远，也有近，近的就眼前，比如我看到张努走在我前头，像一只雨中的猫那样小心走路，而远的已经到了天上，比如那一刻，我看不到她，不知道她是不是也在回家的路上，在雨中散步。对于落雨，对于和张努有关系的那些雨，我对它们的回忆，很多时候不在眼前，更不在远处，我无法说出这个词，不说了。我这么想，雨从天而将，一头猫奔跳着回家，在一场大雨到来之前，这总有它的原因。一个人想要敲门进去，一个人

从里面，把门打开，站在门外的是一个熟悉的人，她看着像一头雨季里的猫。这件事，在北方，还很陌生。外面落雨了，我说。你没有去爬山吗。我说，我以为你把饭烧好了，我一下班，迅速回到家中。我说，知道吗，我想起落雨和下雨不同。我知道，张努说，鬼个不同。她站在门口。她竟已经学会像我那样说话。我说，我要进门了。我没有说，落雨会让你变安静。可能因为这天，她穿了一件舒服的衣服，一件黑颜色的汗衫。这说明这天，她心情不坏。往往是在这样的时候，她能表现得像一只猫，它在房间里，最需要做的事，就是坐在床沿，斗会儿地主，顺便等待晚餐到来。七月快要过去，最后一场雨，我记得从28号开始，整整下了2天。等到30号的早晨，雨才开始变小，变慢，在张努起床那会儿，突然停了下来。她推开其中一扇窗户，看了看外面，接着继续昨晚没打完的牌。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，某天下午，电话响了，对方问是不是叫张努，我说，不，不是，我是加饭。那人就说，那叫张努接电话。我问他有什么事。他说，你叫张努接电话。我推开窗，外面已经下雨了，张努还躺在床上，昨晚，她睡得太晚，而我做了好几个梦，早早醒来。我没有和竖、弹涂鱼去钓鱼，我们一直在家里喝。这会儿，快下午两点过15分，张努还睡着，她没有醒来的意思，可一个我不认识的男的，打电话找她，我就只好把电话按掉，继续喝。外面在下雨，一只猫却躲在房间睡觉。这是她的事，与我无关。第二天，她去上班，她说工作的地方挺远的。我说，好。第二天早上，她穿戴整齐，出门去了。出门前，她说，晚上你们自己做饭，她说，我晚些时候回。第二天黄昏，我坐在公园附近，人行道的石头凳上。我不饿，我一点都不觉得饿，我坐在凳子上，旁边坐着一个老头，我看不清，有些晚了。我坐在凳子上等她回家，她有打开门房的钥匙。我只能坐着等，等天一点点暗淡，很好的天空，没有雨，也没有要下雨的感觉。或许这种时候，我应

该祈祷下一场雨，我走累了，从公司一路走回奥体东门，在门口，我敲门，没有人应，我继续敲门，没有人应。要是小虚还睡着，他根本不会醒来，竖估计也出了门，喝去了，张努去了她说的远处上班，她不会那么快回家，我也不祈祷。我坐在凳子上，看见一只猫从街上穿过，当这只黑色的猫从街上穿过，对面的街灯才亮了，同时亮起来的，还有人行道上的路灯。它们一样昏暗，就如同刚结束的黄昏。我坐在凳子上，舒服极了。我在等待一把钥匙。到七点，我等的人终于出现。她穿过一个十字路口，向我走过来，我却并没有注意到她。那个时光，我正在看人行道上的交通图，街上的灯亮了，同时亮起的，还有人行道上的广告牌。有人从背后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右边的那只。我回过头，吓了一大跳，我说，这个人是谁呀。张努站在我面前，她衣服干净，样子疲倦。她的肩上背了一个包。她问我在这里干吗。我在等一把钥匙，我说。老天保佑，我不知道会在这儿等到你。那你现在知道了。是啊，现在才知道。你知道什么。我不知道，我说。我知道什么呢，我几乎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一只猫为什么会走过马路，不知道路灯在合适的时间突然亮起，我不知道会不会下雨，下了雨，那只猫还会不会从街上走过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的，还有张努睡不着。那天晚上，很晚，1、2点。我看到电脑上的时钟是1点23分。我把窗户打开，房间里全是烟雾。我打开窗户，把窗帘也拉开，外面很安静。这是一个安静的晚上，在白天，我想不到夜晚会如此安静。张努睁着眼睛，眼睛望着天花板。你在干嘛，没睡着。没，她说，我要睡了。我根本不知道她在想什么，就像此刻，我躺在床上，听着她在键盘上敲击出的声音，她在想什么，只有她自己知道。她的左手夹着一支中南海，提起来抽一口，又放回到键盘上敲点什么，她总是这样，抽一口，也不管烟灰怎么落在键盘上，抽一口，把烟气吐的到处都是，这种时光，我总祈祷她抽的慢一点，

她抽的太多了，一个女人手指间夹着一根中南海，抽一口，在键盘上敲几句，停一停，接着敲几句，抽一口这种白色过滤嘴香烟，抽完一支，马上接上一支，夹在食指和中指前面的一节，停一会儿，有时也不停，继续在键盘上敲些字，更多的时候，不在炒菜、刷牙，不写作时，她只是空抽，也不说话，坐在一把椅子上抽烟，表情严肃，目光暗淡无光，也可以说，她没有任何表情，一双眼睛夸张的大，再往夸张里说，她的眼睛有两个月亮那样大，也就是两只眼睛，加起来有四个月亮那么大，她睁着4个月亮大的眼睛，没有表情，坐在椅子上抽烟，一根接着一根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也不想猫的一种，我不想知道她有多愤怒。这没什么，与抽烟相比，愤怒顶多也只是她一种习惯，说起习惯，张努习惯抽烟，但并不习惯喝酒。与抽烟相比，她喝酒没有抽烟来的习惯，有时，她蹲在一堆草丛中，歪着头，往天空的方向看着。行了吗，我问。我拍拍她的脑袋，问她，行不行。还好，她说，我吐完了，老头，我没事。每次喝酒她都这样。她喜欢喝，但不会喝。一个不会喝的人，却很喜欢喝多，我不知道这是不也是一种习惯，反正没有猫会有这种习惯，女人喝酒，自带三两，可她的酒量，绝不会超过三两，甚至二两都没有，但她至少喝2瓶，她习惯如果开喝，就喝2瓶以上，我没什么可说的，我能做的就是祈祷。如果是一种习惯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。她喜欢喝红酒、或啤酒。有种酒叫桂花酒，她也喜欢喝。她喜欢和她的朋友一起喝，她喜欢和朋友喝，是觉得她可以喝多，她习惯喝多。我总是问，今天喝的不多吧，我问她。不多，最多一瓶半，她说。我就知道，这次她至少喝了3瓶。你醉了，我说。我没醉，她说，我醉了，我自己知道。可你吐了，我说。我没必要说。对一个习惯喝醉的女人喝醉酒，这没什么可说的，这有什么意思，这一点意思都没有。我不觉得这有什么意思，也不觉得麻烦，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，对她来说，这

最平常不过。我吐，不表示我喝醉了，她说，你不也经常吐，我现在不想说话。她说她现在不想说话。老天保佑，她说她现在不想说话。这是什么意思。你吐的一塌糊涂，我说，我可没那么夸张，你看，你吐得一塌糊涂。我不想说话，她说，让我安静会儿。让我在草地上躺会儿，她说。当然，这没有问题。我原以为只有下雨，才会让她安静会儿，安静下来，看来酒也可以，老天保佑。她躺在草地上，一动不动，眼睛张开，望着月亮，如果天上有月亮的话。偶尔动一动，站起，整理身上的衣服，并把鞋带解开，重新系了一遍，又说，再让我躺会儿，妈妈，我一点都没醉，她说，我醒了。我奇迹般地醒了，她说。她站起来，我只好护着她，像护一头50公斤重并很重要的猫。不止50，这会儿，我怀疑她有120斤，我只好用两只手夹着她的手臂，有时，我还用手抓住她的头发，往上提，但我还是觉得有些吃力。我们走不了了，我想，我们很可能在草皮上等待日出到来。我护起她，带她走上几步，根本走不出几步。这是在哪儿，我都不知道在哪，我看到一辆暗红色夏利快速开过，来不及拦它。朋友，把你的烟扔掉怎么样，我说，要不你把它抽完。我不扔，张努说。你朋友呢。她走了。她走了？这是什么意思。她走了，你还在这里，你打电话来说你们喝多了。我过来接你，她却走了，而你还在。这是什么意思。她喝多了，她先回去了。好吧，她走了，你却在这个鬼地方，在一片拉满狗屎的草皮上给我电话说喝多了，你又说没喝多，好吧，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事。我把她放在草皮上，跑去路对面买两瓶水。等我回来时，她已经完全、彻底、没有任何余地、不需要商量地睡着了，而这时，天空才刚刚开始下起小雨。1小时后，我们还坐在原来的地方，这让我觉得，两个人都快成了城市的一部分，至少是这条街的一部分。在这期间，她在雨中抽了三支烟，还没醒。她喝一瓶水，先慢慢喝完半瓶，接着一口气喝完。我们聊聊，老头，她说。她突然

这么我说，我觉得有些突然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差点掉到了天上，她说。这是不是有点夸张，她说。她把烟头弹到马路上，我喜欢掉到天上，她说。当然，我说，可这会儿在下雨。我没什么可说的，既然掉到了天上，我祈祷她不要马上从天上掉下来，没有问题。如果有什么问题，那也是雨的问题。7月份的雨水并不多，更多的时候阳光灿烂，当我们走在马路中间，走过马路，阳光的一部分照耀在我身上，我抽烟，顺便穿过马路，走去路对面，而剩余的那些阳光，便全部照耀到了她的身上，没有问题，张努的问题是，她不是一头麻雀，也不像一头麻雀，她更像一只猫，一种也许她讨厌的动物，张努21岁，她喜欢动物，她还小。她喜欢的动物，不在动物园，也不在街上，那会在哪。她说，我喜欢大象，因为大象很大。就是因为它大么。是啊，就是因为大，有问题吗。没问题，这有什么问题。这没有问题，一毛钱问题都没有，没一毛钱问题。7月刚过，8月才开始，天气良好，没有雨水，阳光依然泛滥。我们去动物园附近的市场买衣服。我们没去买衣服，而是走进动物园，去看动物。她总说，妈妈，带我去动物园。我说好的。7月刚过，我带她去了动物园看动物。她说，我喜欢大白鲸，那是我喜欢的动物。我没什么可说的，动物园里并没有鲸鱼这样的海洋动物。我喜欢鲸鱼，或者大象，她说，河马的怀孕期有多长。有时，张努站在一堆猴子前，她会问，河马的孕期多久。有时，我做梦醒来，她就睡在我旁边，她还没醒。我回想梦中那头怀孕的河马，烟火忽明忽暗，我躺在床上，夜晚很安静。我不敢肯定，一只河马的孕期，是不是常说的八个月，这没什么特别。曾经有个女人，带我去动物园看河马，她把我带到关养河马的池塘边，指着介绍牌，让我看河马的介绍。我想起，河马是张努喜欢的动物，她说，河马我也喜欢。她指着最高的那只猴子说，这是猴王，我们去看点别的。她不喜欢猴子，她从来不喜欢猴子，她喜欢大象、鲸鱼、或

河马这类奇怪的动物，她也不喜欢袋鼠，这是个错误，她完全不喜欢袋鼠。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讨厌袋鼠，一个人，一个生活在一起的女人，虽然她才21岁，可我根本不了解，她为何讨厌一只袋鼠，而只关心河马的怀孕周期。她说，河马怀孕多长久。这就像她说，为什么一条鱼挂在树上。八个月，我说。二百三十三天。你肯定是二百三十三天，她说。那豹子的孕期呢。没过一会儿，我们路过豹子，黑色的豹子。它看上去好像一只猫，她说。也不知道在对谁说，当然她看见一头鸟，她会说，妈妈你看，鸟，一只色彩斑斓的鸟。她说，妈妈，我要抽支烟。她说，我们为什么不去看河马，河马在哪。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，我应该知道，她在说什么。她这么说话时，我应该知道，她仅仅是在对我说话。有时，往往就是这种时候，她说什么，我根本不知道。她总是这样说，她会对着一只羊驼说，哦，妈妈，快要下雨了。她说，这是什么东西，妈妈，它马不像马，老虎不像老虎。我就说，是啊，我知道。是不是来根烟，我说。她说不用，妈妈，我们去看河马。她说走吧，妈妈，我们去看看亲戚。那种时候，我马上点起一支烟，祈祷她能立刻遇见一头熊。张努21岁，她还小，我理解有些事情正在改变。7月刚刚结束，八月才开头，我们去动物园看动物，出门前，小虚还躺在床上。竖说，你们这是去干吗。去动物园，张努说。你们昨天在吵架，竖说，你们回来太晚，我们都睡着了。没，张努说，是打架。发更。竖在喝酒，而我还躺在床上。张努整理好衣服，走到床边说，妈妈，我们去动物园。我说好的。我总是说好的，不管她问什么，我总是说好的。要不说什么呢，我说好的，竖呢，我问。竖在喝啤酒，中午了，她说，这是昨天买的衣服，怎么样。还行，我说。我不想说，我还在梦里没出来。那我们去动物园，好吗妈妈。好的，我说，你不去学习游泳么。不去，我要去动物园。好的，当然，没问题，我说。好，我去刷

牙，你准备起床。发更，竖说，你们怎么打架。不知道，我说，大概是她打了我。我们没有打架，我说，我打不过她，你知道。发更，我去喂鱼。忘了哪天，肯定是8月份，8月份刚开始的某天，我们去动物园看动物，张努说，再不去，河马就要生了。我当然不能反对。8月是秋天，在一场不小的雨之后，路面干净，树叶泛黄。我完全没有想到，秋天会来得那么及时。秋天不是看动物的好时节。张努21岁，喜欢秋天。这个我知道。秋天一到，我们就去了动物园附近的市場，在那里，她终于买到一件黑颜色略带暗花的外套。她喜欢黑色，她不喜欢黄色、白色、菊黄色、灰色，她觉得灰色太灰，而红色又有很多种，很难找到，她需要的那种红颜色。她也不喜欢绿色，它们太植物了，她不喜欢。她一点都不喜欢咖啡色、粉红色。黑色呢，我说，黑颜色适合你。那是你喜欢的颜色，她说，我只喜欢红色。我不喜欢黑色，张努说，我更不喜欢红色，红色像花朵，我可不太想让自己像花那样。我不知道她究竟喜欢什么。黑色像乌鸦，难道你要让我变成一只乌鸦么。像动物，总比像植物好。我没有说。黑不是色彩的一种，也没有哪种黑色的动物像张努，除非是一只黑色的猫。尤其是在雨天，张努走下公车，天正在落雨，她没带雨伞，只好直接从车站跑回家。当她踢开门，闯进房间的时候，我大概正在睡觉。黑眼睛，黑头发，雨水让头发变的更黑，我看到一只黑色的猫站在门口，一言不发，不说话，像是在祈祷什么。发更，我烧饭去了。说完，她换了件干净的衣服，走去厨房。我没有说，对一只被雨水洗过的猫，我能说什么呢。这时，她刚好21岁，一头21岁的猫，还很小，她看着像一只刚洗完澡的猫，像老鼠那么点大。我没有对她说，作为一头猫，要知道刷牙时，不要还在抽烟，要知道烧土豆时，少放盐，要知道，烧饭和游泳不同，烧饭只需要烧熟，而游泳是一门技术，当水的浮力大于身体比重，就可以浮在水上，当然，快速游泳原理，

比较复杂，也不适合猫学习。要知道最好不要独自去游泳，特别是礼拜五，不要独自一个人出门游泳，要知道游泳不是洗澡的一种。要知道，如果不是喜欢喝，就尽量少喝，要知道喝酒不是做猫的习惯，要搞清楚，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也可以讨厌，但不能说我喜欢黑色，马上又说黑色我不喜欢，这不好。作为一头雨中的猫，在雨天，要知道带伞出门，人们制造雨伞，为的就是这个，还要知道，不是每条鱼都挂在树上，这不是一头猫需要关心的事，大部分鱼都生活在水中，好好的，不用担心，一头正常、健康的河马，它的怀孕期是不是233天，它一天不多，也不会少，不用过分担心。

#### 49、正好凌晨1点。

夜已经很深，静静的夜晚，我起床把窗帘拉开，点起一支，把窗户也推开。还不睡，我问。还需要一点时间，她说，我要写完这篇日记，她说，我写到一种花，我在想怎么描述这种花。

怎么，我问。我对描述一朵花没有兴趣。

没什么，要不明天带我去游泳。

静静的夜晚，外面是一个更安静的夜晚。从4楼的窗户看过去，吉林大厦楼顶的招牌灯还亮着，红色的四个字，吉林大厦。房间的主要光亮，正是来自这四个发着光亮的大字。我说。我还没说，灯就熄了。这个时候，房间一下子暗了很多，几乎不再有亮光。我回到床上，躺下，躺在凉快的凉席上。我拖过一点被子，压在身上。她没转身，只是用夹烟的手，拍了拍被子的一角，告诉我可以睡了。



三、补充。



50、五月的任何一天，飞机都可能踢门进来。

飞机？他是一坨传奇。一只日后被逐渐证明的正真苦逼，一台孤注一掷（挺好）、辛苦劳动(为了什么)、超精确的工作机器，一个天上来的人（笔仙上说，他前生是魔礼青），一个1米70、偏瘦、脾气火爆的射手，星座书上讲，11月30那天生的人，谋定而后动。不知道什么意思。他一生要写18部小说、5本诗集，赚9位数人民币（就这点，10年后，他已做到一半），而10年前，他主要还是一颗抛弃枪的子弹，一个出来混，够啰嗦的名号。就因为子弹，还是抛弃枪的，说着实在有点别扭，索性有一晚，

他躺在通铺上，对着天花板上的日光灯说，各位，听好，以后我叫吴双，无双的双。没人理他，喝够酒，大家都躺在床上叹气。吴双，这名字不行，吴双说。自言自语。吴双，这名字是不是有点普通。吴双说，吴双，发更，太烂了。各位，吴双说，求求你们，暂时停止叹气好不好。就这么定了，吴双说，以后我叫吴又，吴双的一半。吴又说，我睡了。睡吧又又，小虚说，我们没事，你明天还得去赛特上班。

吴又就是飞机。那会儿，02年，他还不像这会儿，留着一个青皮，那会儿，他脑袋上的发型酷似一把尖尖的飞机头。一双崭新的新鞋，他总要在泥地上撮几下，弄脏鞋面后穿上才觉得舒服。一些姑娘，她总是要带回住处，先让大家照个面，最后搞得这群人鸡犬不宁。而另一些姑娘，不说这些，就说此刻，此刻，五月任何一天的一个下午，这坨传奇正站在客厅门口，手上捏着一支冰棍。和三不同，三是舔着冰棍，另外不同的是，三总是靠在门框上舔冰棍，而飞机是站在门口，肩上挎着一只黑皮包，红汗衫、短裤、足球鞋。

阳光很好的下午，5月第二个礼拜6，加饭在电脑上玩空挡接龙，听到有人进门，破门而入。不用看，这人肯定是飞机。他一进门，就走到客厅，站着，不说话。怎么样，子弹。加饭把方片3接到一张黑桃4下。没事，你玩。这让加饭觉得，他的确没什么事。

下午2点，小虚还躺在沙发床上，他躺在沙发床的外面，竖睡在里面，贴着墙壁。竖刚醒来，靠在墙上点烟，他没有注意到飞机进来，直到加饭和飞机说话，他才看到。怎么样，子弹，竖用他浮肿的啤酒脸说。

确实是一个阳光不错的五月下午，不错的阳光下，整个五月仿佛才刚刚开始。4个人，一个一醒来，就坐到电脑前玩空挡接龙，一个还躺在床上，蒙着被子睡觉，小虚可能刚从外头回来，睡下不久。一个站在门口，消耗一根

很难啃完的道具。剩下那个，不像睡着，也不像醒来，他用了17下，才用火机点起烟头，还有一个不清楚，这会儿，不清楚三起床没，要是他不在房间，礼拜六，他肯定就去了远处的香山，爬山，爬到山顶，成为一头孤独的现代狐猴。而作为一个补充。飞机说，等4，打台球。

51、奥奔4。

你对子弹说了什么，加饭问4，听说，我也只是听说，听说你透露了点东西给子弹。

没什么，我什么都没说，4说。4说，我只说了句，加饭这家伙，隐藏很深。

什么叫隐藏很深，加饭问。

4开着他的奥拓，边开，边吃苹果。他用右手吃苹果，左手抓方向盘。就是有些事，平时我不知道。4说。一副理所当然相信耶稣就是神的样子。

鸡毛我怎么不知道，加饭说，我都不知道，隐藏很深，什么意思，什么叫隐藏很深刻，发更。

系安全带干鸡毛，不用，这里又不是高速。4用拿苹果的手指指安全带。

我他妈怕呀。

怕鸡毛，难道车会飞出去。

一辆小奥拓行驶在四环线上，平稳而快速。4喜欢这样的速度，90公里。有我在，别怕，4说。我还是怕，加饭说，我不是怕你，我是怕你的奔驰。

车怎么了。

你的车快飞起来了。

像鸡毛那样吗。4不是问加饭，他把速度弄到60码，说，有个笑话是这么说的，可能不太好笑。它是这么说的：有一堆汽车去沙漠拉力比赛，赛前，有车手问，怎么样才能最快到达终点。有个逼就说了，多喝啤酒。是不是

很好笑，好笑吧。

好笑。

真的好笑？

还行。

真的？

真的还行。

是不是真的哦。

发更，是还可以啊，不是挺好笑的么。啤酒啊，拉力，终点啊什么的，挺好笑。

那就好。

嗯，可问题是，子弹对你说了什么深刻的隐藏。

4，1234的4，大写的的话是肆，4姓张，这和他叫4无关，他叫4，是因为三，三也姓张，他们还是大学同学，所以当三叫自己三时，4多加了一点，跟着叫了4。4不是一坨传奇，没过几年，他跟上了老大耶稣，他成了传道者保罗，一名先知。说4是先知一点也为过，跟了耶稣后，他退出编辑界，进入21世纪唯一值得赞美的环保业。4说，加饭，你是不是喜欢大波妹。

谁说的。

子弹。

子弹怎么知道。

他就是知道。

就这个？

就是这个。

什么时候。

昨天，打台球，在奥体台球房。

我知道了，加饭说。

一辆黄色奥拓开过红领巾公园，拐弯，开进望京，两人去猜火车酒吧。竖，三和飞机应该已经到了，提前到的肯定还有杨黎。

车到了，望京西里，或者望京北里4区。4说，我去停

车。他把玻璃窗摇起，把吃剩的苹果放进储物柜，让加饭在车上等一等，等烟气散开，再摇上玻璃下车。我有个笑话，加饭说，想不想听。

什么，4从储物柜重新取出小半个苹果，摇下玻璃窗，把苹果扔到草皮上，接着重新摇起玻璃。

我有个笑话，你想不想听听看。

我知道，你说。

好，那子弹怎么会知道。

知道什么。

大波妹。

发更，这件事是大波妹自己说的。

有一点必须解释，对大波妹的解释。大波妹是指乳房很大的女人，并不指具体哪个女人。所以4这么说，毫无根据。问题是，飞机怎么知道。2012年春节，新年的第一天，阳光很好，天气寒冷，我正站在窗台上冒烟，看飞机从远处一架跟一架滑落，我还是不知道，我想，这是一个谜。

52、茶花女不是大波妹，她们是两个一高一矮的女人。

出门，下楼右拐。再下楼，再右拐，再下楼，右拐，就下到了院子。出院子，右拐，经过中国文联大厦，继续走，经过8单元，左拐，第一次左拐。往前走一段，在快到吉林大厦门口时，三说，等等。他语重心长，说完，原地不动。他一动不动站在马路上。什么，加饭停下，两人站在路中央。等一等，三说，她们要来了。

和以往一样，两个女人，一个高些，一个相对高的那个矮一些。其实也不矮。三对着她们走去，加饭跟在后面。就在三快走到她们面前，已照上面，但没重叠在一块，这时，两个女人拐了个弯，走进了吉林大厦旁边的茶室。怎样，加饭说。还可以，小的那个。看到了，大的那

个，你觉得怎么样。她太大了。哪里大。什么都大。大到难以接受？也不是。

随便哪天上午，两人走去上班，走在去上班的路上。三喝一瓶蓝脉动。加饭喝冰红茶。春天，或夏天时光，阳光穿过树叶，落在路上，没照到的地方是一些树叶的影子。肥三领航，走在前头，加饭慢吞吞喝水，在后头跟着。三说，等一等。三回过头，问跟在后头的加饭，怎么只有一个。什么意思。只有一个茶花女。怎么。另一个去哪了。另一个，是高一些的茶花女。也是三想要搭讪的女人，也就是很多种时候，三想要在马路上拦下的那个女人。这会儿，她不在，没了，飞掉了，不在路上。只剩下矮个子女人，她从前头走来，没表情，也不东张西望，很认真地走过来。三站在路中央，拧开饮料，不喝，看着她从对面走来，越走越近。三等这个矮个子女人从对面走来，没有表情，提着饮料，不喝，站在马路中间，他一动不动，望着这个女人朝他走来，望着她，越走越近。就在快走到他眼前，已照上面，但没重叠在一块，这时，这个女人拐了个弯，走进了吉林大厦旁边的茶室。发更，太残酷了，三说。喝一口水。三说，难道这一切都是因为爱情。爱情，三儿，我以为，这鸡巴最多只能算邂逅。发更，邂逅，你鸡巴连这样的词你都知道。没事儿，三。加饭拍拍三的翅膀安慰他，三，真的没事儿，一切才刚刚开始。我知道。嗯，成功，才刚上路呢，咱们走吧。去哪。去上班，去哪。好吧，我发誓，10年后，不用10年，5年后，我一定要回农村等死。

五月，也可能是六月，六月的任何一天。早晨，天气凉爽，还没让人感到发热的时间，矮一些的茶花女，从三身边轻轻走过，她像一阵透明微风，更像微风透明，拖着快要到达地面的绿色长裙，从三身边走过，不知道三是否还记得。他太胖，许多事容易忘记。

这让我突然想起003。003走了快半个月了，她走的时

候，没有留下任何东西，她走得是那么干净，以至一伙人喝酒时，根本就不提起这个女人。003不喜欢穿裙子，不喜欢像茶花女那样早起。但三说过，火锅003，她也是个好女人。

53、后序：去五道口买件合适的衣服。

六月下午，阳光泛滥。三人拐了弯，依此走进五道口服装市场。怎么样，竖说，是不是有一种已经到了市场的感觉。

往右走，小虚说。

两件衣服、一条裤子都是竖买的。小虚买了一块牌，可以挂在书包，别在衣服上。加饭什么都没买，没有合适他的东西。整个市场都没有合适的，它们要不是太长，就是太短，或者太小，或者太动物，或者颜色非常不好，什么样的颜色是好的颜色，它们要不就是太新，不合适，太旧，太旧的衣服，颜色也很旧。红色不好，蓝色不好，白颜色非常不好，容易脏，红色里带灰色更不好，根本不应该存在这样的衣服，红色和蓝色搭配，非常难看。不是么，加饭问竖，这两个颜色配合很不好。不错，竖说，我觉得不错。太瘦了，小虚说，这是女人穿的衣服。有件不错的，粉色的，是一件汗衫，夏天已经来了。那是一件粉色、夏天穿的汗衫。它挂在白和黑两件汗衫中间，这可以，加饭说。走吧，小虚说，下一家。粉色适合竖，竖买了这件粉色的汗衫。竖说，加饭，如果你不要，那我买了。不合适，加饭说。我觉得可以，竖说，我喜欢粉红色。除了粉红色，你还喜欢什么颜色。别的粉红色，竖说，粉红色幸福。发更，加饭说。发更，小虚说。

a、有时，我会想，加饭是谁。很明显，当竖说，加饭，我们去散步。加饭会说，竖，难道有什么是值得怀念的吗。当然，竖也会这样说，他说，加饭，我们去散步。

那个时候，加饭就会这样说，发更，难道这有什么值得怀念的吗。如果竖是在对我说，他不会再加上加饭，他会直接说，走吗，去外面走走。我肯定会说，竖，这没什么问题。而如果小虚这么问我，我会说，发更。

我想，这样说话，和坚持有关。

b、这是一篇关于内心的文本。这种内心和阳光有关，但不是全部。作为文本的一部分，阳光和天气一样，它和啤酒、窗户、那些长在院子的绿色植物、一幢建筑物，没什么区别。当它和它们一起出现，它和它们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它只是内心外在环境的一部分。说到阳光，此刻，从我这里，一个13楼高的窗户往外看，那些建筑物让我以为这里就是旧金山。我没有去过这座城市，但是那种金黄，那种光的颜色，它们是如此的类似。仿佛真的，搞得跟真的似的。

c、这可能是一篇关于语言节奏的小说。是逗号、句号、很少冒号把句子和句子分开，产生我需要的节奏。节奏意味着延续，是我能继续接着写的缘由，没有这个，小说就无法构成。比较而言，我更喜欢用句号，而不是逗号。比如，通常会写：加饭躺在床上，被子的一半，压在他身上，另外一半，压住了床。而有时，我实在太疲倦，就会这么写：加饭在床上躺着。他躺着，被子的一半压在身上。他躺在床上，叹了一口气。加饭想，他没怎么想，他不想想，只是点起一支烟，慢慢抽起来。

d、毫无疑问，这是一篇与无聊有关的东西。太无聊了，不知道要写什么，不知道钓鱼、苹果、走马路、烧饭或炒菜有什么好写。但我觉得，加饭会喜欢。他喜欢走路时，想一想晚上烧什么菜，烧菜时，琢磨着是不是去市场给鱼买点食物，还有喝酒。喝酒是件超无聊的事，几个一直认识的人，坐在桌上，永远讲重复的话题。他们不停重复说，他、她、它这些熟悉的人和事，还有他们，她们，它们的事，她们偶尔讲起宇宙，要不就是农民问题。我以

为，这会很无聊，但谁知道呢。加饭22岁，喜欢无聊的年纪。他说了算。

e、因为无聊，这指定还是一篇关于重复的小说。所以当小虚躺在床上，那会儿，那个时间，大部分都是阳光很好的中午。竖肯定已经起床，他喂完两条鱼独自下楼，去买烟，去买酒。他一上来，进门，就坐到电脑上画东西。而加饭，可能也起床了，去公司上班和三一道，路上，它们会碰到两个在吉林大厦旁边茶楼上班的女人，也可能只有其中的一个。有时，这两个女人分开走，她们走在路两边人行道上。每每这种时候，三就对加饭说：发更，你走那边去。

三的意思，加饭知道，就是他，鸡巴要迎着高个子的女人走去。

接着，一到晚上就开喝，在喝完，喝高后，开始高声大分贝说话。这些事，在5、6、7月份极易重复发生。比如，奥奔4开车过来奥体东门，来之前，他会带上半斤猪耳朵，一瓶冰红茶。他每次都带这两样东西，没有一次不是带这两样东西，没有。

f、由此可见，重复的事物，多半需要坚持。

g、但有时也会突然短路。它会在任何有可能的地方，突然停下，接着转弯，到了别处。关于这点，飞机是这么说的：

有次进门，加饭在上网，天气很好。小虚在三的房间听音乐。还有一次，一伙五人，去朝阳公园踢球，天气也不错。4后来不高兴，离开了。那天加饭和小虚状态可以打8分。竖那天被曹砸气得不行。曹砸是谁？还还有一回，在看电视，三在他的房间玩一种拖很长尾巴的游戏。三当时对我说：这游戏很弱智。

h、在飞机说这些话的那会儿，我觉得，我可能会写一篇小说，它和飞机有关。飞机有一头短头，戴眼镜，喜欢不笑，喜欢不动声色喝很多，红白都行。偶尔，他也会

对加饭说，我其实不能喝，我经常生病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加饭，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爱滋。怎么会，在他自己写的小说里，主角总是很安静，脾气暴敛。

i、我在听歌，这会儿，我在听一个男低音唱：有时，我觉着如此快乐，有时觉着如此沮丧，有时我觉得如此快乐，可是宝贝，你让我快疯了。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一个问题：这歌有些抒情。不止一些，这个磁性十足的声线，发出的声音不止一般抒情，它实在太抒情了，让我觉得不快乐，不但不快乐，还很抒情。我不知道。这个我说不好。当我开始写东西时，我也会感到抒情，甚至许多时候，我需要等到这种情绪，才开始写。就像此刻，我听着这个声音，一句一句往键盘上敲字，这些字看上去有些抒情。我并不清楚，那是一种什么情绪，但确实有抒发它的必要，这让我想起竖。竖喝多，走在马路上，他走不动了。他想躺在路上休息，所以他停下，躺在路上休息。因为需要抒情，他只好让一点小风从脖子上吹过。j、一个钓鱼钩。它容易让人想到等待。它在i之后，也在k之前。它仅仅是26个字母里面的一个，但当它和钓鱼联系在一起，我就觉得，它和等待有关。在这里，如果出现钓鱼，那我想说的东西，大概就是等待，等待一条好看的鱼，等待钓起一条好看的鱼之后看着它不愿呼吸的样子。04年夏天，加饭和几个朋友一起，住在奥体东门已很久了，而且还会更久。不是么，加饭问竖，是不是有种随风飘荡的感觉。

你是问我们活着，竖说，马上又说，还是说有一种快要天黑的感觉。

也就是在喝完一瓶后，天就黑了。

两个人在等待，等待熟悉的朋友回家，或等待陌生朋友到来。这种等待不需要夸张。太过熟悉，至少在还算年轻的日子，22岁，谁说不是还算年轻的日子呢，等待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。它包括等待太阳升起，等待另一

天太阳升起之后，又落下，等待太阳落下后，月亮早早挂起，挂在高空，它是那么圆，那么亮，每当那种时候，就又要等待，就像黄昏过后，是黄昏后。加饭、竖，两人坐在院子喝酒、等待，等待迅速暗淡下来的天空，究竟会出现什么，要是没什么，什么都不出现，那只需要等待一场雨水。等待，更多在钓鱼时，因为大鱼，总是在傍晚时分才从水底浮起，我这样想。

k、我这样想，如果这是一篇很轻的东西，它会不会更像一首诗。如果还要轻些，它是不是就是诗。我不清楚，轻和诗之间有什么关系，我问加饭，他也不知道。夜深了，很深。加饭把花从窗户上移开，房间里没别的人，外面是黑乎乎的一大片，很安静，轻轻的。

l、而如果它一篇很慢的东西，那它会不会还像一首诗。这个，我还是不清楚，我不知道。上个3月21号，到05年的三月二十一号，总共365天。大部分时间已经过去，这会儿是05年的三月九号。凌晨，电视上正开始一场欧洲冠军杯比赛。还有不到半个月，这一年才算真的过去，不算长，也不算短，仅仅是漫长。这篇东西已写得够长了，但还不能结束。我以为，这种不能结束就是慢，至少，我不能把它飞快结束。这不好，它应该是一篇很长东西，也很慢。

m、要多慢，可以多慢，要多长，可以多长。我的朋友杨黎说：长，是小说的宿命，慢，它还是小说的宿命。后半句他没有说。朋友杨黎，不是小说中的杨黎，虽然在小说中的杨黎也是个胖子，也喜欢吃肥肉，但他们不是同一个人，他们完全不同。这种不同，是小说和生活的不同。有时我想，小说中的杨黎应该比平时喝酒的杨黎更瘦一些，也更长一些。

长，如果太长了，我就停下，休息一会。

n、《散装麻雀》，为什么不单叫《散装》，不叫《麻雀》，我忘了。04年的六一，我开始写它。当初它应该

是3万字的东西，写到第3节，我想算了，我还是把它写长些。当时它叫《4条同花顺》。也许是写到了喝酒。写到酒，我总会想起一个孩子，父亲对他说，去，去打二两酒，散装的。而麻雀，是我时常见到、舒服的动物。○、写到这儿，我突然想讲一个故事：吃神仙鱼的好日子。

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喜欢吃鱼，吃鱼时，喜欢从尾巴开始吃。也就这一特别的地方。有次，我问他，你为什么总是从尾巴开始吃。他没说话，喝酒，一边抽烟。我就说，我不喜欢吃鱼，很不喜欢。他还是没说话，他把筷子放下，接着喝了一口，没有接着喝第二口，他停下，看着我，告诉我，今天是吃神仙鱼的好日子。

我还有一个朋友，他非常喜欢吃鱼，这种喜欢，远远超过了我的另外一个喜欢从尾巴处开始吃鱼的朋友。他喜欢从中间吃，先用筷子把鱼分成两段。有段时间，我的心情非常不好，在陪他吃鱼的时候，我没有说什么，只是问了一句，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吃鱼。他说，我不知道。我告诉他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喜欢吃鱼，他喜欢从尾巴那儿开始吃。我知道，他说，你说的是吃神仙鱼的好日子。

还有一次，两个朋友都在，他们每人要了一条鱼。我没有，我真的不喜欢吃鱼，我甚至讨厌别人在我眼前吃，但他们是朋友，我喜欢看朋友吃鱼的样子。这点，我没有告诉过他们。我特别想让他们知道，我是这样想的，我没说，是他们一直没有问我。

就是这样，还没等我开口，非常喜欢吃鱼的那个朋友就说了，今天嘛，我知道，吃神仙鱼的好日子。

我没吃神仙鱼已有三年了。三年前，我还不认识那个喜欢吃鱼的朋友。那个时候，我每天的食物就是神仙鱼。其实神仙鱼非常好吃，因为它好吃，所以才有人叫它们神仙鱼。我没有再吃它，是因为有一天，我认识了那个喜欢吃鱼的朋友。他吃鱼有个特别的地方，就是从鱼尾巴开始吃。我很奇怪，就问他，你怎么喜欢从尾巴开始吃。一条

鱼，如果没了尾巴，那它是什么。他没有说话，掏出香烟，点上一根，递给我一根。我说，我不抽，谢谢。我说，我有一个非常喜欢吃鱼的朋友，他喜欢从中间开始吃。

也许是他饿了，也许是他从来没有吃过神仙鱼。他没有说话。

那天之后，他经常约我去吃神仙鱼。他说，走嘛，吃神仙鱼去。我说，好的，但我已经吃过了。所以每次都是他一个人在吃，而我只是看着他吃，随便说点什么。他不喜欢说话，我只好不厌其烦把我的一个朋友介绍给他认识。我告诉他，我的这个朋友，非常喜欢吃鱼，而且也喜欢说话。

好嘛。终于有一次，他说，为什么不叫他来呢，既然是吃神仙鱼的好日子。

故事就是这么个故事。有些长，但很干净，没什么意外。对我来说，它特别像故事。它太像故事了，以至让我觉得它不像一个故事。但它还是故事。

p、手机响了。加饭推开手机滑盖，接下电话。喂，呆逼，竖在另一只手机上喊。

鸡毛，加饭躺在床上。怎么了？

发更，什么怎么了，喝酒。

在哪。

老地方。

#### 54、3只苹果和3.1。

推开门，加饭走进饭馆。一个留短头发、长辫子男服务员立马走上来，请问您几位。还没等加饭说，他马上用手指了指正前方说，哥，在那里。加饭沿着他手指指着的方向看去，杨黎已经坐下，他在喝茶，旁边是三，他也在喝茶，加饭走到桌子前，脱下外套，把外套挂在椅子靠背

上。喝茶吗，杨黎问。随便，加饭说。

飞机第4个到。他一到，还没坐下就说，加饭，我和你同一辆车。

我知道，加饭说，我听到有人咳嗽。我想那人可能是你，加饭说，但我不肯定。但我也没回头看，一直到你用鼻子呼吸发出的那种声音，我才确定那人是你，我不敢肯定。一直没回头，我以为你看到我了，也可能没看到，我想，可能说不定什么时候突然就人叫，加饭。我等着，我一直没回头看，准备被吓一跳。

你下车，我才看到。

没错，我提前下车，我以为后面会有人一起下，但没有，就我一个人下。每次我都在这下车，提前一站。下了车，我发现后面没人下，我想那人怎么不下车，我是说你，我觉得你非常可能下车，我肯定，那个时候，我几乎95%可以肯定，你会下车，我肯定你在车上，那个咳嗽的人是你，别人不会那样咳嗽，我非常肯定。可没人下车，就我一个人。你一进来，我就知道你也在车上。

我看到一个菊黄色衣服的人。

对，我站在车中间。

我后来才看到，直到你下车，我一看是你，刚看见，你就下车了，我下一站下，西坝河。

两位大哥，你们还接着说吗，杨黎问。

那就先喝点茶，杨黎说。

804公交，从小营到西坝河是2块钱。再过一站就要3块。加饭问售票员，那西坝河的前一站多少。2块，司机说，这趟车2块起。有很多车都是2块起价，804是其中一辆。2块，售票员说，找您3块，票拿好。请拿票，售票员说。加饭拉着护手，听到有人咳嗽。

4个人喝完半壶茶水，3.1到了。

飞机说，3.1，我送你3样东西。

55、3.1。

奥奔4到火车站接加饭，刚上车，4就说，出事了，大事。怎么，加饭问。3.1被杀了，奥奔4以他一贯比较夸张的口气说。

怎么搞成这样。

谁知道。4说，在中日友好医院，下午我们一起过去。

3.1，一个被杀的朋友。有一点有必要解释，在成都话里，被杀是指被捅，被扎了一刀的意思，而不是真的被杀掉。在奥体东门院子里，3.1被扎了两刀，这是个意外。

对这件事，杨黎是这样说的：我一进门，就看到小虚和他女朋友在家吃饭，他们在看电视。桌上摆一盘姜丝肉，天天吃，吃不腻嘛，那东西很难吃的。我在床上坐着，等着他们上来打牌，接着，电话响了，狗日的，小虚去接电话。我听着不对，就知道出事了，如果不去接，就没有事，杨黎说。

而竖是这样叙述的：

我们从渝江兄弟出来，我说是不是要打牌。3.1说好，杨黎说他要回去睡觉，但3.1很少过来，就说好吧。接着杨黎去小卖部买烟，他走在前面，我们在后头叨逼叨逼，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。杨黎可能上楼了。3.1说，打牌要换些零钱，也要去买烟。操他妈的，那家小卖部太操蛋了。3.1给老板100块，找的时候，3.1就说那五十块是假的。3.1说，换一下。然后，那傻逼老板就说这钱没问题。可能3.1喝了些，我操，其实也没喝多，3.1就说鸡巴一定要换。最后还是换了，妈的，一出门就出事了，子弹你说。

飞机说，他去冰箱找了支冰棍，坐到沙发床上，一点点退开包装纸，咬一口，这时才开始说：唉，竖。我看到竖把酒瓶放下，我就奇怪，打架都开始了，为什么竖还要慢慢把酒瓶放下，直接扔过去不就完了。他们出来两个

人，叫我们站住，要打架。我们就说来嘛。一个朝3.1扑去，另外一个傻逼，朝我和李强（飞机表弟）过来，他把刀扔过来，没碰到，转身就跑，我和李强就追。

竖说：太黑了，路灯在前面，谁知道那两逼过来带着刀，谁都不知道，那两傻逼竟然会捅过来，我以为就打架么。我想打架得先找板砖，就把酒瓶放下，去拿板砖。结果，很快，就十几秒时间，3.1就对我喊，竖，我被捅了。我看到好多血，在他手上。那时候，李强和飞机已经去追那两个人了，我就马上去叫出租车。

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杨黎说，我买了烟就上楼来，我在等你们打牌。

56、金鱼是金鱼，不是别的。

从中日友好医院回到奥体东门，天色已晚，天已经黑了。房间内更黑，房间内没什么人，只有张努躺在床上睡觉。吃了没，加饭问。她说吃了。我也吃了，加饭说，在医院。

很久没有收到邓兴邮件。

好。我还在这座城市——它在一条很长很长很长和很长的河流边上。现在已经很晚了，我在网吧，刚才打了一会CS。我在这座城市已经好几个月了，在这里，我和以前的工作一样，和造船有关。我发现，我的体重根本就没有变轻，反而增加了几斤。

这没什么好说的。有时候，我会想，我是不是该到时候给我的那位朋友写篇小说了——他打电话问我，最近写了什么没，我说我的电脑坏了。我还答应他，既然我答应过在小说里写到你的名字，我是肯定不会失言的。自从这位朋友从监狱里出来后，他一直呆在家里，我没有去看过他。你知道吗，我

是学机械的，可是我竟然一点也不懂电脑。我从原来的地方带过来这东西，我以为可以开始干点什么，可是它坏了。我一点也不懂，我把它拆开，让我有些奇怪的一点，是我所见到的机器，都是有油的，而电脑里面仅仅是一些板，和一些电线。时代变化太快了。哦，对了，今天这边的天气非常不好，下雨，而且我住在城西，那里你来过，和城东不一样，这里简直就是个农村。

北京我就不去了，我想了想，我去北京干什么呢。倒是要去一趟上海，去出差，会经过你住过的小镇，可惜你不在。我很想去你经常说到的西湖走走，也就是走走，我以为很少有像我这么胖的人走在湖边上。

祝好。

加饭问，你是不是还要吃点什么。张努说，别和我说话，我真的饿了。加饭说好的。接着开始给邓兴回信：

邓兴，见信问好，来信已阅。

这个季节已经很少有鱼了。我喝了些酒。这边出了点事，杨黎说，苏非（3.1）被杀了，我以为是杀死。他说的是成都话，意思是被刺。在胃上扎了两刀。我问杨黎，怕吗。杨黎说，我怕，我好怕哟。

我和小虚刚从医院回来。

你一定看过《大双心河》，我很喜欢那篇小说，很酷，或者说很海明威。这个人有些奇怪，他写作的时候，是独立着一只脚的，我想不出来，难道不累吗。你知道，当我累的时候，我就写不了东西。现在是在写信，没觉得什么。医院里气氛十分压抑，我不喜欢那里。我记得最后一次去医院，还是在十多年前，那会儿也是夏天，不过和现在不一

样，现在夏天快结束了。那会儿，刚放暑假，我去打球，结果摔了一下，我看到膝盖上少了一块皮，看上去是一个空空的洞，洞里面是两块圆白的白骨，我用手把里面的碎石刮出来，清理干净。奇怪的是一点也不痛。直到去了医院，医生用针给我缝线的时候，我怕得要命。

去西湖最好的季节是冬天，要不就是在春天。那个湖很特别，你坐在湖边会特别平静。后来我才发现，那是因为湖面离地很近的缘故。

同样祝好，虽然你完全知道我在想什么。

署名，加饭。

发送完邮件，加饭走去厨房喝水，接着走到客厅里休息。小虚一回，就躺下，他也不想吃东西。

晚上火车，小虚说，呆会我送她上火车。

那我就不去了，加饭说。

发更，你去干鸡毛。

送妻千里，终须一别。加饭看了看小虚的女友：她正坐在床边，低头，不说话。她没有说话，很安静的低着头。她的衣服好看，很多种颜色。

发更，是我前妻，小虚说。小虚躺在床上，没有力气说话，他抽着烟，眼睛闭上。我累了，先睡会，他说，你睡不睡。他问女人。不用，女人说，我等着。我去喂鱼，加饭说。

冰箱里除了一个土豆、两瓶啤酒没别的。鱼缸在冰箱上，两条鱼，一条黑，一条白，它们没怎么动，加饭用手指敲鱼缸，它们像是睡着了。看来它们并不饿，也不会觉着无聊。一条鱼会不会觉着无聊，很难说。两条鱼，一条鱼，另一条全白，白吃躲在鱼缸角落，一动不动，看不出它是不是无聊。加饭弹烟灰到水面，它也不动。到是那黑条的，差点跳出水面。可惜，还是差一点。

57、真的不饿，加饭小声问。

你他妈烦不烦，张努突然翻起身说，看着加饭，说，我他妈睡觉，你喊什么。加饭马上说，没事，你睡。他把被子重新整理一遍，盖在张努身上。点上一根，慢慢躺下。烟头忽然明亮，忽然暗淡。想起来，这个时候，竖、三肯定在医院守夜。怎么了，小虚在门外说话。

没事，加饭说。

那我们走了，去火车站。

走了，再见。小虚女友说。

再见。

夜晚并不热，空调没有打开。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小虚和他女友并没有分手。从中日医院出来，一路上，小虚拉着他女友的手走在前面，加饭走在后面。一路上，两人没有说话。那次，小虚挂掉电话，走到客厅里对弹涂鱼说，真的，我失恋了。加饭看了看小虚，他说的似乎没有错。小虚替下弹涂鱼，坐在东家的位置。他扔出色子，一加三，四点。四倒，小虚说，情场失意，牌场得意。幽默，杨黎说。牌局继续进行。直到六点半才结束。一部分人去喝酒，一部分人回家。喝酒去吗，杨黎问小虚。算了，小虚说，我不去。怎么了嘛，杨黎说，我赢了，我请客。我去火车站接人，小虚说，她来了。谁。我前妻，小虚说，她今天晚上过来。优秀，杨黎说。

没有想到，夜晚如此安静。房间内没有任何声音。加饭走到厨房喝水，没发现任何可以吃的东西。他走去客厅，从冰箱里取出了一瓶啤酒，躺回床上，慢慢喝。没想到这时，竖突然开门进来。他敲了敲门，说，加饭，你在吗。在，加饭说。我困了，实在是困了。竖说。怎么样，那边。没事，我去躺会儿。

听到客厅里酒瓶落在地上的声音，加饭没开门出去。

你喂鱼了吧，竖在客厅喊。  
喂了，刚才，加饭说。

58、4一边吃苹果，一边洗牌。

第一局，杨黎输了。他把双王炸下去，出三Q带一，结果4用4个5反炸。你就不怕么，杨黎说，医院里的苹果你也敢吃。怎么不敢吃，4说，苹果是我从外面买的。

麻批，第一把就输40，老天有眼。

没错，老天有眼，加饭说。

老天有眼，关二爷保佑。4跟了一句，至少3.1现在的情况不错。

比想象中好，杨黎说，那天晚上，我好怕哦。医生把3.1从里面推出来，他脸上灰白，说的话神志不清。

他说什么。加饭打出一对3。

他说什么，只有他自己才知道，现在肯定忘了。杨黎一对小5压住。

是不是逃过一劫，4说，他说，过。

肯定嘛，这次是大难，麻批，对5都过。

谁要牌，4说，我怕死。

我也过，加饭说。

那我接着打对7，既然你们都怕死。

几局过后，三个人不输也不赢，竖在边上看牌，不说话，他站在边上抽烟。有一局，加饭起了三张2，一个大王，顺子从4通到K，还有2张零牌，结果4要了庄。3.1老婆来到楼梯口，要半盒烟。她说呆会要回家照顾孩子。没事，杨黎说，晚上我来。

李强呢，杨黎问，他怎么还没来。

去派出所了，加饭说，他和子弹一起。

这副牌4输了，在加饭打出三个2带9时，4没有把四个3炸下。好兄弟啊，4说。

59、九月在北方还是夏季。

也许已过了夏季，但天空还是夏天的天空。特别在傍晚过后，天气闷热，需要用啤酒降温，喝点酒，等一阵风吹过。一份咸水毛豆、一份麻辣虾头、一盘花生。差不多了，开始：

还要什么，加饭说。要是猪头肉就好了，竖说。他穿着一件短汗衫，裤腿快卷到了膝盖。发更，又是猪头肉，加饭说，鸡巴谁吃。鸡巴谁吃，竖说。他尝了一颗毛豆，感觉不错。不错，竖说，这个可以。杨黎啊，竖说，他热爱吃。热爱归热爱，他来不来还是个问题，竖说。他又尝了一颗毛豆，感觉很不错。很不错，竖说，我们可以多要点，服务员，竖喊。谁不来，弹涂鱼说，就我们四个吗。三个人站在熟食摊前，弹涂鱼问，杨黎不来。他不来，加饭说，三也不来，他们很可能都来不了，但我估计，他们都不会来，他们来不了。那就不要猪头肉了，竖说，算球。他拿了一份毛豆往空桌上走去。要吧，要一份。弹涂鱼说。谁吃，鸡巴没人吃，加饭说，这鸡巴太难吃了。小虚吃，弹涂鱼说，他饿了，你看他饿了的样子。发更，他不是减肥吗。划根，你说谁，小虚，他还减肥啊，三鸡巴才需要减肥。三要减肥？三说他要减肥吗？他减个鸡巴，他最好让鸡巴减一下肥。发更，鸡巴扯什么蛋，竖喊，我也要减，老板，再来一点这个。竖走过来要菜，他指着黑乎乎的一锅菜。好吧，那就这样，加饭问小虚，他正在抽烟，小虚，加饭说，你还要点啥。啤酒，小虚用手做了一个姿势，表示4这个数字。四扎啤酒，加饭说，老板，先来四扎。

小虚坐在椅子上抽烟，半躺着，他靠在只能坐着的椅子上抽着香烟，竖走到桌子前，放下手上的塑料袋，里面装着一饭盒小黄鱼。怎么，你还没睡醒么。睡个屁，18

个小时了，整整18个小时。干鸡毛去了。加饭坐下，在小虚边上。天气闷，还很热，附近没有风，一点也没有，他取下脖子上的毛巾，把它摊在腿上。你昨天晚上不是在家吗，我上厕所的时候看到了。买烟去了，后来很晚的时候，店全部都关了，我只好到24小时超市，我回来的时候，怕得要命。房里没人，你已睡着了，我有点怕，我就想看会儿电视。不会是碰到鬼了吧，加饭说。他想起昨晚一躺下就睡着了，没有做梦。只听到一些很小的声音，如果不是雨声，那就是小虚回家在房间里走动的声音。就是碰到鬼了，小虚说，啤酒呢。什么鬼？弹涂鱼把四扎啤酒放下，推一杯给加饭。要是鬼的话，我也害怕。你害怕鬼，我们是知道的，竖说，苏格兰。他把杯上的泡沫吹掉，喝了一小口。发更，小虚喝了一口说，在快要拐回来，到奥体东门，鸡巴路灯突然灭了，我他妈的吓了一大跳，我连忙往后，回头看了看，鸡巴一个人都没有，我他妈赶紧就跑，一直跑到街上有路灯的地方，我就坐在路边，路边不是有长凳吗，那种长凳上抽烟，过了会，我想，算了，鸡巴，还是不回去了，就去了巴那那，来我还想去米克思转转，可是下着雨。鸡巴，都是因为我们穷，加饭说，去那里干鸡毛。发更，我就是去，反正也无聊，我就站在门口。没进去？没进，靠，鸡巴，我哪里有钱，身上就2毛钱。发更，都是因为我们穷。这牲口，弹涂鱼说，来不来。他把杯子端起。小虚把杯子端起，来不来。加饭说，怎么不来，竖，加饭说。发更，都是因为我们穷，竖说。他端起杯子。四个人喝了一口，各自把杯子放下，各自往后靠在椅子上，像是迫切需要一阵好风吹来，可是没有。

鸡巴，加饭对小虚说，发更，把火机给我，我不知道你鸡巴也怕鬼，隔夜鬼。我当然怕，我操，我知道苏格兰也怕，你鸡巴最怕，你给你老婆打电话。什么意思，弹涂鱼点上一根，喝一大口说，我怕什么，我不怕。你说，老

婆，我在楼下，你下来接我，你老婆说，这么大把年纪了还怕鬼，你鸡巴就一定要你老婆下来接你，你不敢坐电梯，有没有这事。你说什么，鸡巴，弹涂鱼说着又喝一大口。你鸡巴在说什么呢，隔夜鬼的忧伤不在电梯里。发更，小虚说，鸡巴你问加饭，他说的。发更，加饭说，苏格兰，那些忧伤你看不到，来。加饭说什么了，牲口，弹涂鱼仰头快速喝完，是啊，鸡巴，原来你们都知道。

60、鬼不出现在市场，它们是不好去说的东西。

竖表示同意。小虚也说，不要谈鬼了，这东西太神秘，太语言。太神秘，不好，加饭说。语言是很神秘的，竖说，要不，3.1的事也不会发生。四个人突然没有说话，静静地抽着烟，要不就把脑袋翘起，往天空的方向望，上面什么都没有，除了黑的、巨大、空的东西，连一点发亮的都没有。来，喝酒。弹涂鱼端起杯子，一干到底。怎么不喝，弹涂鱼说，今天是喝酒的好天气。

不过，发更，只适合喝啤酒，竖说。

今天是喝完酒，接着回去睡觉的好天气，小虚说，我有些喝不动了。他把脑袋靠在桌上，又很快抬起，用手磨了磨眼眶。是刚才，小虚说，刚才。现在我又想喝。

那就来嘛，竖说，小虚，不好意思。我是这样的，小虚，我他妈的有时候控制不了自己，你知道。如果抒情的说法，那是因为我在路上走得太久，我觉得那是A的形状，来，小虚，我们单喝一杯，不，半杯，一杯还是有点多。

喝嘛，小虚说，没事。

喝吧，喝，加饭说，喝完这些，再来4个。苏格兰，加饭问，你不会是真害鬼吧，其实，我也害怕，苏格兰，老实说，我鸡巴特别怕鬼，加饭说。他喝了两口，把杯里的酒全部喝完。这时，小虚和竖的酒也刚喝完。

四个人等着下一轮啤酒上桌，不说话。这会儿，没有下雨，也看不出要下雨的样子。终于有风吹过，微风，很小很小。加饭把腿搁到椅子上，给弹涂鱼点上，又给边上的小虚点上。加饭说，没事，小虚，都过去了。竖坐在对面，他后面，六个人正在打架，五个打一个。

q、小虚和竖，他们出过什么事，这事不好说。不好说，是我觉得没必要说。既然没必要说，那就不说，说它作什么呢。就当我没说过。7年后，此刻，我还是觉得没必要说，那就真不说了，一点小事。只是前几天，飞机对我说，那天他们在歌厅，不知道他是不是喝醉了，反正肯定是喝多了，小虚说。发更，我突然忘了他说的，我得打电话问飞机。算了，他关机。总之那次，小虚说得比较抒情。

#### 61、接上，酒故事。

五个打一个，这是打架最好的办法。特别对一个弱小的，5个打一个会非常轻松，可以随便拿酒瓶扔去，打他头，再在他倒下到在地上那一刻，用椅子砸他，用脚踢，不过瘾，就再用酒瓶砸，把他抡起，打他耳光，嘴上操他十八代祖宗，当然更好的办法，是直接从裤袋掏出一管枪，打爆他的头。老板取来啤酒，轻轻放在桌上。全部打开吗，老板问。你说呢，加饭望着他。

酒是什么时候出现的。有种说法，最初，酒并不是人酿造。那会儿还没有人，人还是些猴子，这些猴子去山谷喝水，它们发现野果落地发酵成酒，只是猴子并不知道那是酒。喝下酒的猴子，乱蹦，有的直接睡过去，它们发现自己并不急着回到安全的树林里去。关于这个说法，有一个问题。那就是猴子怎么知道自己。一只猴子怎么会有自我，如果它们真有自我，那它们为什么至今还是猴子？竖，你说。

我说什么，竖也把脚搁到了桌上，只有一只，另一只撇在地上打着节拍。

你说猴子的事情，猴子为什么没在树上。

猴子就是猴子，竖说。他没有回答问题，也许是他没有听到。他用脚打着节拍，脑袋也摇晃着。

说猴子和酒的事，加饭说，猴子和酒的事我们聊过。

发更，竖说，加饭，我认识你吗，你是谁。

弹涂鱼去了市场边上的厕所，小虚也一块跟着过去，竖抽一口，对加饭说，加饭，我觉得。我觉得，竖说。没接着说。你觉得什么，你又什么鸡巴觉得。我觉得，挺舒服的，酒嘛，酒的缘故，也许是猴子的缘故，谁知道。什么？酒是不是杜康发明的？传说中是。那就行了，我觉得杜康挺酷的，我觉得吧，提炼过的东西都挺酷的，比如说金子，金子需要从矿石中提炼，是吧，比如汽油，挺酷，可以用来开汽车，比如，加饭用手指指着脑袋上的天空，说，比如那些头顶上，现在正在晃来晃去星星，也鸡巴挺酷的。酷是你的理想。竖不再摇晃他的脑袋，他把脑袋翘起看了看天空。他看着什么，他没说，他只是说，加饭，等到那一天。说完摇了摇空杯子。不，酿酒才是我的理想，等我老了，我回农村造酒去，如果你们还没完蛋的话，就打飞机过来喝。那，按你的说法，如果打飞机过去，在空中，我们不是很接近那些星星。按你的说法，对于星星，我们并没什么经验，竖说。

小虚一回到座位上就说，操你妈，那个厕所简直比苏格兰，苏格兰，他喊慢吞吞走来的弹涂鱼喊，苏格兰，那厕所比你们家最烂的厕所还烂100，不，至少是一万倍。小虚坐到椅子上，先喝了一口啤酒，把烟慢慢点上，接着喝了一口。怎么样，加饭问弹涂鱼。够牲口的，弹涂鱼说，没想到除了我们苏格兰还有更苏格兰的厕所。

我们在说老了的事，加饭说，等老了，我们打飞机，去我家喝。

发更，大蝨有点恍若隔世，他有点恍若隔世的说，鸡巴，那小虚呢，他是不是应该在飞机上打着飞机打过去。发更，加饭仿佛也有点恍若隔世地，打飞机的工厂，小虚，你不小了。小虚恍若隔世，他不喝也恍若隔世，小虚说，划根，我永远年轻，永远不在路上。你永远，竖恍若隔世，竖说，你永远，在他妈的通往厕所的路上恍若隔世。我随时准备跌到，不恍若隔世爬起来，在哪里跌到，我就在哪里躺下，并且恍若隔世。在躺下那会儿，我希望周围有一群飞来飞去恍若隔世的虫子，加饭说，他恍若隔世地，他说，并且我希望它们是母的。后来，加饭真的有点恍若隔世了，他低下头，抬不起脑袋，我就死了，加饭说。等死的人，并不着急着去死。弹涂鱼把扎啤杯倒扣在桌上，推到桌中间。他恍若隔世了，鸭子，他说。在去往赶鸭子的路上，我累了。小虚大概想了想，他恍若隔世地，不是一只鸭，而是，而是鸡巴，他妈的一群鸭。好鸭，飞在看不见的空中，飞了一圈，又回到看不见的地上，竖说，估计他已彻底恍若隔世。还是小虚，小虚慢吞吞、恍若隔世，关于鸭子，我们还能说什么呢，你们说是不是，他说。小虚很慢吞吞恍若隔世地：鸭子啊，我无话可说。

电话响了。可能不是在竖说完以后，但电话响了，加饭接下电话，对面说话的人是杨黎。他说，喂，我是杨黎。我知道，加饭说。你喝酒了，杨黎问。没有，加饭说，没有喝酒。你要我，那我咋个听到小虚说话的声音。

杨黎的电话，加饭说。

挂掉电话，加饭离开椅子，摇晃着往厕所跑去。

62、关于20年后的事，谁说得清楚。

九月第1个星期6，3.1出院。那天阳光很好，奥奔4开着他那辆黄色奥托把3.1接回家去。这星期6，没人去大海，也没人去大海附近转转。飞机在公司加班，张努上街

去了，她们要去动物园买秋天穿的衣服。小虚在睡觉，中午时间，他睡在竖旁边，看上去有些小。他皮肤很白，头发有些长，并且脏。加饭坐在沙发床上看电视。三？他昨晚没回，床是空的。

20年后，40好几。弹涂鱼说，那时，他应该是个职业赌徒，因为行走江湖危险。所以有空时，他也做点走私枪火的生意，但绝对不贩卖毒品，那个违法，他不能做，只是有一点，他非常担心，他怕喝了太多，导致他大脑失灵，在赌博时会看错牌。没那么浪漫，事实证明，不用20年，10年都不到，弹涂鱼已彻头彻尾，成了一个房地产策划。

而竖的想法更简单，在他喝了快十扎啤酒的档头，他累了，抬起头，看看天空，接着说，我什么都不干。加饭问，那你干点什么。家务，竖说，做菜，洗衣服，你呢。我不知道，也许我会成为一个厨师。

加饭换了频道，一场球赛正在进行中。关于二十年后的事，的确说不太清楚，昨晚喝得有些多，加饭感觉血管里还有酒精在流淌，便站起，准备去喂鱼。竖说，发更。他突然醒来，从床上竖起来。

你谁。加饭看着突然从沙发床上竖起的竖，他闭着眼睛，还是睡着的样子。

我叫竖，一粒尘埃。那个人动了动嘴。

你怎么会在这里，尘埃。

我喝多了昨晚，一哥们叫我到这里睡。

没猜错的话，就是你旁边的那个呆逼吧，他谁。

他叫小虚。

好吧，那你们继续睡。

你去干吗。

喂鱼。

这是一个干净、安静的下午，很安静、很干净。房间十分明亮，但也有些忽明忽暗的东西，它们不在鱼缸里，

就肯定身体的某处晃荡着。说不清楚。

63、有人拍了拍加饭的肩膀，轻轻地拍了拍。

加饭回过头，看见杨黎站在身后。他光着上身，上身全光，下面只留了一条内裤。看样子他刚醒，没穿鞋，也没说话。你怎么不穿拖鞋，加饭说。

怎么，杨黎站着没有动。

没怎么，我想我正在喂鱼。

什么鱼。

你把我吓了一跳。

喔，对不起。

房间内只有四个人。奥奔4还没过来，电话里，他说，我下午过去，去打牌。不用了，加饭说，已经打了3圈。

打完3圈，第四圈开牌，还是小虚开。东风，小虚有气没力，仍出一张风牌。没人要，加饭摸牌，也是东风。发更，加饭说，另一张东风，加饭说，杨黎，刚才你吓坏我了。啊，杨黎说，对不起啊兄弟。没事，小杨，加饭拍拍杨黎肩膀，我只是有点恍若隔世。我现在就在恍若隔世，竖说，说着打出一张东。鸡巴昨天喝太多了，竖说。他仔细检查着手上的牌，并把牌一张一张整好，撸成笔直的一条。靠，你们喝得有我多吗，昨天，我喝了一瓶小二，一瓶大二，还有半瓶干红。当然，杨黎说，他说的有点夸张，稍微收敛一下，说，当然也不完全是，那瓶大二，是和三一起喝的，他人呢。鬼知道，可能爬山去了，今天礼拜6，加饭说，星期六是专属三的登香山日。爬山，幽默，有病啊他，杨黎说，这家伙完了。减肥。小虚说，他应该叫上我。又是减肥，杨黎说，这家伙不完都不行了，完到家了。在杨黎打出一条的时候，小虚2、3

条吃，接着扔出一张八万。小虚还远远没醒，头发乱七八糟，没穿上衣。九月份的天气，房间里空调还打开着，同样打开的，还有墙壁角落里的电视，球赛已经结束，改成F1。小虚说，我穿件衣服，继续5万。

不急，竖说，胡。说完，推倒牌，三张5万，两张1、2、3万顺子，7、8、9条加一对西风。就在小虚打出5万的时候，竖胡了。

发更，刚才5万怎么不胡。

对不起，小虚，刚才我还在恍若隔世中。

这是竖胡的第一把牌，三圈下来，他点了5、6次炮，终于被点了一次。竖啊，终于胡了，你好优秀哦，杨黎说。唉，混口饭吃，竖说。竖说，小虚，混口饭吃了。我知道，小虚说，这年头，谁都不容易。小虚抽着烟，把牌码好，码整齐了，慢慢把牌推到海底，接着又抽了一口，说，这年头啊，能混口饭吃就不错了。我做头，小虚说，我要三点。三点是捉，小虚扔出色子，刚好三点。唉，这种事，谁又想得到呢，小虚说。

烂牌就按烂牌的打法，加饭取回一张三筒，想都没想，就把它扔了出去。手上的牌是一副十三不靠。你在干什么，杨黎说。三筒啊，没用。那也不要糟蹋，竖说，我吃。你吃嘛，我还有。你还有什么？三筒啊。真的假的。当然是假的，加饭继续扔出一张三筒。发更，竖说，真的假的。

够烂，小虚说，加饭，你他妈够烂。

够泛滥的，是这样，小虚，加饭说，不是我骗你，三筒的确是够烂的。说完，继续扔出一张3筒，第3张3筒。

年轻人啊，真酷。我老了，杨黎说，不服老都不行啊。

没有可能摸到第4张3筒了，因为杨黎已经把最后一张扔了出来，小虚不要。加饭继续摸牌，这会儿，是一张比3筒小一点的牌，2筒，加饭把牌夹在中间，随便出了一

张。它在提醒加饭，有些事需要在九月结束前去完成。

64、有三件事，需要在9月的第二个星期内解决：

1、搬家。竖说，要搬家了，这地方不吉利。这地方是不吉利，有凶气，杨黎说。一边说，一边抽烟，一边把牌扔出来，是一张一条，鸟牌。小虚没有说话，他吃了杨黎扔出的牌，说，我没意见。问题是，怎么搬家呢。加饭说，竖，那你住哪去。还有小虚，他和谁一起住。

第2个问题：为什么要搬家。九月份搬家，是因为房子到期，三个月一交的房租，比较大。这不是问题，小虚说，分开的话，我就去找工作。怎么找，竖说，你怎么找。慢慢找，小虚回答，是回答，不是说，表明小虚不是在开玩笑。我的运气不错，我胡了，自摸混一色，小虚说。第3件事，杨黎问，如果搬家了，那我们去哪里喝酒。

这个问题很难回答，大家都没说话。

这时，有人敲门，并且敲得很响。

65、同样，九月的任何一天，4也有可能敲门进来。

和飞机不同，4只敲门，他不踢门。他先敲了三下，不重也不轻，又重重敲了2下，一下比一下重。好了，加饭在客厅喊，我来了。是谁，杨黎问。还会有谁，奥奔4。

怎么样，4把一袋花生，一袋已经吃了大半的花生扔到桌上，是不是小虚又输了。小虚没说话，他在码牌，他的手指好长，又很细，他的指甲更细更长。小虚抬头，看了看4，继续码牌。4，你看看沙发上是什么，小虚说。

是东风吗，4说。4从已叠起，从沙发床叠起变成沙发的沙发上夹起一张50块说，这张东风不错。

不，是三筒，小虚说，4，你不知道，今天不流行东风。

我知道，4说，在开车来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了。我一边开着车，一边想一个笑话，非常好笑。这个笑话是这样讲的：有一个人，去爬一座山，山非常的高，他什么都没带，除了十斤牛肉，这是一个古代人的笑话。他爬啊，爬了三天三夜，终于爬到山的一半，大约有2、3千米那么高。他就想，算了吧，我还是下山去。接着，他就下了山，回到村子里，那么，村里的人就问他了，怎么样，你爬到山顶了吗。那人就说，当然爬到了，我爬了三天三夜，下山也用了两天多，我把带去的牛肉都吃完了，各位，怎么样，好笑吗。

四个人没有说话，打牌。

其实，4说，我觉得也不是很好笑，只是，我听到了另外一个笑话后，我才觉得刚才说的那个非常好笑，另外一个笑话是这样讲的。

4哥，加饭说，上次你说过了。

好，4说，等吴又来，打台球。

烟雾弥漫，烟雾十分弥漫，客厅里到处都是烟味。4关了空调，把窗帘拉开，又把窗户推开。他跳到窗台上，坐下，一颗接一颗吃花生。当时，他的头上带着一顶红色的帽子。等吴又，我们去打台球，4说。

66、下雨的黄昏要了底牌，是5、6和Q。

加饭手上一张正司令，一个小2加7、8、9、10、J、Q、K顺子、三个爱司加一对红3。8，10，Q是多余牌，搁在头上。下家是金虎。它已经等不及了，打了一行字过来：我等到花儿也谢了。下雨的黄昏并不着急，它很快回了一句：靠，搞什么搞，老子是烂牌。刚打出这行字，

它就出了一幅顺子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加饭想都没想，直接把7到K扔了出去。金虎过，下雨的黄昏没有表示。网速有点慢，它应该已经看到了，可能这会儿，它正在和什么人聊天，时间快过去20秒，它的图标上才有显示：过。

晚上的时间很容易打发，11点。张努躺在床上，她睡着了，她从大街上一回来，就去睡觉，没有往常那样先洗澡。不知道她是不是又买了什么奇怪的衣服。这会儿，三还没回，加饭在客厅斗地主。客厅没有开灯，小虚躺在沙发床上，他从傍晚开始睡，睡下后，一直没醒来。轮到加饭出牌，他出一张红桃8。过，金虎没有出牌，下雨的黄昏压了一张Q，加饭当然反压了一张2，如果副司令在金虎手上，那下雨的黄昏肯定输，它应该没有炸弹。没有更好的牌，它没出副司令，这牌在金虎手上。操，不能缓一缓吗。下雨的黄昏打上一行字，加饭没有回，他继续出3个爱司带对红3。这是大牌，金虎当然不要了，它过。下雨的黄昏也过。

点上一根，没接着出牌，有30秒时间。

他从椅子站起，把节目接到CCTV5，里面还在转播F1，法国站，西班牙车手阿龙索目前排第一，他开的是雷诺，相比较，加饭更喜欢英美车队。电脑发出声音警告，报警还有15秒出牌时间。加饭赶紧跑去厕所，把憋了一晚上的尿放完，跑回客厅时，牌已经轮到金虎出了，它出了一张黑桃4，下雨的黄昏跟了一个J。发更，这家伙竟然跟了J，加饭当然用正司令要大，他得引炸弹出来，如果有话。现在，加饭手上只有一张Q了，他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，静静等着炸弹随时到来。

67、4的标志：一定红色鸭舌帽、一把花生，以及神。

4以前不戴帽子，自从他戴上帽子后，他就一直戴着。这是一顶红色鸭舌帽。开车时，他戴着，爬山的时候也戴，在天气晴朗的马路上，他戴着帽子一路开车，并没取下它，下雨的时候也是。有次，加饭问，为什么你老是戴着帽子。4没说话，只是继续开车，他把车开到转弯处，停下，说，可以遮光。接着发动汽车，回到高速路上。

此刻，奥奔4坐在窗户上，正对阳光，并没把帽子取下。这顶红色的帽子，只有在一种情况下，他才不戴。加饭问那是什么时候，他说，在取下的时候。没什么可说的，一定红色鸭舌帽是4的标示，特别打牌时，他总要把帽沿转到脑后，摸起一张东风，不打。4非常喜欢东风，只要是东风，他就留着，直到最后，他才打出。他喜欢做大牌，比如混一色、一条龙，他喜欢把牌做大的同时，喜欢让另外三家都知道他在做大牌。他很喜欢把部分牌亮出，给他们看。打牌时，他总是像神那样蹲着在椅子上，光着膀子，戴一顶帽子。他喜欢这样，莫过于如此喜欢。他吃一颗花生，喝一口冰红茶，他喜欢，他喝一口茶水，亮出手上的东风，或者亮出更多东风，如果刚好有。没有人反对他这么做，当房间烟雾太缭绕，他会主动把窗户打开，吃点花生，不说话。

飞机还没来。4跳下窗户，像神那样走到小虚跟前，对小虚说，小虚，让我来。好。小虚说。小虚站起，倒在床上睡觉。算了，4说，我还是等飞机来，我们去奥体打台球。真的不打，小虚说。真不打，4没有接着说，他拿着花生，出了门。明天我过来，4说。

在还没出门前，4说，小虚，不要打掉东风，上帝保佑。

有时，加饭会想，4其实并不讨厌吃鱼，他不吃鱼，是因为鱼在碗里煮熟的鱼样很难看，他似乎不喜欢吃太难

看的食物。他什么鱼都不吃，也不喜欢钓鱼。以至后来，他对类似鱼的食物，比如泥鳅、鳝鱼，他也不喜欢，也不吃。点菜时，他先叫一份夫妻肺片，接着像刚接到神的指示那样，点一个韭菜盒子。

4戴着那顶红色鸭舌帽出门去了，牌局在客厅继续。飞机还是没来，在傍晚到来前，4突然回来客厅，他问，飞机呢。手上提着一袋花生，他可能是游车河去了。

加饭躺在床上，还没睡着，他根本就没睡，他在电脑前斗地主。快凌晨一点，竖还没从猜火车回来。如果这时他不回，那很可能整个晚上都不会回来，他会和杨黎一起，在酒吧过夜。客厅没有什么声音，小虚昏睡到12点多才起床。他对加饭说，加饭，你饿吗。我不饿，加饭说，要不我给你弄点吃的。不用，麻烦。说完他下楼去了。这会儿，他还没上楼。傍晚，牌局结束。竖、杨黎去了猜火车，小虚赢了点，他需要先睡会儿，做点梦再起床活动。牌没有整理，摊在桌上，桌上，还留着4的半袋花生。小虚说，你饿不饿，我饿了。我不饿，加饭说，你饿的话，我给你弄点吃的。算了，他说，算了，我去楼下看看。小虚下楼去了。

九月的第1个星期，总有很多人下楼去，又上楼来，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，他们只是走下楼去，没过几分钟，又上楼来，好像很忙，好像有许多事需要去忙，不知道是不是这样。这会热，凌晨1点，小虚下楼后，他还没回，不知道何时回，竖看来是不回了，三也是。不知道三去了哪儿，整个下午他都不在家。加饭还没睡觉的打算，吃点4留下的咸水花生，重新开始下一盘牌。

68、搬家前一天，有一场小雨。

这是进入九月的第一场雨。七月份，雨下得太多，又

太大，太像夏天的雨。等到了8月份，就好多了。从天上落下的雨，变得软一些，不再像7月那样来得粗暴。傍晚时间，从4楼的窗户往下看，小虚正走进院子，右手提着一瓶百事可乐，左手什么都没提，是空的。

加饭空着倒在沙发上，等小虚敲门。十分钟后，有开门声，像是进来一个人，像是走到了客厅，然后没了动静。加饭躺在床上，抽着烟，他一躺下，就点起一支，等小虚上楼来，但一直没听到有人敲门。谁，加饭在房间里喊。我，小虚在那边说。这时加饭才想起，原来小虚是有钥匙的。他起身，走去客厅。小虚正在换衣服，他脱掉弄湿的汗衫，换上干燥的衬衣。有那么大吗，雨。加饭说。什么，小虚转过头，我操，你他妈在家啊，吓我一跳，发更。

总得有人在，加饭说。对了，加饭说，我10分钟前看你在楼下，怎么要那么久。

我没钥匙。

没钥匙，那你是怎么进来。

开门进来。

好吧。

加饭走到电视前，把电视打开，走到窗户前，把窗户关上，加饭把窗帘拉开，接着坐到椅子上，接着点着一根。整整一个下午，加饭都在床上睡觉、做梦，起来时，他看到天已变暗，外面正下着小雨。有点冷，可能秋天快来了，谁知道。感觉刚才在梦里，像是被什么东西抓住，又跑不掉。加饭坐在靠背椅子上，等小虚说话。

发更，小虚说，我他妈踩到一堆屎，把火机给我。加饭把火机仍给他。开始我以为它是一堆人屎，后来我发现是一堆狗屎，小虚坐在沙发上，点起烟，深吸一口。一坨屎啊，加饭，我的运气来的，每次我踩到屎，运气都不会太差。什么。屎。你说什么屎。狗屎。你说一堆屎，有那么大。不好意思，有点夸张。

有什么东西不存在，但又能看到。或者说，它存在，但又不像一个苹果那样实在。这的确是个问题。加饭从椅子上站起，换电视频道，换到北京6，坐回椅子。小虚，你说，有什么东西，它是不存在的，但是能看到。小虚躺在沙发上，被子盖了一半，两只脚和头露在外头，右手指夹着烟。什么意思。嗯，怎么说呢，就是你有没有发现过，有的东西并不存在，但它能看到，你见过吗。

不知道，可乐吗。

应该不是。

那就不是可乐。

不是。对了，你的可乐呢。

什么可乐。

我看到你提着可乐，在楼下。

喝完扔了。

好吧，我们出去吃饭，加饭说。

## 69、重写68节。

没人敲门，小虚应该带着钥匙。一分钟过去了，外面没有任何动静，没有钥匙开门的声音。加饭躺在床上，躺一会儿，站起，走到门口。没人上楼。有人吗，外面。加饭在房间喊。没有人回应。加饭走到厨房，洗碗、扫地。差不多四、五分钟过去了，小虚还没进来。小虚，加饭喊了一声，这次是对着楼下的院子，还是没人应。当加饭听到有人开门，开门走去客厅，加饭已回到房间，躺在床上。

谁啊，加饭喊。

我，小虚在客厅里应了一声。

记得中午是有阳光的，很好的阳光。吃完饭，小虚穿上汗衫，出门去了。你要去干什么，竖问。面试，小虚说。说完，他就出门了。下午干什么呢，加饭，竖问加

饭。睡觉，加饭说，竖，下午我要睡觉，睡个天翻地覆觉。发更，下午要做什么呢，竖问。不知道他在问谁。就是这样。

中午1刚过，加饭就在床上躺下，很快睡着了，一直做梦。梦里，他好像听到有人在说，加饭，我出去一下，晚上不回来了。加饭没醒来，继续躺着。天有点泛凉，正是睡觉的好时候。这么说，梦中听到的那句话，很可能是竖说的。他出去干吗，这事只有他知道。同样，梦里的景象，只有做梦时最清晰，一醒来，就模糊了。在快要被人抓住时，加饭从梦里醒来，突然醒来，这让加饭觉得醒来的房间十分阴暗。加饭点着一根，从一只用碗当烟灰缸的碗中取出的小半截烟头，他从床上爬起，站到窗前，外面下着雨，小雨，这时，小虚正走进院子。

小虚换了衣服，点着一根，不动了。他把被子压了一半在身上，舒服地躺下。我以为你们都出去了，所以没有敲门，小虚说。

你没带钥匙吗。

没有，我在楼梯上抽了支烟，我发现没带钥匙，又没电话，不知道找谁，下雨了，又不能再出去，下午走了一大圈，结果运气好，踩到一坨屎，我想，那个工作应该没有问题。

那你怎么进来

开门。

开门？

我发现钥匙在裤袋里，后来。

明白。我有一个问题，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，你说，有什么东西是不存在的，但又是看得见的。

飞机。

70、2004年3月，春天。

三在电话里说，加饭，你过来嘛，房子已经租好了。好的，加饭说，我马上过去。2004年的3月20号。T80，火车从南方开出。2004年的3月21号，同样是T80，火车缓缓进站。车还没停，就看到了竖，紧跟着，又看到了4。回奥体东门的车上，三人说了些什么，我已经忘了，我能记住的是，加饭说，1、2、3三个数字。十二月三号，是加饭的生日。他坐的火车是3车厢，12座，从南方开始，只花了15个小时，他又碰上了3月21号这样的数字。必然会碰上的，一定会碰上。一个加饭从火车上走下来，他看到竖，那是二，碰到4是三，1、2、3，三个人走出火车站。

这是一个好的开始，加饭说。

71、在夜晚下，奥体中心更像一个公园。

一个蓝色公园，但并不像张努说的蓝色摇篮，那么让人摸不着头绪。夜晚下，两人慢慢逛进公园。他们从西门逛进去，一直往东走，很快走到钓鱼的鱼塘。

鱼塘有两个足球场大，也许没有，也许只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，鱼塘的一边是游泳馆的墙壁，另外一边是一些树，加饭正走在树下，和张努一起，走在靠近鱼塘很近的地方，浅浅的池塘，泛着夜光，给人安静的感觉。加饭在椅子上坐下，正对池塘，点起一根。他想让张努坐下，在他旁边的位置。但张努已走远了，在有些远的地方，夜色中，有些看不清。张努，加饭喊。

什么，张努在有些远的远处回话，什么事。

没什么，加饭说，我歇会儿。

这是一个浅浅的池塘。池塘东面的角上，竖着一块警告牌，有“严禁偷鱼”的警告，附加几行钓鱼费用的说明：白天50块，从早上8点到傍晚5点，晚上30，从傍晚6点到

深夜。只是谁会在深夜，在池塘钓鱼，夏天就快过去。9月份，北方已是秋天。不算明显，但已经不是夏天的感觉，不好说，这会儿是秋天还是夏天，很难分辨。这时，张努可能已经走出公园了，加饭望去远处，望不见她。方才，张努抽着烟，沿池塘走去，这会儿已看不到了。加饭没有喊，也没动，坐在椅子上休息。他在等一阵风吹过，毕竟下午搬家，消耗了太多体力，这会儿，加饭有些不想走动，他把两只手展开，挂在椅子靠背上，仰着头，等待一阵凉风吹过。你在干嘛，背后有人说。

是张努，她问，你一直在这里吗。做了一个梦，加饭说。我梦到去街上散步，天下起了雨，雨很大，越来越大，可能是天凉的缘故，你干嘛去了。我逛了一圈，又绕回来了，你睡着了吧。嗯，累了，下午把竖的行李送上出租车，我走路回去的，感觉很累，梦见很多鱼，你去哪了。附近。附近，这地方不错。

奥林匹克体育中心，在夜晚下，它更像一个公园。这种感觉，在走出公园后更为明显。两人走出公园，来到十字路口，路上灯光明亮，他们要穿过马路，回到东门。说不定，这会儿，小虚的晚饭还没吃。

71、小虚躺在沙发床上，没有吃饭。

他把门打开，马上回到客厅睡下，没说话。他看着有些累，看上去，整个下午他都在睡，他好像还没吃，就这么一直躺着。他的头发乱七八糟，被子全部盖住脑袋，两只脚伸在床外，脚上挂着拖鞋。等会儿，小虚在被子里说，我再睡会。

加饭坐到三的铁板床上，三不在。他叫张努也息会儿，张努说不用，我站会就行，她说。她问小虚，你吃了吗。小虚没说话。他像是真的还没有醒。加饭说，那你看电视吧，把电视打开，我也想看。张努走到窗前，把窗帘

拉开，推开玻璃窗。

有时，小虚女友也会坐在加饭此刻坐着的地方，而小虚躺在床上，不和她说话。她从遥远、更北的北方，坐火车过来，经过一晚旅程，在清晨到达。小虚很早起来，不刷牙，不洗脸，只是整理衣服，接着坐在床边抽会烟。时间还早，他躺下，接着睡。有时，等他醒来，女友已到了，她在他床边上呆着，不说话，也不叫他醒来。小虚，不到20，他还小。

张努在推开窗户，问，遥控器呢，遥控在哪。她找不到遥控，她在电视柜找了，没有发现，在饭桌上找，也没有找到，它不在沙发床上，也不在窗台上，她走出客厅，走去厨房喝水。

搬掉一些东西，这时的客厅里显得宽敞许多。窗台上，那盆早就死掉的花，还摆着。看上去像菊花，叶子全部枯萎。菊花是秋天的植物，这会儿，秋天还没有完全到来，它怎么就枯萎了。加饭想，遥控可能就在窗台上，他走过去，把花盆扔到窗外。

## 72、通风。

有件事，加饭一直无法确定。这件事，他问过小虚，也问过竖，他甚至问过杨黎，杨黎说，你傻啊，那是鬼。而4却认为，那东西很可能不是鱼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它们也不是老鼠。

住在厨房通风口的动物，它们是老鼠，还是麻雀，也许是别的动物，但可能性很小。只有很小的动物，才能住在那里，它们要会飞，至少要有灵活的动作，从一楼，爬到四楼，还要和厨房里的客人搞好关系，要在不该发声的时候，保持安静，这些都是一种舒服的动物，必须要做到的。很多时候，竖起床，上班去了。三和加饭一起，也下了楼，三个人分别出门去，去面对奇怪的一天，只有留下

小虚，独自一人在家睡觉。加饭不知道，也许在厨房通风口经常发出声音的东西，真的就是几只麻雀，它们让正在做晚餐的小虚，多多少少觉得，晚餐也很重要。因为麻雀，和麻烦一样，是很舒服的。

73、就在花盆掉在草地上的时候，厨房里发出了同样不小的声音。

那是张努在喊，她大叫一声，就不叫了，很安静。加饭走去厨房里，灯没打开，张努站在窗前，一动不动。什么，加饭说。他站在门口，没走进厨房。

有声音，在通风口。

那是老鼠，加饭说。

打开灯，张努手上捏着一把牙刷。一把蓝色的牙刷，下午搬家的时忘了带走。

74、小虚躺在沙发床上吃饭。

觉得姿势不对，又站起，坐到椅子上。

桌上有两个菜：姜丝肉、干煸土豆丝。三瓶啤酒，两瓶已打开，竖坐在椅子上喝，不吃菜，他坐的那条椅子有靠背。他边喝酒，边抽烟，一边不说话。他看着并不疲倦，感觉上，他喝得很认真，也无聊，他是靠在靠背上喝酒的，他喜欢仰着头喝一口，不马上接着喝第二口。他把喝了一口的酒瓶，放在没打开的那瓶边上，另外打开的那瓶，这会儿已在加饭手上。没有打开的是酒头。酒头，加饭没有力气地说。竖，加饭没有力气，说，酒头是不是比一般的好喝。不知道，有区别吗。他的鞋有些脏，需要清理。好像是有，棕色玻璃瓶可以阻挡一些紫外线，保鲜用。加饭没有力气。紫外线是什么东西。竖把鞋脱下，扔到墙角落。哥们，我们都是大学生，加饭没有力

气。不，我鸡巴是高中，没读过大学。他喝了一口啤酒，有气无力，差点做出要吐的动作，但很快又收了回去。喝不动了，竖说。紫外线，其实我也没见过。加饭没有力气。加饭，竖说，紫外线难道很牛逼吗。他终于没有让胃里的东西吐出来，这会儿他好多了，静静地靠在椅子上。竖有幅很竖的表情，这得归功他的牙，那些牙超出了本来的年龄，伴随烟酒长大，衰老的牙齿，一颗挨一颗，在竖笑起来时，能完全看见。我知道，加饭说，我们说过。在哪。在光熙门北里安静的晚上的黑乎乎的地下室，你问我放在电视上的西红柿的问题，小虚没有带走那天晚上，他回老家去，是一个冬天。我知道是冬天，竖说，那天很冷。小虚是在7点钟的时候走的，小虚，是不是。

小虚有些饿，他吃得很快，没喝酒。那瓶酒头是他的。他没说话，在看电视。小虚，加饭说，那天你怎么不把苹果带走。靠，小虚说，我怎么知道。他很严肃电视的样子让加饭突然想起小虚他还年轻，20岁，20岁不到，谁说 not 年轻呢。你不知道吗，加饭躺在沙发床上，他对小虚说，错了，不是苹果，是西红柿，是中午吃面的时候留下的。我不知道，我老了，小虚说。发更，竖说，他喝一口，说，发更，加饭，把烟给我，张努呢。她在洗澡。你们那里不能洗澡吗。能，希望能吧。发更，竖说，我们在说什么，紫外线。

发更，加饭有气无力，发更，加饭有气无力，说，是这样，最后我们说到了紫外线，觉得都鸡巴、十分感动，在地下室，我们两个都没说话，感觉一个人走了，房间里空荡了好多。你问我说：这样的话，就有2个问题。一，我为什么要写个小说。你坐在沙发上，一张乱七八糟充满紫外线的沙发上，抽点烟，到处都是紫外线。我就说，这鸡巴是作者的问题。接着你说，好嘛，那你写小说很随便吗？我说，不是的，我不随便，我只是很紫外线，很随意，你看到我小说的分行就知道。我记得很清楚，你说，

那你为什么要说随便写个小说，能随便吗，小说又不是紫外线。这是第三个问题了，我对你说。操，你想。你说操，那会儿，我们还没学会说发更。我们之说操，不说发更。操，你这么一说。我就觉得很紫外线，你这么说的时侯，让我觉得很舒服。我坐你旁边，仿佛两个被紫外线包围的同性恋，我们坐在那里电视。那座真皮沙发，破得不行，超级紫外，那个地下室的灯，在天花板上的吊灯，我描述说，黄色的光被墙壁反射，也被沙发上的皮发射，但房间是还是暗淡了些。我看到，那些光线，在透过玻璃杯时，有部分光线应该是折射，更少一部分是透射。透过玻璃，玻璃杯里的水，再一次透过玻璃，照射在墙上，分出不同色彩的光线。然后，我才说紫外线。不是吧，你说，这怎么能叫紫外线呢。我就说，如果不是紫外线，那是什么。事实上，后来，两年后，2年吗有，有2年吧，2年后，我们在朝阳公园也说过这个。你当然肯定说不是，但这是不是紫外线重要吗。然后我很装逼说，我们都是紫外线。不记得了，我只记得和你扯淡说，外面下着很大的雨，和外面下着大雨，这两个说法哪个比较正确。你说后面的，我说前面的也一样，不过，我们没有争论，因为那天下的是雪。

吃好饭，小虚躺回到床上，他躺在加饭边上，用牙齿咬开酒瓶，喝了一口，轻轻把酒瓶放到地板上。我以为你不回来了，小虚说，如果你不回来，晚上我就不睡沙发床，睡沙发。

75、在没有啤酒之前，是没有啤酒的。

迅速地浪费，竖说。他说了半句，并没有接着说。他坐在椅子上，还是那个姿势，脚放在桌上，两只腿交叉在一起，感觉椅子随时会翻到。迅速地不浪费任何一滴啤酒，竖说完，把啤酒全部喝完。他站起，下楼去了。再去

买点，他说，你们要不要别的。

一个啤酒爱好者出门了，他的手上捏着一只酒瓶，他的呼吸十分严重，他的脚步有些慢，他并不是喝多了的那种。

张努还在洗澡，厕所门关着。

小虚躺在加饭边上，喝着啤酒，枕头高高垫起。怎么样，加饭说。怕鬼吗，晚上你一个人。

我就是鬼。

五瓶酒放在桌上，这次有两瓶酒头，小虚要了一瓶，另一瓶竖在喝。一些花生散在桌上，只有竖在吃。他把吃下的壳扔在桌上，没有扔到地上，明天是收房的日子，需要一间干净的房子。这间房子原来是怎样，加饭并不知道，他来的时候，已住满了人。已住了很多人，但还是能住，对付这些事，大家很有办法，这是好事。人少了会空荡，太空荡了就不好，就像这会儿，就是太空荡了，空空荡荡的，感觉墙壁也是空空荡荡的，很没意思，四面被烟熏黑的墙壁。房东说，要扣掉些钱。这个身体单薄的房东，给人感觉就是空荡的，他是个司机，一个本地司机（他开着那辆空空荡荡的汽车，开在空空荡荡的马路上，很没意思，很空空荡荡）。啤酒也一样，进入空空荡荡的胃里，很快就消失，被过滤了。

厕所也是空荡的，只有张努还在洗澡，她洗得够干净了，她快洗了半个小时，她还叫加饭送毛巾过去，她总是这样，洗澡从来不带毛巾。有次，加饭生气。他问张努，洗澡怎么不带毛巾。张努说，因为空空荡荡。这不对，这样不好。空空荡荡不好，酒瓶空空荡荡的，喝酒的人也是，沙发床更加，只有一床被子还在上面，本来有很多不空荡的东西，现在都没了，搬走了，竖把竖的东西搬走，整理好，放进箱子，箱子也搬走了，加饭的也是，小虚的东西也已整理好，一件一件的，看上去空荡得要死，他还躺在床上，看着空荡的电视上丰富的节目。窗户外，天空

肯定是空荡的。就刚才那会儿，加饭和张努，从蓝色摇篮散步过来，看到空空荡荡的天空上，挂着一些空空荡荡的星星。它们太远了，那些光线恐怕是几万年前的。这种感觉，让人十分空荡，这种感觉，很像海明威小说里的老头，空空荡荡的，不能模仿，但只能是这样，就像老头说的，一切都是空空荡荡，只剩下三喝酒的人，啤酒丝丝凉，那是夏天结束前，最后的礼物。竖空空荡荡，他说，我也怕，我怕鬼，我不敢在一个新地方住，那里有些空荡，除了一张床，什么都没有，除了四面墙壁，到处都是鬼。那是夏天的缘故，加饭说。他空荡空荡，他说，空荡的夏天，有些长，有些漫长，当然，漫长也很空荡荡，很空荡也很空荡，其实，很也很空荡，它和空荡一样空空荡荡，鬼也是，谁知道，我们都没见过鬼，是不是它就是空空荡荡，发更，发更也空荡。说完，加饭没再说，它走到房间里惟一不空荡的镜子前，照了照。那时，张努已经从空荡的厕所出来，正对着镜子，梳理脑袋上的头发。

76、她说，金鱼是哺乳动物吗。

拐了一个弯，来到熊猫环岛的车道上。一辆红色夏利行驶在夜晚的路灯下。一男一女，看不清楚脸庞，他们连同汽车一道，快速擦身而过，加饭、张努坐在另一辆夏利上。

从奥体出来，这是汽车拐过的第3个弯。出门前，小虚已躺下，他睡着了，电视还开着。竖坐在靠背椅子上，前面是一些乱七八糟的酒瓶，竖起来摆在桌上，不像是一种特别的摆设。那么，这样吧，加饭说，我们回去了。回去嘛，竖说，也不远。竖说，再见。

不再见，加饭说，见不再见。

好嘛，见不见再，快滚。

发更，竖说。

出门前，加饭问张努，还忘了什么东西没。张努从裤袋取出牙刷。这是一把绿色的牙刷。

就在快要出门前，竖问，还有什么要带上的。加饭说没了，冰箱上的东西我已经带着了。

汽车在拐了弯后，行驶得很平衡。这让加饭觉得有必要，把玻璃窗摇下，把烟头扔到路上。加饭摇下车玻璃，有风吹进来，有些凉爽，还有一些快的感觉。加饭没说话。他很想告诉张努，就在刚才拐弯的地方，就可以看到杨黎以前住过的房子。还有，在拐弯的地方，他、小虚、竖曾一起走过，那里还有一个紧急避难所。那次，三人来马路上转，看到紧急避难所的牌子，但最后还是没有找到那地方。后来，来到附近公园，他们又看见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：游客须知。这些，加饭都没有说。

张努安静地坐在后座，没说话。她看着的样子，和她抱着的鱼缸里的两条鱼不同。她很安静，她很安静地问加饭，金鱼是哺乳动物吗。

77、不在和没有的。

有人站在柳树下，向加饭招手。他手上还捏着一根钓鱼杆，鱼线已经放下。弹涂鱼来很久了，他把鱼线提出水面，换个位置放下。浮子大半陷到水下，另一小半浮在水面上，一动不动。加饭刚到。刚才，他沿着运河走来，以为前面还是运河，没想到，前面是一个不大的湖，弹涂鱼就站在湖口上。钓到鱼了没，加饭问。还没，弹涂鱼说，要等。加饭把鱼杆放下，点上一根，站在柳树下。

是什么东西没有了，又是什么东西不在，竖不在他住的地方，加饭打电话过去，接电话的人说，竖，他不在。他去哪里了，加饭问。不知道，那人说，他出去了。九月的第2个星期六，加饭打了两个电话，一个给竖，一个给弹涂鱼。那是一个阴天，弹涂鱼说，好，我现在就过去，

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弹涂鱼在电话那头讲。听上去像是真的。

要确定有没有鱼，只需看水就能知道。水太清，就没有鱼，太混，鱼又不喜欢出现。另外是水的深浅。大鱼喜欢沉在水底，小鱼更多浮在水面。加饭接起鱼竿，在钩上挂好鱼饵，把它扔进湖里。这是一个不太可能有鱼的湖。钓鱼是什么，弹涂鱼说，要的就是这种感觉。

夏天不是钓鱼的季节，天太热，如果气温上到35度，鱼就不愿上水面活动。这会儿，夏天似乎快过去，天气阴沉，阴沉的天气，让人觉得有点冷，好像快要下雨了。湖面很平静，没有风吹过，湖边上没几个钓鱼的人。就是对面，一个老头坐在板凳上，他背后停着一辆老式自行车。他坐着没有动，没有抽烟，也没鱼上钩，他就是坐着，过会儿，才站起换了个地方。

你觉得他像是个钓鱼的人吗，苏格兰。

我觉得，他像是在钓鱼，我经常看到他。

看不出来。

每次他都在，上次，我和竖，他也在，他还钓了老大大一条鲫鱼，有差不多3两。他说要给我们，我们不要，他坚持要把鱼给我们，我们不好意思不要。

那么说来，这老头不错。

他是个混蛋。

发更，搞这么酷逼。

他是这么说的。

他为什么要这样说。

鸡巴谁知道，可能这鸡巴就是他想要的感觉。

加饭站在一棵柳树下，往湖边看去。这个老头有些小，看上去他有些瘦弱，因为瘦，他看上去就显得更小，他的动作有点慢，其实是非常慢。看上去，他的手有点问题，不知道是什么问题。他头上的帽子是一顶蓝色棒球帽，他坐在蓝色的钓鱼箱上，一只蓝色的钓鱼箱，他一动

不动。他有点像一个钓鱼高手，只是有一点，不是很多，特别是钓鱼的姿势。他不抽烟。他没有一种在雨季里的感觉，他没有那种等待大鱼上钩时特有的表情。







\\瀑布\\散装麻雀

\\The Falls\\Shoot the Sparrows

copyright©by zhang xiu

all rights reserved